



巧
克
力



CHOCOLAT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4125B

巨川先生教正

聲白贈

23.1.26

巧 克 力

羅 蒂 洛 夫 著

林 淡 秋 譯

重慶路153號

上海塔爐書屋出版

1934

1933 12. 1. 付排

1934 1. 1. 出版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洋一元

寄費一角六分

巧 克 力



譯 序

在創造人類史的新紀元的革命黨秉政的初期，在充滿了陰謀，暗殺，叛亂，暴動，懷疑，猜忌，誤會……的局面底下，在連結着廣大的革命羣衆的鏈條被凍餒的銹菌腐蝕着而隨時都有斷折可能的時候，衆目所視，衆手所指的革命領袖們的責任和工作，是何等重大而艱難！他們正如援崖履薄，週遭和脚下都充滿了絕大的危險。他們的一舉一動。即使犯了髮絲一般的小小的錯誤，也足以招到

滔天的大禍，而有毀滅了自身，毀滅了革命的可能！所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正是形容此種情態的絕妙詞句，關於這一點，羅蒂諾夫的巧克力就提供我們一個活生生的實例。

巧克力的主人公佐丁，省‘切卡’的主席，一九〇三年以來的老革命黨員，飽嘗囚禁和流刑的苦痛而始終不變的工人分子，也是羣衆和同志們所最敬畏的革命領袖的一員，他由於一時的同情而引用了一個美貌的舊時代的舞女——一個貌合神離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加以大胆的信任，結果激起無限的波瀾，引起革命羣衆的憤慨，招致反革命派的進攻，幾致斷送了黨和革命的生命，而終被判處死刑，以平衆怒而挽千鈞一髮之危局，這是一幕何等慘痛的活劇，也是暴風雨中的失檢的革命領袖之必然的結局，我們可以爲佐丁悲，爲佐丁惜，然而我們不能爲佐丁辯護，不能說佐丁之死有一絲一毫的冤枉。

固然，革命黨員不是神聖，也是血肉構成的人類，他們不能沒有錯誤——像佐丁那樣無心的

錯誤。因此，一個普通的革命黨員在普通的時候犯了此種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或可不必置於死地，因為牠及於黨和革命的壞影響，不見得怎樣了不起。然而在佐丁所處的危局中像佐丁那樣的領袖，正在領導千百萬革命羣衆在峻峭的險道上邁進着的領袖，他的進退足以左右千百萬羣衆的進退的領袖，却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錯誤，否則就必然要招致驚人的惡果——像佐丁那樣的結局。

巧克力的作者根據正確的觀點，運用高妙的藝術手腕，刻劃出十餘年前蘇俄社會的動態，昭示人們當時鬥爭的殘酷和制裁失檢的革命領袖的嚴厲。從這幅活躍的慘圖中，我們不單體驗到一股雪暴似的陰森森的冷氣，同時也預感到將從這陰森森的冷氣的母胎產生出來的和暖芬芳的氣息——充滿了今日的燦爛的蘇聯的氣息。

巧克力的根抵，不消說橫着一個政治的大教訓，但這不是抽象的說教式的教訓，却是滲透在具有生命的藝術品的血肉中的，我們毫不覺得作者在教訓我們，只覺得這活生生的故事自身在深深

地感動我們，使我們的靈魂起了無名的顫動。由此可知凡具有宣傳性的真正藝術品，決不是什麼“標語口號文學”。

一九三三，十二，譯者。

第一部

女郎醒過來時，被自己睜開的眼睛所瞧見的灰色法網迷惑着。戰慄流過她的冰冷的身軀。她睡覺時盤縮在身下的那隻脚的刺痛的麻痺，增強了她的神經衰弱。她覺得自己被或種暗昧的，預示不祥之兆的威力所陷害了。突然間一種酷烈的苦痛抓住她的心兒，週遭的情狀顯得清清楚楚的了：又硬又狹的長櫬，跌落在地板上的外套，用作枕頭的煖手筒，以及那爲不熟識的鼾聲刺破了的深

沉靜寂。在隔壁，水點伴着均勻的間歇一點點地滴流着，悲哀地滴在一個淺鍋中。

她感到無告與的孤單，於是又落淚了。但在一夜痛哭之後，她不能再哭泣了。她的發痛的喉嚨感到窒悶和苦澀。她小的翼翼地伸出那隻麻痺的腿，拾起她的外套，機敏地傾聽着。

——只要我能夠停止思想呀！ 只要我能夠停止思想呀！

但在那光亮的赭色鬚髮——牠此刻是蓬亂的，沒有光澤的了——底下的或一地方，另一種小小的聲音帶着無情的執拗在反複着：你不得思想，你不得思想呀！萬一他們今天跑來給你抓去鎗斃呢？

她又戰慄起來了，她的身軀突然因發汗而變得又黏又濕。

在隔壁的廊道中，有誰在走踱着。她一心一意地傾聽着，像一隻被逐到一個暗角裏的機敏的小鼠在徒然地企圖閃避貓兒一般。那足步是整齊的，不匆不忙的；牠們的聲音掩蓋了那漏水的水管龍

頭的單調的滴瀝聲。這足步漸漸走近門口，漸漸更加響起來，接着又過去了，消逝了。她的恐怖也消散了，但她的心依然跳得可怕。透過黎明時的灰暗的房窗，亮光漸漸清晰起來。此刻唯一的聲音，就是睡在那些房角裏的男子們的鼾聲。

——他們真是畜牲呀！他們怎會這樣安安靜靜地睡覺呢？前一天夜裏，他們中有五個被抓出去了，到此刻還沒回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他們到底怎麼樣了呀！

她想到這裏的時候，她的敏捷的想像喚起了那石鋪的院子的黑暗的角落，喚起那些沾染着被鎗斃了的人們身上的鮮血的土堆。她有生以來從未實際看見過這樣的東西，連在圖畫中也沒看見過，但近來有人非常明瞭入神地告訴她這一切，竟使她正像實際經驗過那樣活靈活現地記憶着這故事。

那個勒脫（Lett，俄國里窩尼亞的居民——譯者）說，我們全體的命運都要在今天處決。五個完結了；只有四個存着。也許不到四個了。

他站起身來，恐怖着，開始豎起趾尖沿着牆壁賊偷地走着；考察着。那包裹在一件皮外套裏的肥胖的基塔諾夫的形像的輪廓現露在窗邊，圓圓的像一個球。在離他兩步的角落裏，躺着珂凡隆斯基，也在一件兵士的大衣底下屢伸着他的長腿。再遠一點，檯子的近旁，躺着那個不認識的男人，他的乏神的凝視的眼睛帶着瘋狂的專注釘視着遠處的什麼東西。

——他的名字是非常特別的：“非尼珂夫”我從沒聽到過這一類的名字！牠有一種甜密得令人作嘔的，有黏性的，外國產的意味。而這人自己似乎不大懂事的——他是那種未曾和世界掙扎過的人。也許這斑人的逮捕就是由他招致來的！

她記得他怎樣用鈍澀的聲音急促地哼着“非尼珂夫”，連那個在檢驗時寫着他們的名字的勒脫，也停住問了一句吃驚的問話：“什麼？什麼？”——“非—尼—珂夫，”那個不認識的人用勁地重複一聲；那勒脫立刻鎮靜下來，把他那探究的注視移到珂凡隆斯基身上。

這真是珂凡隆斯基嗎？但一個人怎麼知道？你不能看出別人的心呀。珂凡隆斯基，衛隊裏的副官，一個放蕩的人兒，老在追求着舞團的女郎們的，混身是債，窮得可憐……她突然顫抖起來了這位珂凡隆斯基到底同誰比本領而結果徒招殺身之禍呢？

還有基塔諾夫——那個肥胖的，光油油的，修飾得很漂亮的，臉龐刮得光光的劇場導演者，聰明活潑的年輕的女演員們的偶像呢？但人們能夠從這種殘酷的人類的捕鼠機求得一點憐憫或者甚至一點常識嗎？

——全體，全體都要吃鎗斃，我也在內。爲什麼，爲什麼呀？她機械地扭着手指，絞着兩手。

天氣變得更涼爽了。北方的黃色的陽光從地平線的邊緣後邊湧現出來，像一個溺斃了的人兒，晶瑩而清晰，緩笨地爬向白色的房窗所凝視着的黑暗的院子裏的水井。他又感到苦痛的孤單。她匆急地，不聲不響地回到長櫬上，躺下，給自己從頭至腳包裹在她的外套的軟軟的毛皮中。

——只要我能夠停止思想，只要我能夠停止思想呀！

她透過緊閉的牙關，這樣對自己喃喃地哼着，頑強地企圖遏止那些執拗的擾人的思想，她的張大的眼睛在裏邊的黑暗中看不見什麼，由於她自己的口氣和撫觸着她的鼻子和兩頰的軟毛的作用，她突然感到樂意的暖和和舒適。而香水的氣味，有如芬香的五月早晨的新刈的乾草。

——這香氣一定是從我那濕透了淚水的手帕發出來的。這手帕是塞在我頭下的暖手筒裏的。

但她並不想伸手去掏牠；她的兩手是軟弱無力的了。這裏突然變得多麼幽靜，輕鬆和舒適呀！她記憶起一張軟軟的睡床……。但這也許不再是一張睡床，却是……一片草地，一片在洒滿了陽光的蒼翠的公園裏的一株菩提樹底下的小小的草地，而一片狹小的草葉撫觸着她的耳朵。……頭上，在和可怕的深淵一樣深杳的無邊無際的蔚藍的天空，雲塊在疾捲着，互相追逐着。可是不對呀，這些並不是雲塊。牠們變成了一輛在花園馬車路

的砂礫上輾轉着的馬車的急滾的車輪。她的兩腳包裹在一條毛毯裏，這是由一個兩手套着棕色的野羔皮手套的艷麗迷人的青年給她安排好，包裹好的。她心想揚起像一層迷霧般懸掛在她眼前的睫毛。她急欲給他一種歡忻的，溫柔的，撫愛的警視。他是愛德華，大英公使愛德華。他能夠不馬上給她一塊開戀公司的巧克力，她在散步時愛嚼的巧克力嗎？她抬起眼睛。老天爺！可怕呀！這並不是愛德華——這是另一個人，光頭，大臉。她的鬢髮因恐怖而顫抖起來。這是——那個勒脫……那個曾經拘捕他們全體的勒脫呀！他帶着一種殘酷的仇視的冷笑釘視着她。他的一隻強壯的手從她的膝頭拉開了毛毯。

“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葉利娜·凡替諾夫娜！我親愛的，不要惶惑呀。他們來抓你了。”

她聽見基塔諾夫的沉重的聲音。他正站在她面前，怕怕縮縮地拉着她的皮外套。他的頭髮是梳理過了，但他的領和領結都沒繫上；牠們都放在窗台上，這是被他不經意地丟在那兒的。珂凡隆斯基

從一個角落裏注視着她，他的歪扭的臉龐在搖擻着。在他近旁，她看到非尼珂夫的安靜的，不動神色的凝視。他是漠不關心的。那些言語和動作都沒有擾亂他…。但這一切一忽兒就過去了，像在銀幕上一樣。一個矮小的黑人在掌理一切。他一定是一種矮小的猶太人。他站在那長襖的近旁；他身邊伴着一個像他的影子一樣的巡兵，巡兵的槍上裝着刺刀——一個紅軍。葉利娜好像躺在彈簧床上似的，跳了起來，抖直她的裙裾，給那外套丟在肩頭上。

“給一切東西都隨身帶走吧，”那個矮小的黑人吩咐她，一邊指點着長襖。

——爲什麼要把一切東西帶走呢？難道我不會回到這裏來了嗎？葉利娜的心兒變成霜冰了。她用顫抖的兩手給她的絲頭巾覆在頭上，抓起她的暖手筒，穿上她的套鞋。她並沒有停步向別人告別。她跨着匆急的熱狂的脚步，跟那矮小的人兒走入廊道。巡兵在他們後邊笨重地慢踱着。當他們走過那些牢房的時候，囚犯們的迷惑的眼睛對他們閃射着。

——讓要發生的事情趕快發生吧。

她突然感到一陣火熱。她的兩頰在燃燒着。

他們沿着廊道走踱着，走下一道樓梯。接着他們又穿過另一條廊道，於是沿着一條迂迴曲折的路道，走到一道新的樓梯。他們走上了這道樓梯。他們走過了兩個門口，於是在第三個門口前面停住了。

“在這兒停一息，”那個矮小的人命令巡兵道，一邊讓葉利娜先他走進門口。

這房間的壁紙的顏色，是和紅葡萄酒的顏色一樣的。葉利娜最初的印像，像有一點一點的鮮血射進她的兩眼似的。一方罩着櫻桃色的窗幔的大窗朝着街道。在這窗跟放着一個滿蓋着灰塵的書架，裏邊裝滿了文件；門邊靠牆放着一張檯子，檯上也亂堆着文件；房的中央放着一張大檯子。這兒坐着一個修飾得很整潔的漂亮的男子。

“這是葉利娜·凡命替諾夫娜·凡爾茲，”她的護送人說。

那個坐在檯後的男子擡起他的眼睛。他的警

視是煩腦的，倦意的，無意思的。

“坐下。就坐在這裏吧。”

他推給她一把椅子。亮光透過房窗落在她的面龐上。那個漂亮的男子繼續嚴肅地沉靜地書寫着。葉利娜坐下，那個矮小的人兒也在她旁邊坐下來。難堪的靜默給他們束縛在一起了。小小的槌子在葉利娜的太陽角裏敲擊着。

後來，那個漂亮的男子寫完了，用吸水紙在紙頭上一印，就給牠推在一邊。他拿了另一張紙，在牠上邊做了一個記號，於是冷淡地問道：

“你的姓名，職業，和住址？”

他的話音是鈍澀的，沒有聲調的。

“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凡爾茲，舞團的舞女，卡匹塔斯卡雅街三十八號，第四家。”

“昨夜你爲什麼在基塔諾夫的房裏？”

“我認識他很久了。他的劇壇上的老朋友們時常去看他的。現在，當一個人快餓死了——對的，快餓死了——的時候——”她不禁湧出一支淚泉，牠使葉利娜的兩眼模糊了。通過這模糊的迷障，她

瞧見那漂亮的男子的暗影在遞給她一瓶水和一隻玻璃杯。

——是的，是的，我立刻就會安靜下來了。只要我說出真情，就沒事了嗎？哦，是的，我知道那個的。

“但是你要我說什麼真情呢？我什麼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呀。”

但那漂亮的男子拿了一封信給她看，從牠裏邊抽出一封信來。

“沒看見過，我以前從沒有見過牠。我此刻第一次看見牠。”

那末牠怎麼會碰巧落在這檯子的旁邊，剛在她在基塔諾夫房裏被捕時所坐的那椅子邊沿的地毯底下呢？

“哦，但我怎麼知道呀！”她覺得彷彿有一捆東西，不是一捆綫，却是一捆可怕的生鐵的鏈條和粗重的繩索，壓在她纖弱的身上。這種思想刺進了她的心靈。

——我是完結了！

“我是完結了！”她的蒼白的雙唇低語道。

她的燧手筒跌在地板上了。這兩個人——那鎮靜的，漂亮的男子和那狂熱的矮小的黑人——的嚴厲的，切熱的查問愈刺愈深，一直刺進她的心裏。她的兩手痙攣地抓住檯子。狂暴的抽搐在她喉嚨裏盤旋着。一切東西都在搖晃着，漂浮着。

……又是那種沒有音調的冷淡的聲音：“鎮靜些吧。”

她的頭軟弱地，舒適地靠在椅背上。她的眼睛瞧見一個用荷蘭的彩磚造成的火爐的稜角。我以前到過這兒嗎？是的，同是這個房間，同是這班兇惡的人，不過那矮小的黑人的警視似乎比以前稍稍溫柔一些。

“告訴我，”他突然問道，他的尖銳的聲音在她耳朵裏震響着。“恰在這房子被包圍以前，在‘切卡’偵察員進房以前，誰在你的旁邊？”

——哦，是的，我記得的。我立刻就要告訴他，……我應該告訴他嗎？我應該洩漏密祕嗎？……多麼下賤呀！……這樣是犯罪的，卑鄙的呀！

“注意，”那漂亮的男子突然說道，打破她的靜默，“我們已經知道那時和你同伴的，是那幾個人。事情已由先你來這裏的那五個男子的口供證實了。你的答話不過洩露出你對此事的共謀的程度吧了。你和這事有關係，以及這事的性質，在我們，都像我是檢察官高斯脫這個事實一樣明白。”

——原來就是他，就是那可怕的高斯脫呀！

她伸出一手接了那杯水。她的牙齒撞擊着杯子邊沿的紋露，震戰作響。

不，她一點也不隱瞞，一點也不，一點也不……。是的，那個軍官珂凡隆斯基那時坐在她的隣座，但他手裏並沒有什麼東西，一樣東西都沒有一一唉，只要他們肯相信她的話語呀——沒有信，沒有信封。對於這，她要用一切世界上任何人都認為聖潔的，寶貴的東西來發誓……

“你甚至肯用你的生命來發誓嗎？”高斯脫突然打斷她的話頭。

“我發誓呀。”

“那末，好了。珂凡隆斯基的隣座又是誰呢？”

“他的隣座嗎？”

“是的，他的隣座。”

“他的隣座……沒有什麼人……。但在近旁，稍稍離開一點兒——大約有兩步路的距離——有一個人坐在窗台上。他叫什麼名字嗎？……非尼珂夫。”

“你以前沒有和他碰頭過嗎？”

那矮小的黑人阿諛取媚地笑了起來。

“哦，上帝在上，我生平從沒有和他碰過頭！從沒有，從沒有碰頭過！”

“好！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筆尖在紙上無聲無響地飛跑着，從一行到另一行，跳着一種奇怪的，預示不祥之兆的 minuet（一種徐緩端莊的跳舞——譯者）。

“聽呀！”

——哦，我在聽呀。但我聽不見什麼。還有什

麼事？

“簽你的名！”

她用一隻顫抖的手拿起鋼筆。牠彷彿在反抗她。她把短短的‘Valts’寫成一種散漫的，扭曲的字。

“在這裏坐一息。”

那漂亮的男子拿着文件穿過一道側門走開去了。

那矮小的黑人露出閃光的鑽戒——她以前怎麼沒有看到牠呢？——掏出一個印着金色大花字的紙烟盒。他隨隨便便地說道：“你抽烟嗎？”

她憤憤地對他扯了一個謊。

她很想像一隻貓一樣地撲到他的身上，抓破這矮小的黑人的刮得光光的兩頰，又用鈦利的指甲……。

——我的上帝呀，我很久沒有修指甲了！我今天連臉都還沒有洗過呀！我一定是很惹人厭的！

一支淺藍色的輕烟靜靜地，畢直地升了起來。那矮小的黑人抽着紙煙，可是他的眼睛却斜瞥着她的頸項。

高斯脫突然開了門，向她打招呼。“請跟我來。”

她又爲一種寒戰所侵襲。她的兩臂聳起了汗毛孔。她帶着吃驚的警視，在那原是金黃色的，而此刻却褪了色，變成煙草色了的綢門帳後邊服服貼貼地跟着他。他此刻是在一間深藍色的辦公室裏，站在一張莊嚴的哥特式的檯子面前。她看到一個站在窗跟的高架子的男子的狹長的影子。這影子移到檯跟，坐了下來。

“好，高斯脫同志。你出去停一息。告訴利浦雪維支同志，在我沒有按鈴以前，不准任何人進來。不准任何人進來——告訴他把這話語轉知樓下的門房。”

他要幹什麼呢？葉利娜表示輕蔑的樣子。

但他的聲音是可愛的，深沉的，誠懇的……高斯脫走了出去。門關了。

“我是佐丁，當地‘切卡’的主席，公民凡爾茲。”

爲了或種奇特的理由，葉利娜並不驚嚇。他彷彿是她偶然在街上碰到的一個老朋友，一個預備

告訴她一個有趣故事的老朋友一般。那印在壁紙上的立方體的曙光，在漸次褪去了色澤的金色的綢窗幔的映襯下有如一個遙遠的深淵。窗架非常顯露地襯在窗上，彷彿那些玻片是不存在的了。街上的白霧和慣聞的汽車的臭氣自由地爬進辦公室來。那個好像一個老朋友一樣的陌生人坐在檯子跟前，他的聲音有時被電車的轟聲所淹沒了。

他說了這麼久，到底說些什麼事情呢？此刻能夠辨認出他的臉孔了，消瘦而蒼白，襯着兩隻大眼睛，一小簇黑鬚，一支稀薄的筆尖的鬚髯。那修刮得很馬虎的喉嚨，在黑襯衫緊貼的衣領上邊凸了出來，襯衫外邊套着一件黑色的上衣，他一定是一個工人。他的確像工人模樣，這位佐丁。爲什麼他看來老是這麼可怕？那些關於他的可怕的故事呀！爲什麼我馬上就被領到他跟前來？難道這件案子真的這樣嚴重嗎？哦，是的，當然因爲那封倒霉的信呀！多麼可怕！也許這信是他們自己放在那兒的，爲的是要把個個人都牽入這件案子，可以任意槍斃他們……。但他此刻在講些什麼事情？他在說

些什麼話？此刻在說話的，就是他——這位佐丁呀。

“不要在我面前怕難爲情，不要隱瞞什麼，你必須告訴我一切事情的底細。”

“但我必須告訴你什麼呢？”

“告訴我此刻問你的事情：在這些男人中你同那幾個相好，以及什麼時候開始相好的？”

她畏縮着，彷彿有一根鞭子打在她的臉上似的。她的兩頰湧起了紅潮。

——世界上任何代價都不能使我說出這個呀！我決不肯說！他怎敢問起這個來！我是一個舞團裏的舞女，他將我怎麼辦呀！

她的思想和感情統統淹沒在那宣洩她的悲哀的心曲的淚潮中了。

——水瓶在那兒呢？爲什麼沒有誰給我一些冷水呢？他依然和以前一樣的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呀。

“你誤解我呀，公民凡爾茲。我並不想用我的猜疑來侮辱你，也不想毀壞你的名譽——一個婦

人的名譽。我要知道的，是你所扮演的各色，你在這件案子裏所扮的角色，不是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

——唉，他的聲音裏邊的殘酷的聲調發展得多麼快呀！

“我要知道你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在舞台上”却是你在這班男人中所扮演的婦人的角色。政治是殘酷的東西。在你那時所坐的椅子旁邊的地毯底下找到的那封信中，說起那由於政治上的動機而謀殺人的事情——謀殺我們的負責的同志的事情。同時在搜查時和你一同被捕的幾個人的文件中又找到幾封信——你寫的信……我希望你此刻懂得爲什麼我執意要知道你對於我的問話的真確的答語。你不要因爲虛偽的羞恥而不敢直說。”

但葉利娜却靜默不言。

——唉，這是多麼殘忍呀，多麼機詐地殘忍呀！他們怎好企圖這樣急迫地究明這事情的底蘊呢？我的信嗎？他們從誰地方獲得牠們的呢？

但佐丁不再看着她了。他已轉臉看着房窗了。

——也許這樣比較好些。當一個人說述這種事情的時候，最好不要看着他的眼睛。爲什麼不用一個婦人來審問我呢？然而……不要，不要。還是不要好……還是不要婦人來審問好。一個婦人不會懂得這個的。

“哦，這是多麼可怕呀？”她說。

“人們總是傾倒於情慾的，而我們又不全是清教徒。有時我們的心誤了我們。你對那個不必害羞，”佐丁鼓勵她。“所以不要在我面前怕難爲情。你的祕密將在此絕跡的。我甚至不把牠寫在紙上。我所以叫他們關好一切房門。”

——我怎樣回答呢？我同他們中那幾個相好呢？

哦，是的，那個軍官珂凡隆斯基。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戰爭開始的當兒。他常常從戲院護送她回家，走進她的房裏，不過那時，不過那時……。他倆很久沒有會面了。他在前線。可是現在，現在……。不錯，他曾上樓來看過她一次。但她從沒有到過他的房裏。

“還有誰？”

“還有那個丑角達凡羅夫斯基。但你已經審問過他了。因為在一塊兒演戲，大家就親暱起來。而我們自己也不把這種私通看得很嚴重。同樣的還有……基塔諾夫。他吊我膀子吊了很久很久。他是……這樣可愛。這樣誠懇，這樣有趣……而同時又很有錢。”

“還有？……還有？……”他固執地問着，好像她所說的這幾個人不在那些被捕的人們之列似的。“非尼珂夫是不是呢？”

“非尼珂夫？不是！我已經告訴你了：我只和他見過一次面。我們在基塔諾夫的房裏被基氏介紹一過。那時他客氣得使人作嘔，但他並沒有說一句話。我們簡直沒有談過一句話，沒有談論任何事情。”

她受過男人的錢嗎？她又紅起臉來，眼淚衝到她的眼睛了。

“你什麼用意呀？那個你一定也要知道嗎？沒有一樣東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嗎？沒有一樣東西

值得一個婦人當作自己的祕密而保藏着嗎？”

她受過別人的錢嗎？

“是一的……我受過……一點兒。從他們每個人都拿過一點……。唉，只要你知道，佐丁同志……”

——唉，我的上帝，我此刻說什麼話呀！清醒過來吧，葉利娜！他並不是你的同志呀！

“不對，不對，不對”她狂亂地喊着，並不是特別對誰喊的。“只要你知道，佐丁同志”她歇斯里繼續喊着，眼淚流下她的臉龐——“只要你知道一個舞團裏的舞女的生活呀！從十五歲起……她就被強迫……。是的，是的，她是被強迫的——！這是舞團所固守的一個慣例——她被強迫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下流的，骯髒的男子們！……我親愛的佐丁呀？……佐丁，我的同志，……。我確信你的好意決不會侮辱我的。那種有黏性的生活……那種有黏性的生活已用她那惡臭刺鼻的骯髒的腳爪抓住我們了，我們無可挽救了，我們得不到援助了，我們污穢不堪，無可贖罪了。只要……只要我有機

會賺得……一點麵包，一點正當的麵包呀……難道我永遠要……?哦，不過這對你說是沒有用處的!你不知道那種深淵，那種墮落的人們的無底的深淵!這都是基塔諾夫叫我到他那兒去，介紹我結識——他叫什麼名字呀?——非尼珂夫。他說，‘他會給你錢——給你很多錢。’而我那時當真要餓死了。是的!……要餓死了!……我已賣完了全櫃的衣服。留下的只有這幾件了——這外套，這暖手筒，以及三件衣衫。……我親愛的……最親愛的……佐丁同志!我從前是一個高等小學的女學生……我在高等小學半途輟學了。只要一點點生活呀……不要奴役，却要生活……真正的生活……只要一點點呀。我在要求牠呀!我在向你要求牠!我情願工作，我急想工作呀!如果我找到了一點工作，我還要出賣我的身體嗎?簡直是一個賣淫婦呀!我就是這種人!”

葉利娜在一陣被苦痛逼迫出來的哽咽中無可奈何地捲縮成一團，溜到地板上了。她的頭巾溜開了;她的外套亂堆在地毯上。她的蓬亂的鬚髮黏住

她的鬢角，只有她頭髮的鮮明的褐色和她那小耳朵的柔媚的粉紅色，對這蔚藍的哥特式的房間的閃光的房窗外邊的灰暗的，遼遠的，淡漠的天空哭泣着，證明這裏有一個爲苦痛所打擊的婦人在哀哭着。

十分意外的，她的可憐的小手突然感覺到一個男子的緊緊的握持。

“不要這樣，凡爾茲同志！起來。掙起身來。鎮靜些吧。”

這是佐丁在說話。她聽見他的愉快的聲音是多麼快活呀！

“在最後的目標上，我們的鬥爭是一種爲着那些被資本家所剝削，被他們剝奪了一切的人們的幸福的鬥爭，因此也是爲着像你這一類人的幸福的鬥爭……起來，振作起來吧。如果你願意，日後可到這裏來……如果你喜歡——就在後天一點鐘來吧。我會幫助你，我準備着幫助一切同志的……至於此刻，你振作起來吧，穿上你的外套，出去好了——你是自由了。”

佐丁在檯上按一下電鈕，門外湧起一陣響亮的，充滿了週遭的鈴聲。

2

空中照射着陽光。門柱的朱紅的色澤閃耀着光輝。塵埃在輝耀的陽光中狂喜地旋舞着。陽光的溫柔優雅的手指輕撫着他那低垂的睫毛。太陽散布着春天的無聲無息的濃烈的睡興。

“那個人是誰？……凡爾茲嗎？……有什麼事情？……我叫她來的嗎？……不記得了。……很好。讓她進來吧。”

睡興壓倒了一切。他的兩手是軟溜溜的了。他不能睜開他的眼睛：他不能集中他的思想。他該到家裏睡了一覺，傍晚再回來工作。

“叫卡茲曼同志來！……凡爾茲嗎？讓她等一息吧。”

他轉到另一個電話機。“普拉斯托夫，普拉斯托夫同志！只要談一分鐘就夠了。你接到了帶甯的關於那個——你叫他什麼名字呀——到芬蘭去的

海軍軍官的報告嗎？……沒有接到嗎？怪極了。馬上再去問一問吧。你還在守候着他們嗎？好極了！把那法國的飛機師送到這里來問一問，愈快愈好。辦不到了嗎？……多麼可惜！無論如何，我總盼望你親自留心這件事，同時還得留心那個水手，別讓他跑開。

“……我還有事情要和你說，亞布藍……”

“……我不需要你再說話，普拉斯托夫同志。我希望你昨天早晨把那水手的事情更詳細地報告我。

“……我還有事情要和你說，亞布藍……。現在請把房門關緊，你肯關嗎？哦，事情怎麼樣嗎？你還沒有偵查出那些英國人嗎？那些機敏的 John Bull（英國人之通稱——譯着）呀！得了，他們不能夠躲藏得很久的。他們總會出現的……。普拉察脫報告什麼呢？……。那傢伙叫什麼名字？哈開嗎？哦，是的，哈開。好極了！沒有套着皮手套的。他不是羅刻特。只要我們能夠捉住他呀！現在另外還有一點事情，亞布藍。帕夫羅夫報告我關於那賭窟的

事情。他說他們預備釋放那要犯波沙金。關於這件案子，我有一點不大明白。請你自己去調查一下吧。你不必特別用這件事來麻煩自己……你隨便好了……。現在沒有別的事了。我大概在六點鐘回來。如果高斯脫已經睡夠了，請告訴他給我把克凡·舒寧氏一家的案件預備好。我要親自審問那個年輕的。哦，達格尼斯還沒向你報告過嗎？……他怎樣處理非尼珂夫呢？給他鎗斃了嗎？……什麼時候？……今天黎明時光嗎？……好的！用我名義拍個電報到莫斯科報告這件事。但得馬上就去報告！好，現在沒有別的事了。是的，關於波沙金的事情，請你澈查明白。一切事情你都懂得了嗎？好的！晚上再會。

“哈囉，Operator（接線生）。二二四八……”

“……等一息，同志。讓我打好這個電話，在未完以前別讓任何人進來。

“……二二四八。謝謝。……是你嗎，伊格那的夫？我，佐丁。你好嗎？……謝謝。……好極了。我要告訴你，樣樣事情都給我們預料到了。……唔，當

然……他在其中主使的。……這事和沙繼珂夫有關。……我們從一個婦人的口供中發覺出來的，這的確是一件非常複雜的案子……。他們在今天早晨鎗斃了。對的？……。是這樣的嗎？……好極了！……好，現在再會吧。……我要到傍晚才到那兒。白天有事，到家裏喊我好了。我決意去睡一息。再會……”

他坐回椅子上，倦透了。他的兩眼不由自主地閉了攏來，太陽也不能使他更容易地睜開牠們。牠看來正像春天的太陽。牠帶着強烈的光焰照射着，射進了房窗，射在他身上。牠的柱形的光線在發光的霧塵中伸展到房內的角落。他在金色的塵霧中瞧不見什麼。虹霓的奇景，透過他那重壓的睫毛，映入他的眼簾。

“車預備好了嗎？我就來了。哦，不錯……。還有凡爾茲。請她進來吧。”

她穿着櫻色的和淡紫色的蘇格蘭方格花呢的衣衫，很是嫵媚動人。她給與他的印像有點太濃烈了，太豔麗了，尤其在這明耀的陽光中，在這燃燒

着她的頭髮的柱形的枯燥的塵霧的光暈中。

“請坐！……。今天天氣很美麗，不是嗎？對不住。我倦透了。你不是要個職業嗎？讓我想想看……好的，好的！”

——這兒沒有可以收放的窗簾，真是憾事！到春天我一定要把簾子裝上。我此刻在白紙上看見的純是紅綠的色點呀。

“好的！……。讓我想想看。哦，是的，工作。我們總得給你一點工作。你覺得自己能做彙編案卷的工作嗎！……。好了，那好極了。”

糟糕，這鈴聲簡直像一陣急雨一樣震撼了你呀！

“利蒲雪維支同志，凡爾茲同志要替我們工作了。我們就教她彙編一切已了的案卷——按照字母的次序彙編案卷和名冊。斯涅革約夫可以調到未了的案卷部份去，幫沙蘭珂忙。這樣就很好了。教她坐在什麼地方好呢？先在那旁邊灰暗的小房子裏給她找個坐位吧。現在先把案卷拿過去。那個我們往後再定奪吧。好，現在沒有事了。我要走了。

同志，你得把這工作說明給她聽。這樣我們的案卷可以好好地整理起來了。好，再會。難得！”

他像旋風一樣的疾奔開去，捲起一支一支的太陽光中的金色的塵霧。下邊響着馬達開動的聲音，接着汽車就疾馳而去了。

——就在這個辦公室裏辦公嗎？牠看來一點也不像這位大法官的辦公室。唉，好太陽光，好太陽光呀！琥珀色的光波！……

“好極了，讓我們開始工作吧。你肯指示我怎樣工作嗎？……你的名字叫利浦雪維支嗎……利浦雪維支同志……。我的名字叫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凡爾茲。不過這一切你當然都知道了。”

3

汽車衝過凹孔和轍跡，像要把牠的主人拋出車外似的。牠搖脫了佐丁的帽子，打開了他的公文籠。沿着街路的兩旁，房窗模模糊糊地閃射過去，像小兔子跳過籬垣一般。水從屋頂上滴下來，人行道是滑溜溜的，玻璃似的。人影兒像淡紫色的木

板。牠們閃射而過，形成奇幻的圖案。連行人的臉龐都籠罩着藍紫色，像掩覆在堇菜葉裏似的。天氣是多麼暖和呀！多麼暖和呀，連冰凍着的河冰都開始破裂了。

汽車在一所籠罩在紫色影子裏的灰色房子跟前停着了。

“六點鐘來，”佐丁對車夫說，一邊在他後邊砰地關了汽車門。他急急地跑上階級。房窗由於反照的陽光而刺人眼目。一種懦怯的鈴聲響了出來。

“是我，麗沙……。告訴你老實話，我不過來稍稍睡一息兒。我沒有一分鐘空閒過。我的頭腦痛裂開來了。抽出十五分鐘吃中飯。中飯預備好了就叫醒我。今天有什麼菜？……豌豆嗎？……好極了！胡說！……沒有牛油，牠們也得下咽的呀……。好，麗沙，此刻讓我去。我們下次再談。讓我睡覺吧。”

好美妙的春天呀！在臥房裏都躲不了太陽。只要我能夠拉掉靴子就好了。

“不要擔心。我會很當心的。我不會弄縲了被單的。密蒂亞，我親愛的孩子，我希望你同瑪沙到

飯室裏去。我要睡一息兒。……麗沙卡，叫瑪沙……只要一息兒就好了。當睡着了的時候，他們儘可繼續玩耍，繼續吵鬧——甚至放砲都可以。哦，好的，你可以吻一吻我，不過不要給我壓得太緊……你說你的鞋子破了。好的，我會拿一雙新的給你……到復活節。”

“噤噤噤。”

“他睡着了。”

麗沙鎮撫着孩子們。

“密丹卡，把簾子拉下來。你帶着書到飯室裏去。讓爸爸睡。爸爸工作得很辛苦了……。領瑪沙一同去。給她一些圖畫玩玩。同時我也要安排食桌。中飯立刻就要好了。”

時鐘緩慢地，清晰地啲嗒作響，響撤了隔在一瞬間和另一瞬間當中的籬柵。時間在鐘擺的搖盪之下沙沙作響。

時鐘敲了三下。

“利奧沙，起來！”麗沙喊她丈夫。

“什麼事？誰？……。等一息去！”

“利奧沙！你餓得過度了。起來吧。我們要吃中飯了。瑪沙，拉父親的腿吧。密蒂亞，不要跳呀！”

——我真不高興起來呀！Brrr，我冷呀！

“冷得可以，”他說。“或者因為我剛剛醒來緣故吧？哦，我料自己非把兩腳拖到桌跟不可。這是沒法子的。……唉呀，小密沙是多麼惡作劇呀！她拿了我的調羹走了……唉！唔，我們的中飯很講究呀。這似乎是肉羹呢！”

“你要知道，我恐怕那馬肉放在窗外許會壞了：今天天氣這樣暖和。一切屋頂都變成滴水桶了。”

“因此你就把牠統統煮完了嗎？唉，利瑣克！我們去索取分外的日糧是很不好的。好，此刻是沒有法子補救了。來，我們吃吧。你碰巧放一點芥子醬在裏邊嗎？”

“好一個布爾喬亞呀！”

“是的，是的，一個布爾喬亞。”

“你在工廠裏工作的時候曾有芥子醬拿來過嗎？”

“沒有牠，生活是夠苦了。”

“難道現在已變得如此甜蜜，你竟非吃芥子醬不可嗎？”

“哦，那我不知道。不過我們比舊日總好一點。”

“從前我們倒往往有更多物事。你到任何店舖都可以買到牛油。可是現在，只要你自己瞧一瞧吧——”

“你又是這一套話。虧你還是一個共產黨員呀！”

“我是共產黨員又怎樣呢？事實總是事實。我不是在訴苦。我瞭解目前的處境的。我完全瞭解牠……。但，利奧沙，我親愛的，不要對我動怒呀！一個人完全沒有一點油氣是不能生活的。密蒂亞和瑪沙正在發育着。只要看看他們是多麼憔悴呀！只有一點皮和骨頭！難道他們應當這樣生活嗎？我們自己一向都是窮苦的；然而當我們在他們這樣年紀的時候，我們的食料要好得多了。因此，你要知道，我為他們而心痛。他們是我的孩子呀！而我一

對你提起這件事，你就昂頭嘮嘴。”

“哦，那末你現在期望什麼呢？期望立刻就有牛奶河出現嗎？”

“你老是這一套。對你說話是說不得的。”

“密蒂亞，別再玩弄那食叉吧。”

“牛奶河！我不是在期求牛奶河。但你可以喊伊格那的夫來的。或者，只要喊那祕書來就行了……。這事總沒有什麼可怕的。人們聽了你的話，也許以為我們在毫無節制地吃喝着！凡是有點名目的人，個個都拿到超過普通日糧的糧食。你只要大公無私地看待這件事。你以為自己的樣子像什麼呀？就是在流刑中，你的形貌也要好看得多。這只是可笑，此外就沒有什麼了！你像一隻海獺一樣，夜接夜地工作着，而你的給養却像一隻麻雀，老是吃扁豆。普羅列塔利亞特專政就是這麼一回事呀！你得當心，不要使你正在烹調着的羹湯滾到你自身上來！”

“我的天呀，好一個談諧大家！你還是給瑪沙特卡的鼻子揩一揩吧。她混身這樣骯髒，這正是你

專政的結果！事實上，你所有的憤慨都毫無意思。過着這樣生活的，不單我們。無千無萬的人們甚至還遠不及此。如果你給自己的麵包塗上牛油，那他們將說什麼話呢？實際上，工廠裏已在大鳴不平。他們說委員們像貴族一樣地生活着。你知道城裏一塊木頭都沒有，而我們却如何？我們是有一點點的。”

“同你講講有一點用處嗎？我們兩個月來一點點肥皂屑都沒有。我們穿着骯髒的衣衫到處走動。你至少總得拿一磅來，如果你聽進我的話語。”

“如果我聽進你的話語！如果我聽進你的話語！……例如今天，一個布爾喬亞的婦人——一個舞團裏的舞女——用她悲慘的故事和我糾纏。她很願意以一塊麵包的代價把自己賣給一個路人。她幾乎同一班間諜合起夥來。她得免於死，僅差一髮。她大概還沒有時間同他們協商定當，他的性命就因此而得救。而這一切都不過爲着一塊麵包，爲着幾個便士。我教她在我辦公室裏工作，我成了慈善家了……。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我不是

在說笑話呀。”

“喂，你得當心，你們這班練達的人物別爲她克服了！”

“別擔心，她不會的。密蒂卡，你這小流氓，給我拿一支捲烟來。牠在我大衣袋裏。不打緊，我自己來拿吧。”

太陽的光線從牀上爬到壁上，形成了一根中斜綫，跨過敞開的房窗的窗架，用耀光的黃銅的手指撫觸着壁紙。

“誰拿掉電話的受音機？聽呀，孩子們。你們是我一生的煩累。假如有人搖電話給我，我就聽不到牠們的響聲！”

“不要動怒，利奧沙。這應該歸罪我的。這是我自己幹的。一個人總得休息休息……。我要把茶炊預備起來嗎？”

“是的。但你要知道，我想再睡一息。今天夜裏我有許多工作要做。但車子一到，你一定要立刻就喚醒我……。唉，瑪沙特卡，瑪沙特卡！你又玩耍得太起勁了嗎？你的鞋子擦破了一個洞兒了。你沒有

穿上襪子呀！”

“我已經對你說過多少次了，孩子們是沒有襪子的。”

“是的，是的，是的。……。但我們有什麼辦法呢，麗沙？只好等待着。我們總要衝破那封鎖。……到那時……”

“好，去睡吧。我等一息會叫醒你的。”

“媽媽，什麼叫做封鎖？”

“不要響，爸爸在睡覺。”

孩子們靜靜地爬上窗台看那漸次消逝的太陽沉向屋後的時候，佐丁在睡着了。天空盛開着雜色的花瓣。那骯髒的小天井在短促的輝煌的瞬間閃耀着光輝；太陽的最後的光明的微笑懶懶地離開牆壁。無止息的微風盪漾起來，漸吹漸猛，變成了烈風，牠從雲塊中拔出毛羽，散布在天空中。茶炊在小小的廚間裏開始用低微細小的聲音歌唱着。

日光從天空中消逝了。一顆顫抖的星兒在黑暗中賊頭賊腦地閃着眼——一顆小小的星兒，像一粒吊在細絲的末端上美麗地搖盪着的珍珠，唯

恐牠跌在地上而碎裂了。密蒂亞同瑪沙張着小嘴仰望着。他們的口氣呵在窗片上；他們的口氣掩蓋了朦朧的暮光。

4

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收拾了所有的文件，穿上外套，開始下樓了。

利浦雪維支正在梯頂等着她。

“我們可不可以同路？你住在那兒？卡匹塔斯卡雅街嗎？那和我地方很近。你以為無妨嗎？”

他們愈走愈感到黃昏的涼爽，一塊兒在滑溜溜的人行道上搖擺着。他穿着稱身的軍褲和漂亮的長統靴，上邊襯着時式的上衣。利浦雪維支一邊炫耀着他那閃光的戒指，一邊開始談着戲院，戲劇和跳舞。當葉利娜在一處叉路上滑交的時候，他挽住她的臂膀，直到他們走到她的寓所，他才發覺了這件事，她聽到他的沉重的呼吸，而他的眼睛也變得軟溜溜的了，像煖天的牛油。他倆在大門口分了手，葉利娜急急穿過側門，不見了，她急跑過骯髒

的天井，忘却了牠的污垢，忻羨着那顆在天空幻成綠色的小星。她踏上慣踏的階級，走到她的寓所，敲一敲門，於是對着房內啾啾的拖鞋聲決然回答道：“是我呀！”

“你一個老朋友來看過你，”女主人通知她，一邊在黑暗中噴出捲煙的煙霧。

“一個朋友？”

這一天神話似的日子神祕立刻就消逝了。

“就是去年常來的那個人。他留了一包東西和一封信用這兒。他對於你的事情表示極度的驚奇；我把一切都告訴他了。”

葉利娜不再聽下去。她急急搶了鎖匙，奔到她的房裏。檯上放着一個大紙包和一個淡紫色的信封。她連忙點起蠟燭，用一隻顫抖的手扯斷縛在紙包上的繩。

• “我的天呀！巧克力呀！這總有二十磅！”

她用一枚髮針拆開那信封。

我可愛的奈麗：

我偶然到鎮裏來，帶了一點東西給你。自然，我不能這樣快就忘掉我的小兔兒是怎樣愛啃巧克力，不能忘懷她好久沒有巧克力吃了。但現在我從女主人口裏知道我可愛的小寶貝已經一直走進了虎穴，而也變成一隻老虎了！好的，好的。真是好運道呀！

如果這事是出於誠意而無可挽回的話——那麼，就讓這包巧克力作為我最後的紀念品吧。

但如果這不過是一種朝三暮四的把戲，不過是一種大胆的冒險的怪想，而我的小兔兒依然和往常一樣，是我的好玩的無憂無慮的小寶貝——那末（在你讀這信的當兒，我當躲在天井中望着你的窗口，不為別人瞧見）請你給我答復吧。你必須把燭火從檯上移到窗口，而立刻就吹熄了牠。於是你就靜靜地走到後門，為我開門。那女主人一定不會知道我來這兒，直到我倆再度相會的時候。我在等待着：你或者同着老虎們來反對我，否則就伴着我。

你親愛的愛德華

再者——如果你的答復延遲了時光，我就不會等待了，我却要立刻跑了開去——永遠不再來了。

E. H.

信紙從葉利娜的手裏跌下來了。

她怎麼辦呢？她怎樣對付這樣簡短的警報呢？窗外就是愛德華，潔淨，臉兒刮得光光的，修飾得很漂亮，切熱地，慇懃地在懸望着。不錯，在她面前的櫃子上就是他的巧克力。她怎麼辦呢？給他那個信號嗎？……對的？但在那兒，在那青紅色的大辦公室裏，又有他呀，那個和她非常要好的她的新思想的導師，那個對於一切別的人們都很可怕的佐丁。她怎麼辦呢？

“如果你的答復延遲了時光，我就不會等待了……”

唉，一切都聽天由命吧！她總不會縱情無度的；而事實上，她也不能爲了另一個男子而否認了自己和愛德華談幾句話的權利。她不能沒有禮貌，沒有憐愛，不能忘恩負義。

親愛的，親愛的愛德華呀。他在我的窗跟冒着生命之險，而我倒……？

燭火像一隻蝴蝶一樣從檯上飛到窗口。兩秒鐘後——忽然一切都歸於黑暗了。

5

下雪，解凍停止了。雲在天空泛湧着。濃重的蓬鬆的雪片落在街道上。鉄鋤在門前剷着，清除着被踐踏成的雪水的凍冰。

樂隊停止了演奏。黑雲穿過下降的雪花覆蓋幕，滾入了迷霧裏，用無數的腳執拗地踐踏着蓬鬆的雪花。牠們有時蹉跌着，一直往前跑。……

旗幟像褪色的爛布片一樣地拍動着，當雪暴用牠潮濕的白爪抓住牠們的時候。

“這一切有什麼目的呢？”她用一種信任的，懦怯的聲音問。她的話語在她那溫暖的口氣上浮盪出來。

可是冰冷的答話像雪片一樣地落下來，專在消滅她的語腔的暖氣。

“你說什麼呀——目的嗎？克服敵人呀！”

“那末，克服了後又幹什麼呢？”

“那個時候不會立刻就到來的。”

“你們的敵人這樣強有力嗎？”

“你可知道誰是我們的敵人？”

葉利娜在他的問話中體驗到嘲諷，用一種苦痛的聲音低語道：

“白衛軍，資本家，地主，芬蘭人，波蘭人……”

“胡說！這些都是無足介意的。我們真正的敵人還要危險得多。”

“還要危險？那末說你們的任務是要克服全世界這句口頭禪，不是一句空話嗎？”

他又給她一個謎語，以答復她：

“但你所謂世界，是怎樣的東西呢？”

“我還沒有忘掉我的地理。法國，英國，德國，美國，中國——總括一句，所有的國度。”

但他那天無疑地脾氣不大好。

“即使我們克服了牠們，我們仍舊沒有領有世界！”

葉利娜窘了。她靜默着。但火熱的思想却三翻兩次要衝出來，衝進了挑戰的語句裏。

“是的，我們只要在腦子裏想想自己已經克服了全世界，想想我們是——俄羅斯，倒也不壞呀！”

“胡說！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新領土。”

“不要這些，那末要什麼呢？要什麼，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

佐丁望着她，默不作聲。他目前值得用初步的宣傳來麻煩自己嗎？如果他非說不可的話，那他寧願像他過去所做的一樣，在一間簡陋的小房子裏的暗淡的燈光中對着那些像他自己一樣的爽直誠懇的工人們的污穢的臉孔，專注的眼睛和開着的嘴巴說着。他們是他一類的人；他們不等他吐露出一半思想，就澈頭澈尾瞭解他了。但她是怎麼樣人呢？……他驚異地望着這位穿得很風雅的嬌豔的婦人，她在他身邊匆急地走踱着，在蓋在街上的雪片上滑溜着。葉利娜的黑眼睛掩藏在下垂的睫毛裏。只有她小小的雙唇迷人地分了開來，露出像素馨花一樣的閃光的小齒。她是一個溫柔熱情的女

性，她引動人的，就是這種熱情……。葉利娜穿着外套，葉利娜噴出香氣……

“你想知道我們主要的敵人在那裏嗎？我就告訴你。在我們自身中呀！”

他看到她的惡意的，陰險的警視，這種古怪的警視，表示她自己的心事被觸動了——她那巧克力色的眼睛的警視。

“是的，在我們自身中，”佐丁更激憤地繼續說道。“在於我們內心對於過去之懷戀，對於過去的生活，過去的爛衣，過去的習慣之懷戀。這就是我們的敵人所在的地方……唉，只要人們能夠用新的眼光來看世界，世界本身就會變新起來，變好起來了！”

“你說話好像在背誦福音書似的。”

“福音書同這毫無關係。我們不期望上天的幫助！我們自己就是神呀！”

他的話語像打着或種嬌柔的，脆弱的，親愛的東西的鞭子。他因有那種想用尖刻的，不能寬恕的言語來鞭打自己的面前的人兒的意欲而感到痛

苦。

“你動怒嗎？”她用一種卑屈的聲音輕輕問道。

佐丁感覺到她的溫暖的小手在他自己冰冷的手上撫觸了一息兒。他沒有說一句話。

“你爲什麼動怒呢，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好，就算我落後吧，算我愚蠢吧……因爲愚蠢，我所以要問你這些問題。……”

——我真可恥呀。我爲什麼要發脾氣呢？這是多麼蠢笨呀！我在向誰報怨呢，而且爲什麼呢？我究竟爲什麼事呀？

他在內心體驗到一種惶亂的熱情的感覺。而同時，他又因爲自己的羞恥和這種感覺而痛苦着。一切碰到他的人們都看着他，當他穿過雪片，沿着淒涼的街道，同一個女人並排地走着的時光，而這女人豎起足尖嫵娜地行走着，在冰上滑溜着——這就是風雅的葉利娜·凡命替諾夫娜，葉利娜穿着外套，葉利娜噴着香氣。

——首先我那時爲什麼要離開那市民大會而同她回到辦公室來呢？然而我確實是回來了，而且

非常情願地回來了。此刻如果我內心中的聲音喚起了自私心和假羞恥，那對我是十二分應該的。

“在我看來，葉利娜繼續說道，“在福音書裏和在你的話語裏，都有着關於人類理性的完成之同樣的思想。敵人是在我們自身中。那末一個人怎樣達到此種完成呢？”

——她並不像她外觀上那樣蠢笨呀。她說話說得很中竅！

“我們將在新制度下達到此種完成，在我們摧毀了奴隸的羈軛和資本家的剝削以後。”

“好的，但同時……”

“同時怎麼樣呢？”

“我們怎樣對付自身中的敵人呢？”

“在我們自身中的，就在實踐中漸漸使他歸於烏有。但不論何時我們在別人身上發見了他，我們就給他丟了出去。”

佐丁緊握着拳頭，在空中痙攣地敲擊着。葉利娜默不作聲，彷彿在她的默想的重壓之下彎着身子。

“我不相信這是可能的，”她開始清楚地說，帶着執拗的姿勢搖着頭。“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如果所有的人們都能互相開誠布公，那末他們早就直認了內在的愛已的情感，直認了對於從無千無萬的祖先當作一種遺產傳給我們的各種稱意的習慣之傾向——總括一句話，就是全部爽心悅目的文化，這爽心悅目的文化是爲你所輕視的——不要搖頭；我確信你是看輕牠，這全部的文化。然而牠畢竟是我們自己的一部份，是我們肉體的一部份，是我們靈魂的一部份，而要殺滅了牠是……不行！不可能的呀！……這就是爲什麼——”她停住話頭，頓時她的警視彷彿刺進他的眼睛的深處。“……我要在你面前，在你神聖的豪氣面前屈首低頭。但我自己却不相信你們的共產主義……不，我不相信牠的！”

她慢慢地轉開了兩眼。此刻牠們都固執地注視着他們脚下的地面。她繼續說道：

“難道你對自己，對自己最內層的靈魂不承認你有個人的權利，個人的需要，個人的利益嗎？豈

不是由於這些東西而使生活變得更富於色彩，更加美麗嗎？我對於沒有這些東西的人，深致惋惜。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就只有一種虛偽的空虛，只是無核的空殼。而一切人們最神聖的東西，倒正是這種核子。這對我是真確的，對你也是真確的。比如拿你的家庭來說吧。”一種冷冰冰的聲調溜進了她的話音裏。“你的妻子伊利沙維塔·凡西利夫娜是你最親愛的婦人。你的孩子們——是的，難道他們不是你個人的附屬品嗎？我們能夠說不是這樣的嗎？這種私有觀念在我們內心中比顯現在外表的要強烈得多。但是爲了或種理由，我們不好意思直說出來。如果有一個過路的兇徒硬要把他的骯髒不堪的皮帽和你的上等羔皮帽掉換，你總不會說這在你是一件完全無足介意的吧？”

“我們並不否認私人所有權的存在，”佐丁惶然地爭辯道，同時因爲葉利娜提起他的妻子而開始體驗到不樂意的感覺。他又爲那個時常迷惑他的思想所擾亂了：爲什麼婦女們這樣容易結成朋友呢？他的麗沙同葉利娜——她們能有什麼相同

之點呢？但自從那次葉利娜湊巧從辦公室送公文到他家裏以後，她就時常在傍晚去看他的女人，而他這時還在辦公室。有什麼東西引動葉利娜去親近麗沙，而麗沙自己也變成一個不同的人了。她的思想中時常響着一種新異的聲調了。而葉利娜呢？她此刻就在這裏，在他旁邊走着，她穿着皮外套，穿着精緻無比的網狀的襪子，而煥然可觀，同時發射出一種不可思議的香氣，這愈弄愈引動佐丁了……他又覺得自己同她一塊兒走被別人瞧見，是不大好的。不久他們就要一塊兒走上樓梯了，走到辦公室，就要經過許多注視的眼睛，牠們會用疑惑的神情歡迎他，而這種疑惑在他轉過身後就會變成擠眉弄眼的嘲諷。於是人們一定要圖謀……

前面就是那熟識的灰暗的角落，那被胆怯的人們丟棄了的小路。在入口站着一個衛兵。大門口又站着另一個衛兵……佐丁遲疑着了。正在這時。他忻慰地瞧見他的汽車停在門口。

“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請你告訴樓上他們，說我到家裏吃中飯去了，立刻就要回來的……”

潘替烈夫，我們到家裏去吧。”

那身上蓋滿了融解着的雪花的汽車夫揪着汽笛，而他的助手就應着牠的響亮的吼聲，跌跌撞撞地從入口衝上來。他那破碎的羊皮褂，那襯着拍動的耳蓋的皮帽，以及那厚厚的黑皮手套，都和潘替諾夫的一模一樣。他用一隻袖子刷去了座位上的雪。佐丁踏進車裏。那助手開動着摩托。汽車的心兒開始猛烈地跳動起來。汽車門砰地關閉了。急激地一衝，他們就往前去了。

疾捲的雪片敲打着他的臉龐，打閉了他的雙睛，而在他的腦子裏，又泛滾着混亂的思想，牠們像雪片一樣地互相追逐着，不知從何而來，而結果又歸於烏有了。

“等着我，約莫在二十分鐘內，我就得回來。”

6

——老天爺呀！麗沙打扮得多麼漂亮呀，穿着她最出色的衣衫，而她的疏鬆的鬚髮恰像被攪動的乳酪一樣柔潤！

“有什麼事？”

她欣欣然微笑着。“今天舉行軍事勝利的慶祝會呀。”

“對的，對的。你要曉得，剛才我雖然倦怠不堪，却依然放下工作，一逕加入羣衆的隊伍。我同着人衆從中心區走到沙利夫廣場。他們都是我們的羣衆。但我並沒有走到蘇維埃職員的會場去。因為緊要的公事太多了，我就同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從那兒回到辦公室，此刻不過來家裏吃中飯的。汽車在樓下等着我。”

“你得知道，利奧沙，昨天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和我談了一黃昏。我留她在這裏過夜，但她覺得這不大好。真的，她現在是個很誠懇的女郎。”

她匆匆忙忙地走動着，一邊愉快地說着話，一邊叮叮噹噹地理着菜碟。密蒂亞同瑪沙已經爬到他們父親的膝上了。

——咄！他們的小嘴是黏的呀。

“這是什麼東西？”

“爸爸，那個姨母給我們巧克力，”密蒂亞歡天

喜地地尖聲喊道，同時瑪沙欣欣然閉着她的眼睛，張大嘴巴，露出一大塊烱得軟溜溜了的巧克力。

麗沙臉上泛起濃烈的紅潮。調羹從她手裏跌下來了。

“我希望你不要動怒，利奧沙，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是這般明亮，這般良善呀。……她送給我們許多禮物。你只要想想看，差不多有兩磅巧克力呀！真正外國貨，拿來給孩子們。請你嘗嘗看！她還送給他們每人一雙密結的線襪——長統的……。你看看牠們吧……。你得知道她又送給我——”她犯罪似地低下雙睛，凝視着檯布。“……這事情是很不好的，但我却不能好好地謝絕。那時我實在使她非常痛苦。……。她送給我兩雙精緻的薄薄的絲襪……看！

她的兩頰燃燒着，她羞答答地往後退了一步，撩起厚笨的裙裾，賣弄風情似地顯示出她那穿着透明的棕色絲襪的結實的兩腿。於是，彷彿突然忍不住她的羞恥似的，她急躁地用兩臂抱着她丈夫的頸項。

“何等不好的事情！”佐丁皺着眉頭。“是的，確是不好，確是麻煩的事。你要曉得，她畢竟是我的雇工，是我的屬下呀。如果你不接受她的東西，那就好得多了，麗沙……。這看來好像賄賂似的！”

他嫌惡地跳了起來。

“利奧沙，你怎敢說出這種話！你不怕難為情嗎？你該直望着我的眼睛，說：‘利索支卡，請寬恕我；我覺得自己難為情死了。’你為什麼不說話呢？請你自己去評判吧。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說這是賄賂呀！請你想想看！為什麼？為什麼事呀？你的意思是說我不可以和你辦公室裏的屬下做朋友嗎？我不可以和他們談話嗎？或者你以為我對這些贈品沒有謝絕過嗎？但她却一再固執地說：‘我做過舞女，做過女戲子。我有很多這種無用的絲織物，統統都是這種舊東西，我從沒有穿過牠。一箱一箱地放在那兒。現在我有職業了；我穿不了牠；我怎樣處置牠呢？我要賣了牠。你怎能拒絕這一點小小的禮物？’”

“你說牠一點小小的禮物嗎？這一切共費了多

少錢呀？”

“可是，利奧沙，她不是買來的呀！這是她親口告訴我的。她足足有一倉子從戰前留下來的襪子……她自己以此自傲。……這兩雙孩子穿的襪子是她已婚的姊姊的，她姊姊有了一個小女孩，但他們早就到外國去了。這點巧克力，這點給孩子們的糖果，她說，是她一個相識的戲子送給她的，他新近同着一個大戲班從阿堪遮回來。她告訴我，在英兵撤退後，我們這邊人獲得很多巧克力。凡是碰巧在那兒的人，個個人都拿飽了。那個戲子——她的那個朋友——差不多送給她四十磅。難道因為這一點東西，這點無所謂的禮物，你就向我發怒嗎？你在發怒嗎，利奧沙？我老實告訴你，我當時是要付給她這一切的代價的，但她斷然地拒絕了，同時她大大地感到侮辱，她甚至發起火來。”

“她顯然是驕傲的，不像你！”佐丁鋒利地說。

“利奧沙，利奧沙！你原來是這樣的人！你原來是這樣愛着我的！任何別人都會感到欣慰，如果他妻子接到一點禮物，如果他孩子們得到幾雙非常

需要的襪子，拿到一點他們向來不知道的糖果。但你呢？……瑪舒卡，密特卡，把巧克力丟還你們的父親吧！他不願意你們吃巧克力呀！讓他拿去吧。他的心術壞透了；他自己不要什麼東西，同時又不讓別人有一點東西！”

密蒂亞不高興地努着嘴，從他嘴裏挖出那塊給他咬開了的巧克力，放在檯子上。瑪舒卡突然發起怒來，臉孔變得紅紅的，用哽咽和尖叫來打破這沉重的靜寂。烱了的巧克力從她嘴裏跌下來，她額上湧出了汗水。

“我的小孩，我的寶貝，我的小女兒！別哭呀，我的寶貝！”佐丁說。

他抱起小女孩，給她緊緊地壓在自己的胸前，默默地搖撫着她，驚惶失措地在房裏走來踱去。他輕輕地撫拍着他的小女兒的肩膀。他的臉孔因痛苦而歪扭着，彷彿這孩子——她的黏濕的嘴巴用牠那半甜半苦的淚水弄髒了他的衣領——的苦惱蘊蓄在他自己的心裏似的。

“密蒂亞，巧克力拿去吧。拿牠去吃吧，拿牠去

瀉意吧。……。爲什麼給孩子們弄到這個樣子呢？……孩子們和這事是毫無關係的呀！”他憤憤地喃喃着，而他的妻一邊氣憤地責罵着，一邊把熱氣騰騰的羹湯倒在碟子裏。

“你的意思是說從一個同志接受了一些給孩子們的禮物是要不得的嗎？”她對他鋒利地說。

“從一個同志？”佐丁學着她說。“她從什麼時候變成了你的同志？”

“從她開始在‘切卡’替你工作的時候呀！”他妻子尖利地回答道，一邊憤憤地給一把叉子擲在檯子上。她因被自己聰明的答話所鼓勵，又譏諷地說道，“不然，難道你雇用在那兒的，都是懶蟲嗎？”

他的小女兒的哽咽平息了後，他就把她放在一把靠在他身邊的椅子上，於是他又默默地撫摩着悲傷的密蒂亞的頭兒。撫摩了一陣後，他立即開始吃中飯，急急吞下熱氣騰騰的菜羹，並不看他的老婆。而她呢，彷彿在回答他，也唏唏呼呼地吃將起來。他吃完了羹湯，吃完了沒有牛油的淡麵包，於是很快地站起身來。他開了門，走進廚房。他在

那兒的檯子上發見了一把瓷茶壺，上邊號着“皇家旅店”的字樣，壺嘴是破了的。他啜了三口菊苣茶，揩揩嘴唇，沉思默想地望着一隻蟬螂沿着火爐爬。接着他連看一眼他的老婆都不看，就機械地在前房穿上大衣，砰地關了門，跑下樓梯。

7

雪停止了。全城充滿着一種淒涼的暗光。冷寞的燈火在各處閃爍着。

汽車的探照燈的光線穿破了面前的迷霧，當牠蹣跚地駛過街道的時候。佐丁心想默默地抽着紙烟，不思不想，但一種邪惡的，愚昧的不滿意在他心裏泛湧着。彷彿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不大應該似的。什麼呢，什麼地方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錯，有人給了孩子們巧克力。我不能分享他們的喜悅嗎？他們的臉龐是多麼愉悅呀！他們的雙睛是怎樣開放着歡樂的鮮花！麗沙接受了她女友送給她的襪子。……如果我是她，我就不會接

受這些東西，但是她……？

我們在過去經過了多少悠長痛苦的窮困的歲月呀！我那時是一個失業者，一個地下室中的革命工作人員，一個西伯利亞的囚徒呀！我們體驗了多少苦惱和窮困，我們頑強地爭扎着要實現我們為勞働階級謀幸福的理想！麗沙不是一直都是我的一個忠實的幫手嗎？她不是一向都無私心，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困難嗎？即使現在她為誘惑所克服了，即使接受了一些婦女們非常看重的無所謂的物品……

婦人們都是一樣的。我為什麼要這樣粗暴地，這樣殘酷地對待她呢？我一向都希望自己諒解別人的呀！

他想起了麗沙，想起了她剛才怎樣往後退着，怎樣羞答答地撩起厚厚的裙裾，在她丈夫面前顯示她這新得的物品。

當然她也得學着別人給自己打扮起來，去充充時髦。我怎能對她發怒呢？是的，她不能過着普羅列塔利亞水準上的生活。她為絲襪所顛倒了。〇

婦女們都是一樣的！

有一種東西刺痛他的心。他能夠看見他老婆從她腳上輕脫那透明的絲襪。他看見自己躺在牀上，而她圍着裙子坐在牀邊脫着絲襪。她那粗笨的黃髮辮伸展着像巨大的海綿。他不能看見她的灰色的眼睛。她那披散着頭髮的雙肩，息息增重起來。有汗的臭味。一隻臭虫爬下牆壁。……

佐丁抑制着自己，丟了捲烟。他憤然地想起他老婆究竟用什麼毒物剖割着他呢，當她鋒利地說着：“難道你雇用在‘切卡’的都是懶虫嗎？”的時候？

我？……懶虫？

正在這時，汽車輕輕地咕咕着，滾到站着衛兵的入口，停下了。

——那末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怎樣呢？

佐丁慢步踱上寬闊的樓梯。一盞電燈照着骯髒的大理石的梯級，而那站在闊寬的梯頂的，蓋滿了塵埃的，枯乾了的棕欄在守護着一堆捲烟屁股。

——那末，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怎麼呢？她為什麼惹起了這一切的風波！

8

佐丁從那老傭婦亞格菲拿了鎖匙，開了他辦公室門。

“今天是誰值日？”他問。

“是那個年輕的女人——她叫什麼名字？——凡爾茲。”

佐丁悶悶不樂地走進他的辦公室。他開亮懸掛在天花板上的七星燈架上的電燈，拉好窗幔，以遮蔽從窗口射進來的藍紫色的亮光，於是在他椅子跟前坐下來。

壁紙的顏色此刻看來像是一種消褪了的顏色，一種奇異的顏色。窗幔下垂着，蓋滿了淡紅色的，金黃色的，和琥珀色的縐紋，美麗地襯托着橡木器具的黑棕色的紋理，這種木器帶着哥特式的嚴峻，仰視着華飾的天花板，在七星電燈的光波中愉快而富於溫情。

佐丁檢閱了好幾夾公文，選出一厚本報告書，皺起眉頭，悉心研究着。當面的靜寂不時為那翻動

紙頁的沙聲所刺破了。

溫順的燈光輕撫着一切東西：文件，壁紙，公文夾，以及被誰亂散在地板上和角落中的一堆堆雜色的東西。這是一堆被誰從什麼地方送來的佩刀和來福鎗；那里是一捆捆的文件，大手提包旁邊又放着一束一束的信札，還有二十個左右罩滿塵埃的酒瓶，裏邊裝着充公的酒。

佐丁坐了很久時光，沙沙地翻動着紙頁，在一張紙頭上摘錄着。他於是打着呵欠，伸一伸懶腰，站起身來。他開始沉思默想了。

他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有過此刻那樣的孤寂。他此刻覺得彷彿有誰到別處去了，或者他自己不得不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而他却不願去似的。……或者彷彿在前線或一荒涼的小鄉村，或在或一被棄的城池，他獨自留在後方維持交通而必須在一所寥寞的兵房裏過夜似的。

——我是倦透了。休息一下就好了。春天立刻就要到了。我也許能請准假，到或一小鄉村去，那兒有青草，禾稈和小雞的氣味，那兒，我可以在一

間陰涼的臥房裏，枕着寬潤的農夫的枕頭，像石塊一樣地睡着，在睡夢中聽不見隔壁好玩的女郎們的歌笑。我醒來的時候，就從天井跑了下去，跑過成行沾露的椰菜，穿過一片低低的草地，而到了一條淺水河。水蛭在清澈而閃光的河水兩岸的蘆葦中蠕動着。

我就脫了我的衣服，當心地踏過堅硬的沙地，走入無數點綴着陽光的水花中，疾瀉的泉水和暖
和的陽光都會欣然地撫觸着我，像愉快，切熱，閃射的眼睛一樣地掠過我的身軀。……眼睛…… 葉利娜?……

此刻我為何這樣顫抖着!…… 爲什麼這個思想像電光一樣瘋狂地在我的夢境中往返閃射?…

亞格菲喘着氣，搬進一抱木柴，放在爐邊的地板上。火爐的鐵門輾軋作響，當她開拖的時光。她靈巧地把木柴放進裏邊去，她立刻在血紅的火焰映照之下變成了紅色。火爐開始喘着氣，喇喇地響着，爐門戛戛作聲。火光開始像扇子一樣地在地板上跳舞。亞格菲嘆着氣，站起身來走開了。

——我彷彿不能把精神集中在我的工作上。這難道因為我日間呼吸了太多的空氣而不慣於此種工作了嗎？還是因為我被那一切的爭論所困倦了呢？我很想躺下來，做夢，睡覺。

佐丁朝着火爐踏過軟軟的地毯，熄了七星燈架上的電燈，在沙發上坐下來。僅有的燈光從他檯上檯燈的起霜面的玻罩透射出來。那從爐門的縫隙噴射出來的火爐所放散的顫抖的光線之柔和的閃光，投了一道微紅色的暗光在地毯上，在沙發上，在佐丁的兩膝上。

亞格菲又出現了。

“那值日的女郎問你還是立刻把那些電報拿給你呢，還是等那祕書來？”

“叫她此刻送來。”

佐丁不願意似的站起身來，懶懶地踱到檯子跟前。葉利娜走進來沒有被他看見，彷彿從爐旁的黑影裏現露出來，她的裙裾沙沙作響，柔軟的，絲一般的，噴香的。

爐中火焰的影子，像受驚的兔子一樣地閃過

她的小腳；小腳變成了金黃色，當牠們接觸到她的時候。她那發光的頭髮襯托着她，那靈活的，陰險的，像松鼠的一樣的臉兒。葉利娜強頑的小嘴，浮罩着溫柔的羞赧的微笑。她那濃密的睫毛，像印度公主的雙聯扇一樣地掃過佐丁；那些眼睛是棕色，嬌媚，而富於同情——這是葉利娜的眼睛。

他又感覺到自已剛才所夢想的鄉村的溪水，空氣，和太陽，適意地刺戟着他那疲倦的身軀。他感覺到一股煖氣爬過他的軀體，而大大感到羞恥，又大大感到愉快。

“六通電報一齊到的！”她輕輕地說。

“好！請坐。”

她不再說一句話，立刻就在他擡子前面的椅子上坐下。他清楚地聽見她心房的跳動以及她的裙裾落入椅中時那種旋歸烏有的絲織品的低微的沙聲。當他扯開電報的封套時，他手竟會顫抖起來——這是多麼愚蠢的事！

兩通電報從莫斯科拍來的，其餘的都從前線拍來的——兩通從北斯珂夫，一通從阿堪遮，一通

從斯摩稜斯克。他的雙睛在字句上急速地移動着。一通是解答基魯的案子的一個啞謎的；一通是詢問那些芬蘭匪徒的事情的；一通是報告關於沙維珂夫的陰謀的另一線索的，有一個名叫斯塔發尼基的波蘭人也和此陰謀有關係的；其餘都是關於日常事務的詢問和答復。

“這通應該給高斯脫，這通給普拉斯托夫，這通給卡茲曼，這兩通給孚民。明天早晨一定要彼特洛凡把牠們統統登記在記錄簿裏。而這一通——請你放在我那些關於洛撒布拉特的案子的文件中。關於這件案子的報告書在這兒櫃子上。我已經給牠審查過了，我希望明天早晨的全體會議能夠決定牠。”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盡可能地從從容容地留住她，而同時看出她也無意走開，然而後來因為再沒有別項藉口可以使她逗留下去，她就從從容容地，抱憾似地收集了那些電報，給牠們放在公文夾裏。那灰色的綢衫緊罩着牠的乳房，青玉色的耳垂擺盪着，當她呼吸的時候。

“多蒙你的好意，給我的女人許多禮物。我為此非常感激你——真的，我的女人也是很感戴的。但我希望你總不致給我們東西而不接受還禮，因而使我們爲難。請允許我償還你牠們的代價。”

葉利娜依然站立着，她的兩眼沮喪地俯視着。

“如果你決意要這樣殘忍的話……。爲了這一點表表我的誠意的禮物，你就執意要報償我嗎？我想自己是應得此項報酬的。”一種苦澀的微笑，在她顫抖的雙唇上遊戲。但她却傲然地大搖大擺着，擺出所有的鎮靜，沉着地再說道：“我當真不知道這些廢東西的價錢。我不是買來的。”

她的兩頰變成深紅色，像秋天的楓葉。她的睜大的兩眼，陰險地閃爍着，一直刺進佐丁的心。她緊壓着雙唇。直到牠們變得很薄很薄，而僅僅顯露出狹狹的一道白齒。當她旋轉腳跟走了開去的時候，湧起了一種裙裾的急激的沙聲：火爐的火焰一時反照在她那漆皮的皮鞋上。

——一個怪物，不是一個女人！

像一個惡作劇的孩子一般，他心想跳了起來。

追上葉利娜，而把自己的臉龐緊壓在她那光潤的喉嚨上。

——今夜我彷彿不能工作了。我變得軟軟的了！

他竭力教訓自己，可是徒然。他提不起筋骨了。當面的靜寂和那在炎炎的爐火的紅熱的反光中變成鐵鏽色了的沙發的有彈性的柔軟，像流沙一樣地拖住了他。他穿過一箱一箱罩滿了塵埃的文件，污垢，廢物，繞過一捆捆的鎗桿和一堆堆的酒瓶，走到火爐跟前，開了爐門。透過他的衣服，他身軀的毛孔吸收着從赤熱的煤堆放射出來的跳動的火焰。

——最好把煤撥動一下。牠們就會燃得益發明亮。

他按鈴呼喚亞格菲。

出乎意外地，葉利娜出現在門限上了。

“你按過鈴嗎？那傭婦不在這裡。她此刻出去了。”

“不要緊——我等一息好了。請你叫她拿撥火

棒來。”

“我去拿好了。”

他還來不及回答的時候，她就離開房裏，拿了撥火棒回來。

“沒關係的。讓我給他撥一撥吧。”

她傲然地坐下，撩開她的裙裾，開始撥動着赤熱的餘火。靜寂，溫暖，模糊的亮光，柔軟適意的沙發，以及這風雅的女人，像神話中的公主一樣靠在爐旁……。佐丁躺在沙發上，感到疲倦，覺得有所希冀，覺得自己是被屈服了。

“這里多麼適意呀！”葉利娜沉思默想地說道，一邊從地板上站起來，把撥火棒放在角落裏。

他用半開半閉的眼睛跟蹤着她的動作。

“就讓牠這個樣子好嗎？”她問，一邊對敞開的爐門點着頭，挑動着對方似的微笑着。

佐丁默默地點着頭。他願一切東西——火爐，暗光，爐火，暖氣，以及美麗的，芬香的，動人的葉利娜——永遠這樣留在這里——一幅簡單的傳奇的圖畫，一種美麗生動的夢境的斷片。

“別走。”他的雙唇幾乎沒有移動。“坐下。這裏——沙發上。或在那兒——如果你喜歡的話——椅子上。……”

她嘎聲地回答道：

“可以坐嗎？”

她在他旁邊坐了下來。

他逍遙自在地靠在軟墊上，駭異地發見了自已的感覺——他的太陽角的急激的跳動，他心上的強烈的甜密的壓迫——他同時又感覺到許多激流匯成驚人的巨浪，在牠們的愈滾愈兇的洪水上給他帶向那親愛的，爲他所渴慕的，動人的，情熱的葉利娜。他揮動着他的手，而突然又停下來，被一種半是愉快而大半却是悲哀的興奮所顛倒了。他躁急地按上她那放在近旁的溫暖的小手。但他並不縮回他的手；他讓牠放在那兒。他彷彿着了魔了。而當葉利娜噴香的纖指開始溫柔地撫摩着他的手的時候，他竟顫抖起來了。

“亞勒克塞，我親愛的，我的親人，你剛才爲什麼使我這樣痛苦？”他聽見她的熱情的抑制的低

語。他透過一層迷霧，瞧見那美麗的臉兒，烏黑的眼睛，那結實的嘴巴張大着，渴望着，閃耀着牠那白色的素馨花，她的小嘴是濕潤的，動人的……

“亞勒克塞，我情熱地，溫柔地愛着你……”

她暴躁地捻着他的手。

“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偶像，我唯一的愛人，我的主宰，我的導師！哦，千萬不要害怕，我決不會把你帶走的。讓你的家庭，你的同志們，你的職業，你的工作，你的革命——一切你所藉以生活的東西——依然和你在一塊兒。我所需要的，是很少的，很少很少的呀——只要你的信任的警視，你的輕柔的撫摩，你自己私人的利益。……。你是世界上唯一瞭解我的人。亞勒克塞，我沒有你，就要茫然若失呀！我一離開你，老是這樣淒寂不堪。只有你，這樣溫柔而又這樣可怕，只有你能夠瞭解我……哦，那麼你……？你不寂寞嗎？我知道你是很忙碌的，忙着革命，忙着黨務，忙着你的事業……但請真心真意地告訴我，你果真是快活的嗎？你有在誰的心裏找到一顆真正瞭解你的火星嗎。一顆真

誠地關心你的火星嗎？哦，我的意思不是說關心佐丁同志，不是說關心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也不是說關心那爲人夫爲人父的而當然爲別人所關心的“利奧沙”。都不是呀！却是說關心亞勒克塞，我之愛你，不單爲着你的功績，同時還爲着你的罪惡，你的失敗，你的弱點，你的缺點，你的疑慮，你的悲哀。只要你容我爲着你的本來面目而愛你，毫無要求於你！你看，我所要求的，是很少的。但這種小小的要求在我的生命中是有着多麼重大的意義呀！……但請你不要把我從你驅策開來呀！亞勒克塞。不要用那殘酷的冷淡的鞭子來抽打我。我所以給你家族一點糖果，請相信我，我不過帶着一顆純潔的心，想給你的孩子們，給你的妻一瞬愉快的光陰，而使這愉快通過他們又傳給你，只要使你愉快就好了。但你呢，却要給我代價呀！多麼殘忍！告訴我，我的親人，我的愛人，我的亞勒克塞——我一切都是你的——現在告訴我！……？

佐丁覺得，當葉利娜用她嘴唇情熱地吻着他手的時候，她的話語急急地跳過他的腦袋；而在

牠們的面前，他正像蠟一樣地蝕解着。他覺得彷彿有一支芳香的，溫柔的，有黏性的溶岩的液瀉在他的身上，塞住他的嘴巴，使他窒息着了。這不再是葉利娜的切熱的低語——這却是在他的太陽角裏敲打着自已的鉄槌的一種奇異的，漸漸提高的，內在的噼啪的喧聲——冰冷的戰慄流過他的兩腳，他的兩手，他的脊骨，彷彿葉利娜豎起足尖在他面前旋舞着。於是在那漸漸增高的，預示不祥之兆的嗡嗡聲中，他覺得這不再是葉利娜了，却是一架可怕的發電機，一架狂熱地跳動着，在牠自己疾捲的革帶的喧聲中飛動着的機器。他站在牠的面前，被轟轟聲和噼啪聲震聾了耳朵，而這機器儘在怒吼着，叫喊着，用牠那憐愛的悲哀的歎息誘惑着他。牠引誘他，對他喊道：離開你那烟霧瀰漫的骯髒的工廠吧！來！再走近我一點！看呀！藍色的野火的歌班正在我身內跳舞，愈舞愈狂熱，愈舞愈有力量！

“當心呀，亞勒克塞，”有人曾經這樣說，一邊推着他的肩膀。這是一個同志，那製油工人但尼

拉。“你得當心，別讓這機器吞了你。我對你說話，而你却儘在大張着嘴巴！……”

他在狂亂火熱的瞬間很快地記起了這一切。

佐丁吃了一驚，用一隻顫抖的手亂理着他的頭髮。他深思熟慮地移動着身子，站了起來，開始在房裏踱來踱去，讓葉利娜在沙發上哽咽着。

——這一切是多麼愚蠢，多麼愚蠢呀！

他對自己一再重複着這語句，竭力要克服他的興奮和顫抖。

“難道我犯了錯誤嗎？”葉利娜輕聲低語道，向他道罪。

佐丁並不回答，拖了一把冰陰的皮椅放在沙發的面前，點了捲烟，開始說道：

“我不曉得你是否犯了錯誤。那個我不知道。但我得警告你預防一種錯誤。我相信你的舉動是非常誠懇的，值得尊敬的。……但請相信我，甚至像我相信你一樣，我決不可以縱情無度的。我不能夠。我不應該。總括一句話——我對我自己和對你都很抱歉。但請相信我，戀愛是不配我們談的。”

葉利娜暴躁地從沙發上跳了起來，在地毯上踱了兩步，就無可奈何地落在凸突的箱蓋上。

“你千萬不要痛苦。我不過想警告你預防一種愚蠢的錯誤。自然，我不是聖人。一切粗細感情，所有人類特有的本能，對我都不是生疏的。但我的內心還存在着另一種東西，這東西，你是不會瞭解的——我怎樣對你解釋牠才好呢？……這就是階級的情感呀！這是一種驚人的，永生的，強有力的泉源。我從牠獲得所有的力量，我只從牠攝取我親愛的，最寶貴的快樂。至於我內心怎樣產生了此種感情——那我自己也不記得。我所能回憶到的，就是我怎樣在黑暗的地下室中和我那當洗衣婦的母親仝居着，透過窗口望着過路的人們腳，我，一個襁褓的孩子，懂得世界上有些美麗的人兒腳上穿着新靴，但他們的靈魂是冷酷，骯髒，而渺小的，同時也懂得有許多別種人們老是赤腳，骯髒，但他們却閃耀着懇摯和虔誠。當早晨放着汽笛的骯髒的工廠成爲我生命的主宰，而用牠的油膩的煤灰給我們洗禮的時候，我感覺到也有時候快樂會臨到

我們這班黑臉的工人身上來的。於是我從同志們和書本知道了達到此種快樂的道路，……我們走着那些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面前躺着許許多多的困難，許多犧牲，疑慮，動搖，疲乏和懶惰。有時我被那種只想躺在沙發上，而忘却一切的慾望所克服了。……可是那工人階級的呼聲，像雷電一樣地穿過迷霧，給我新的勇氣。牠為我們編織無上光榮的桂冠。牠面前就是蘊蓄在我們心底的幻夢，一種令人心往神移的狂喜，同這種狂喜一比，那些關於女人的念頭就成了無謂的廢物了。牠在我們內心中激起驚人的狂熱。在牠的愉快的力量中存在着情和知。我難道應該遏止了此種感情嗎，應該把牠換成別種東西嗎，應該忘掉牠嗎？……爲了那種耗神喪志的對於一個女人的愛情的體驗嗎？在許多地方，都有大量的糖果——像巧克力一類的東西——但那是配不配我們吃的。我們吃不慣。牠的柔雅，使我們不能從事殘酷的鬥爭，唯其如此，我們就不需要牠。我希望你此刻平心靜氣地懂得要我變成你的愛人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從此

以後，我們必須約束自己，必須毫無怨憤地互相脫離開來，我們依然像過去的關係一樣——朋友的關係！”

葉利娜頭兒垂到膝蓋，默默地用她的手帕掩蓋着緊閉的牙關。塞在她喉嚨裏的那塊東西膨脹起來，直到她忍耐不住而哭泣起來。她慢慢地站起身來，緊咬着雙唇，默默地走了出去，輕輕地在她後邊關上房門。

週遭非常靜寂。一種倦怠和徒勞的感覺侵襲着佐丁。他想自己可以睡覺了；他躺在沙發上，用他的上衣枕着頭。一息兒後，他在微睡中聽到有誰——這一定是亞格菲——戛戛地開動着爐門，爐中的火已經陰下去了。

第二部

閒談像黑洞中的肥胖的蛇，緩笨地爬過全城。牠隨着一個跛脚的老婦跛到一所教堂的骯髒的門廊。牠爬到一個軟弱無力的男子的身跟，他近來已變得圓胖而光潤了；現在當他假裝神聖的樣子在他屈曲的皺紋上劃着十字的時候，他那浮露着青筋的頸肉就沿着他的懶皮領軟軟地拗曲下來。他突然感覺到一種輕輕的撫拍落在他的背脊上。他轉身對他的同伴俯着身子，同伴偷偷閃閃地低語

道。

“你知道……？”

“我們……知道的…… 我們…… 知道的…… 我們……知道的……” 同時教堂的鐘帶着一種超然的神氣送出鏗鏘的聲音。

那嘎嗓子的教堂的執事用一種不響亮的聲音單調地讀着一些東西。那穿着各色相間的十字褙的牧師，皺起蓬鬆的眉毛，在羣衆中衝撞着，搖幌着淡紫色的香烟，在瀰漫着烟霧的神像的隱約的光華面前鞠着躬。

“你聽到摩拉維亞的國王柏林特已向布爾雪維克宣戰了嗎？”

“摩拉維亞的國王柏林特嗎？……沒有，我沒有聽到過那個！在那一方前線呢？”

“聽說他是由海裏來的，同着飛機隊，飛機隊，飛機隊！槍炮浮在水下，向空中放射；沒有誰能看見牠們，但牠們却能制敵人的死命！聽說本星期內他準到這裏。這就要結果了那班共產黨員。”

“你剛才說‘從水下向空中放射’嗎？那麼他們

究竟用什麼東西射擊呢？槍彈在水裏不會濕了嗎？”

“槍彈裏邊不是裝着火藥的呀，先生。牠們是施放毒氣的。你一呼吸牠，就得悶死！”

“我們躲藏在那兒好呢？”

“我們將得到訓令，教我們坐在地下室中，直到所有的布爾雪維克都被撲滅了。”

一個同伴一心一意地傾聽着，他的眉毛豎了起來。在他旁邊，站着一個喉下掛着一個大腫瘤像塘鵝一樣的女人。她那塗粉的鼻子從飾着一根濕污的駝鳥毛的絲絨帽底下尖削地掛了出來。她那動人憐憫的嘴巴是張開的，像火鷄擒獲環繞着他的頭兒嗡嗡作聲的蚊蠅一樣貪婪地諦聽他們的談話。

低聲的閒談旋捲着，混和着陣陣的香烟和燭烟，很快地散布到全體聽衆的耳跟。

“你們知道……？吁……吁……吁……你們聽到……？吁……吁……吁……”

“那班共產黨員像老鼠一樣地放棄了船隻 …

…吁……吁……”

“特洛茨基親手把列寧割成了肉片……用一把剝肉的屠刀。……我可以發誓的呀！如其不是，就給我打死好了……吁……吁……吁。……我的姪子剛從莫斯科回來……昨天……他親眼看見的……吁……吁……吁……。他在克蘭姆林——在食糧分配局服務的……”

“什麼話？……你說什麼話呀？……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嗎？

一陣含有敵意的擲檣瀉了出來，打擊着這老婦人。她不顧死活地重新鼓起了勇氣：

“你說什麼呀！阿彌陀佛！你不要叫他共產黨員！他完全不是這一類人！你總不期望他餓死的……吁……吁……吁……他因此就在那些野蠻人中混了一個飯碗……但願那屋蓋倒塌在他們的頭上！”

“但你聽過伊格那的夫此刻像一隻狗一樣噁待斃的消息嗎？昨天他們整日不斷地爲他請這個醫生，請那個醫生。……他的臟腑從肚皮中凸出

來了，這該死的傢伙！這完全由於喝酒過度的緣故。……我們希望他死得不痛快，死得很可怕呀！該死的傢伙……”

“我聽說昨天他們在切卡槍斃了一百多個。他們逮捕了一千個，槍斃了八百！其餘二百名聽說是給自己贖出來的……吁……吁……吁……”

“他們贖了多少錢？”

“贖價是各人不同的，而且用不同的東西贖的……聽說有些付了十萬錢……有些用麥粉贖，有些用金子贖。……這班吃人的東西，只要能抓到手的，都拿了去！”

“聽說他們釋放房卡·克拉沙維的時候，拿進四條波斯地毯，四隻金剛鑽耳環，二十萬現錢。……我所說的就是那個教會的長老福馬·伊格那的支的教子……”

“小牧師呀！就見那大慈大悲的民珂拉斯！老天爺！什麼時候我們能夠結果了這班劊子手呢？……哦，聖母呀，救救我們，憐憫我們呀！”

“……但你知道柏林特的馬克沁連國王正從

水下來到這裏，而用槍炮放射毒氣嗎？……吁……
吁……吁……吁吁吁……”

閒談像香一樣帶着淡紫色的烟霧湧了起來，
盤繞着牠的霧氣，瀰漫全城。

閒談像蛇一樣爬了開去，爬到城外，爬到那些
裝滿了面貌醜惡的工人的工廠。

閒談爬過 那些從大清早就在尚未開門的倉
棧面前等着麵包的行列。他們像腐爛的烏黑的鐵
路枕木一樣扭身屈背，排成了密密的行列：帶着捆
包的矮小的老婦們，用父親或母親的大衣覆在頭
上的孩子們，營養不足的主婦們，黃面，爲飢餓咬
噬着，工人們……帽子拉下蓋在面上，兩手插在褲
袋裏，兩眼枯燥，發紅，像煤火一樣，灼熱而板滯……
…嘴巴緊緊地閉着。

只有一個老太婆用無齒的喋囁打破當面的靜
寂：

“主呀，哦，主呀，這種可咀咒的生活究竟什麼
時候會了結呢？我的小房雅已經不能起牀了。他害
着血斑病，快要死了！”

工人咆哮道：

“咄……聽她呀……閉嘴！”

“你自家閉嘴！你是瀉意的呀！你每天可拿到半磅麵包！但我是按照第二等的規定領取的，只有四分之一磅，而且不是每天都可領到。這完全是依據你們的可咀咒的法令呀！其中又有這樣多的禾屑，牠一進嘴，就擦着你的嘴巴！唉，我的天！”

“我們已到了非常困難的境地！”一個穿着一身破爛的衣服，戴着帽子的男子插嘴道。“一切都應該改良，但我可不知道牠們會改良到怎個樣子。他們一向在‘解放’我們，直到魔鬼抓去了我們，我們這些同志，這些高貴的委員！但現在看起來他們似乎不能撐持很久了……聽說某將軍……”

“閉嘴！……散丹！我要你閉嘴！”

他的帽子低低地托在前面，兩手插在褲袋裏，兩眼枯燥，發紅，像煤火一樣。

但在那入口站着一個衛兵的灰色房子的堅固的厚厚的牆壁裏邊，工作照常進行着。

2

佐丁狂熱地用手指梳着他的栗色的頭髮，把他像麥束一樣地從這邊掠到那邊。當他聽卡茲曼說話的時候，他皺着眉頭。卡茲曼，駝背，鬚髮，放肆地坐在椅中。眼鏡架在他那懶伸着的鈎形鼻子的曲腰上；他的舌頭不斷地舐着凝集在口唇上的唾液。

“是的，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我們的偵察員索珂爾和士逢斯基在這裏街上那旅館旁邊清清楚楚地看見哈開——是的，就是這個哈開。他們就追着他。他爬過一道籬垣，溜進一條衚衕裏，跑了。他們開槍，但當然沒有什麼用處。那裏統統都是衚衕和小巷，而且那時天色又暗下來了。他就無影無蹤地不見了。他們給那全帶地方搜查一過。他們發現了當他跳過籬垣的時候，落下一只鞋。我們沒有一張他的照片可以給我們全體偵察員看一看，這實在是太不幸了，因為如果我們有了一張，立刻就可以捉住他的。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他會

再度偶然地衝進索珂爾的視線。我教他在那旅館的週圍巡察着。這就是關於哈開事情的全部；此次他雖然脫逃了，但他依然留在這一帶地方的。

“現在再談另一件事情：我總覺得帕夫羅夫是應該被撤換的。他從前在波沙金的案件中所施用的詭計，你總記得，畢竟是非常可疑的。而現在又出了這一件金鋼鑽的事情，他企圖不給我知道，自己從孚民把牠拿了去。他現在竭力證明這件案子毫不重要，顯然企圖着取消了牠。我們應做的事是很明顯的：暗中偵察他，如果發現了什麼劣跡，就給他清了出去，送到達克荷甯，送到參謀本部……”

一種奸詐的微笑，掠過卡茲曼的悻悻的黃面。他那懶伸着的鈎形鼻子的尖端激烈地抽動着。

“很好，亞布藍。你以為怎麼樣好，就怎麼樣幹吧！”佐丁默想地同意道。

“還有一件事情，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卡茲曼用他的喉音再說道。他似乎有點惶亂，他的眼睛一動也不動地釘視着他的指甲。“和帕夫羅夫

同時——不妨給另幾個人也清出我們的轄區。我不知道你的意見如何，但我深深地覺得利浦雪維支是不大合我口味的。”

“對的，對的，”佐丁點着頭。我自己本來也想向你提議這件事。”

“此外，你得知道，還有那個……凡爾茲？”卡茲曼很快地說，彷彿覺得自己有點難爲情似的，但同時却直望着佐丁的眼睛。

“卡爾茲？……我……却不以爲然。”佐丁帶着勉強的笑容說道，同時紅起臉來。

“你過於信任她了。請你當心，不要犯了錯誤，”卡茲曼固執地說，垂下眼睛。

“說吧，說吧，亞布籃！我知道你此刻在轉着什麼念頭，我可向你保證，這是毫無意思的。她儘管誘惑着我，但訂合同是需要雙方同意的，而我決不爲她所惑。這樣就沒有什麼可怕了。而且，因爲我給她拔出污溝，給她職業，她像一隻狗一樣地感激我。現在，我親愛的朋友，她爲我們赴湯蹈火也是願意的。請你想想在過去的，即所謂已了的案件

中，她發現了多少新的線索呀！”

佐丁勝利地微笑着。卡茲曼蹙着嘴脣。

“不對，亞布籃，我爲凡爾茲辯護。你對她懷着偏見，是因爲她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呀。說吧，說吧！”

“你知道得最清楚沒有了，”卡茲曼點着頭，爲對方的辯論所屈服了。“但……”

孚民在門口出現了。

“你好呀，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你好呀，亞布籃·馬以森支！我此刻一直從伊格那的夫那兒來。他正預備召集你們，因爲在電話上講話不大方便，而此時我剛剛碰巧要到這裏來。我親愛的朋友們，他告訴我一件奇案，今天一個郵差送給他一包從莫斯科寄來的東西。在莫斯科，他們發見了關係社會革命黨的‘鬥爭團’的線索，但中心線軸却正在我們的區域內！就在我們的‘警備的眼睛’之下，就在沿着北路鐵道十俄里路外的奧塞尼珂伏的一個別墅裏，這個小小的強盜團住居着，得意着，而且還預備有所舉動。……你們爲什麼吃驚？這祇不過

是一段導言呀。故事本身還沒講到呢。……他們的工作就是要劫掠國民銀行的出納員。不過這種陰謀，我親愛的朋友，是很周密的。現在我們如果要把他們全體捉住，那麼我們必須派一個人，或至多不得超過二個，先去偵察，檢查那兒所有的出入口，於是當他們全體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們就出其不意而襲擊他們。你們既然都在這裏。……你自己拿去看吧！”

他狡惡地微笑着，在一把適意的椅子中坐下。佐丁和卡茲曼急急看完報告，看的時候哼了不少的驚歎。

“我們派誰去好呢？誰去好呢？”佐丁說，一邊站起身來，兩手插進衣袋裏，眼睛望着孚民。……庫利珂夫如何？”

“你知道什麼呀？”卡茲曼跳了起來。“讓我親自去吧！”

大家靜默了一會兒。

“那麼最好沒有了。如果你情願去，就請你動身吧，”佐丁說，“這是一件非常嚴重而有趣的案

件。但你得聽我的忠告，親愛的朋友，帶一個人同去幫你忙。庫利珂夫——或達格民斯都可以。一定要把我們的伏兵布置在離他們最近的路線上。這樣我們一定可以給他們包圍起來。”

“很對，很對，”孚民同意道。

卡茲曼兩眼閃着光。對於這件緊要案子的未來的展望所給予他的昂奮，使他長起翅膀來了。當他踱過地板的時候，他彷彿飛過這間房子似的。

“我要帶達格民斯一同去。他是一個有經驗的傢伙。”

3

在一間灰暗的小房子裏，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專心致志地審閱着一件案卷。她甚至站起身來，一隻膝頭跪在椅子上。她那質素的衣衫帶着輕輕的縐褶飄散開來，雅致地蓋着她的頸項和兩臂。

——彼底亞·朱特金！老朋友！你也在這裏嗎？

她的微笑中現露着驚異和快慰。彼底亞·朱

特金在她的吃驚的記憶中活現出來：一個耳如牛蒡葉，貌如受驚的母牛的鄙野的傢伙，穿着時式的燕尾服和開胸開得很低的背心，胸前露出打縐的襯衫；他的兩手老是濕的。

——是的，就是這個人：彼奧特·伊凡諾維支·朱特金，一個商人的兒子。

她回想起他的快活的哄笑，回想起他的態度的粗魯。在革命前的鍍金少年的上流社會交際界中，他老是作為一個扮演惡作劇的主角而被邀請到他們的宴會席上。他所以受人歡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富逾百萬的珠寶商人的獨養子。

——彼奧特·伊凡諾維支·朱特金！誰不知道他呢？

葉利娜記得有一次，當他喝酒喝到微醉的時候，他已給她的胸衣裏邊塞滿了價值十盧布的金幣。她伸手摸到自己溫暖的肌肉，貪婪地抓出一把一把別人給她的冷冰冰的金幣，同時別的同伴就哄笑起來：“伯伯又要扯彼底亞的耳朵了！這是一種很費錢的惡作劇呀！哈，哈，哈，哈！”

葉利娜急急地再從案卷中查一查這件案子；知道他已在裏牢關了三個月了。她驚異地吹起哨嚶來。我總猜不透他被捕的原因！他究竟幹了什麼事呢？

有一次他一個老朋友，一個官員，由於他們過去的友誼關係，碰巧同他一塊兒混了一夜，而當那朋友被捕的時候，就許發出這件事情。這就是案情的全部。沒有任何別的證據。檢察的工作早就告終了，而且案卷上還有附註，說那個官員已被槍斃了。還有檢察官的申請書：取消本案，釋放朱特金。但案卷上卻沒有本案已被實行的符號，報告書中也沒有說明他已經開釋了。因此這件案子就延擱下來。那個檢察官維利克利夫曾爲了緊急的事，而匆匆被召到莫斯科去了。關於朱特金的案卷已被列入已了的案卷中了，而朱特金卻依然在牢獄中，大家都給他忘了。

葉利娜跳了起來，半走半跑地一直衝到鄰室沙蘭珂那兒。

“我可以看看囚犯們的名單嗎？”

他的姓名列在字母“C”的下邊：“朱特金，彼奧特·伊凡諾維支，四十五號牢房；檢察官：維克利夫。”

在回到自己房裏的時候，葉利娜回想起這瘦長朱特金，就呵呵大笑起來。

——哦，不打緊，兄弟。爲了紀念過去的關係，我一定要援救你。明天你就要自由了。我立刻就把這案卷拿給佐丁，請他簽字釋放你。

她又愉快地呵笑起來。

——明天你就會像一隻鹿一樣跳躍着，以獲得你年老的媽媽和爸爸的歡心！

她忽然嚴肅起來。她默想了一息，緊咬着嘴唇，向空中凝視着。她於是從從容容地，小心翼翼地把報告書放在一疊文件的下邊，惴惴不安地看看四週。她看不見什麼人。她就欣慰地歎了一口氣，一直走到卡茲曼那兒。

“亞布籃·馬以森支，今天我覺得有點不滿意。我可以回家去嗎？如果到傍晚我覺得好了一些，我就回來。但此刻我委實坐不下去了。我可以

去嗎？”

亞布籃的心思完全不在葉利娜的身上。

“好的，好的，……你去吧。”

像一個愛玩惡作劇的小女孩，在她的教師面前怯生生地走着，她的頭莊重地垂着，以掩蓋她的鬼頭鬼腦的眼色，抑制住她內心的狂喜——葉利娜也正如此，她彷彿真的病了似的，帶着十分沉着的神情，當心地走下樓梯，直至她到了街上。在她頭上是清明而無雲翳的蔚藍的天空的柔和的靜謐，而下邊那倥傯的人類的喧聲，有如從關着一個患肺癆病的囚犯的牢房裏傳出來的單調的，令人喪氣的咳嗽聲。

4

葉利娜倉皇急走着，她走路的時候，她的頭往前彎着。她賊頭賊腦地向週遭探望着，假裝讀着貼在轉角的牆上的報紙。她開始奔跑了。她那堅硬的鞋跟踏碎了鬆脆的霜冰，在成層的冰凍的料囊中震響着。

她認得那座從前屬於朱特金氏的拱形的微灰色的石造房子。她急忙忙地走到大門的時候，發覺了牠被木板遮塞住了，那些玻璃門都被封閉了。隨後，在黑暗的側門中的一塊木板上，她念着：“I. P. 朱特金，十七號門牌。”她一直走進箭桿一般的天井，在牠的多冰的小路上滑溜着。她的眼睛巡視着門上的數字——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啊哈！

她托着粗糙的鐵欄干，登上石造的扶梯，經過上邊劃着粉筆號碼的門口，一直走到三層樓。廢物，廚房，和貓的混合氣味，向她襲來。她面前就是十七號門牌的門口。她當心地用銅門鎚輕輕敲着門。沒有答應。她更加執拗地敲着，激起一種戛戛的回音。後來她聽到匆急的足步聲和吃驚的問話：

“誰在那裏？”

“我得會會伊凡·彼得洛維支·朱特金——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他不在家。伊凡·彼得洛維支出去了。”

她默默地等待着。門內那個人顯然在等待着

她回頭走。

“你看他有什麼事情？”

“我從他兒子那裏來的，從彼奧特·伊凡諾維支那裏來的，”葉利娜說，假裝出和對方同樣的神態。“我一定要會會他——立刻要會他。不要害怕。你難道不能從聲音中聽出這是一個婦人，不是一個強盜嗎？”

門門軋軋地響着，門稍稍往後一滾，抵在鏈條上，於是重新關上，鏈條的一端格格作響，而接着門就大開着了。

“請進！”

開門的是一個披着披巾的矮小老太婆。另一個圍着花邊領子而形貌比較風雅的老太婆，站在內門口，帶着懷疑的神情望着葉利娜。這兩個老太婆惴惴不安地給她從頭至腳打量着。

“伊凡·彼特落維支同他的女人開會去了。……每個月第四星期；他們老是很放蕩的……離這裏並不遠——就在那聖教堂。他們一息兒就會回來的。如果你是從彼奧特·伊凡諾維支那兒來的，

那麼請坐吧。他們爲了他們兒子的事情真是懊惱死了。你只要想想他已在那兒關了三個多月，就知道這不是好玩的事。每禮拜三我們同他的母親安娜·柴柴利夫娜去那兒，帶一些麵包和牛奶糕給這可憐的孩子。他很愛牛奶糕的——我說彼奧特·伊凡諾維支。我們不知道上帝爲什麼要責罰我們，”那個披着披巾的矮老太婆儘在嘮叨着。

“你是誰？”那個圍着花邊領子的婦人問道，一邊慢慢地更走近些。

“我是彼奧特·伊凡諾維支的一個朋友。我發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這對他許是有幫助的。但我一定要看看他的父親伊凡·彼特落維支。”

“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兩個婦人異口同聲地驚喊着。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什麼意外！正是相反，我倒發覺了：我們要立刻使彼奧特·伊凡諾維支出獄，也是可能的，所以我就來此商量這件事。”

“哦，謝天謝地！……請坐。伊凡·彼特諾維支早該從會場回來了。請你到飯室裏去好嗎？請這邊

來，”那圍着花邊領的婦人請道，很有禮貌地開了通到走廊的門，從那兒走到飯室。

飯室是淒寂而黯淡。帆布的窗幕是拉上去了。但房窗對面的石牆却把光綫遮住了。一隻金絲雀在侷促不安地掙動着，當牠在籠裏滾動的時候，麥粒偶爾落在窗台上。在角落裏，在一個放着飾着金箔的神像的櫥架底下，一盞油燈在閃爍着，燈光透過不明亮的微綠色的玻璃。一隻黑橡木的掛鐘在單調地搖盪着牠的擺兒。在那黑油布的檯布上，放着蓋着布巾的食物。靠牆放着的那些大橡木椅，像哨兵一樣地防衛着一個笨重的碗櫥。在一張也是橡木做的寫字檯上，放着一個袋子，從牠裏邊滲透出一些東西來。

——這一定是葡萄或是梅子。聞來有一股香味。

她的兩眼在房裏巡視着。

——他們似乎還很富裕似的，雖然這裏沉悶不堪，而且像貯藏室一樣黑暗。我決不願意過着這樣的生活。

她爲一種遙遠的不清晰的聲音所驚動了。牠們是從廚間那兒來的。顯然朱特金氏夫婦已經回來了。那高架子，皺臉皮，頭髮蒼白，鬍鬚蓬亂的朱特金，在極度的昂奮中衝進飯室，裹在他的皮大衣裏像一隻豪豬。他老婆跟着他，像一隻鴨一樣在他後邊搖擺着，企圖從他的腋下衝到他的前面。他們稍稍停一息兒，惶然地看着葉利娜。

“你從我們兒子那兒來的嗎？”他們驚駭地問。

“他發生了什麼事？你說他們要釋放他了嗎？”

“他是可以出獄的。是的……我想私下同你談談這件事，如果你願意的話。”

難堪的靜默。那兩個老太婆的警視，轉向伊凡，彼持洛維支的沉鬱的眼睛，徒然地在他那嚴肅的雙眉底下搜求着鼓勵和抵禦他們的寂寞的防護，

“好，如果這是祕密的事——”他用一種緊張的含糊的聲音說道。“請你同我到我的書齋裏去好嗎？”

他領她走過會客室，開了一扇門，門上掛着一

條毯子。

“請原諒我——我們現在沒有一點兒熱力了——我們全體都盡量使自己適意，整日躲在飯室裏，臥房裏，和僕役房裏。”

這間寬大的房子朝着街道。窗簾並沒有放下。塵埃蓋滿了器具的覆罩，畫幅統用紙張罩蓋着。赤裸的梗木地板，冷淒淒地閃着光。書齋裏毫無秩序。牆邊，許多件器具一塊兒堆在別項器具的頂上，一捲一捲的厚毯夾在下邊。裝在牆上一個退色了的鍍金的相架中的，是一張瑪格達列尼 (Magdalene) 的畫像，她在一個陰暗的洞窟背景襯托之下沉思熟慮着，她的兩乳下邊襯托着一本厚笨的書，而她的光輪則像一個破損了的價值五戈比的錢幣一樣沒有光彩。在瑪格達列尼的下邊，放着許多罩着粗麻布的箱子。在近旁的地板上，有麥粉的形迹，而從那些箱子裏發散出來的些微青魚的氣味，使人可以猜出箱內的物事。

一張罩着深紅色的檯布的寬大沉重的寫字檯上，放着一個大墨水台，上邊飾着許多小鹿。這些

蓬蓬鬆鬆的小畜牲似乎在牠們粗陋的形態中硬化了，同時又彷彿爲瑪格達列氏的下垂的乳房的倦態所壓迫。朱特金推了一把罩着綠色椅套的半圓形的安樂椅給葉利娜，自己在另一把光滑的木椅上坐下，這椅有一個寬闊的弓形的彫刻成的東西，以代替椅背的。他默不作聲，彷彿在等待着對方自討麻煩似的。

“你要知道，我是你的兒子彼學特。伊凡諾維支的一個老朋友。……這就是說，我們以前時常會面的——在雙方的朋友的家中。……我一向是做女戲子的，我們在戲院中時常見面的，”葉利娜帶着幾分惶亂的神情開始說道。“總而言之，我認識你的兒子很久了，我祇願他平安。”

老人帶着一隻貓的耐性依然等待着。由於潮濕的房間的刺骨的冷氣，她的身軀突然緊縮攏來了。

“但現在，你要知道，我發覺了他是在一種嚴重的危險中。我碰巧有幾個很好的朋友在“切卡，裏辦事，他們告訴我……”

朱特金切熱地凝視着她那微染口紅的冷漠的嘴巴。

“請你不要驚嚇——雖然你的兒子是面對着很嚴重的局勢。你得知道，他或被鎗斃，或被釋放出獄，二者是可以自由選擇的，他的命運明天就要被決定了，而這權是操在一個人的手裏，這人，你，很可以運動他的。”

“這個人是誰？”

“‘切卡’的主席——佐丁。”

朱特金頹然地倒下了。他的兩肘在檯上滑了開去，他撐着兩手，往前傾跌着。他的身軀縮進皮外套裏，好像一隻受驚的蝸牛。只有他那新剃的灰色的頭露在外面。他那突出的下唇顫抖着，眼淚從濕潤的眼臉跌下，滾下他那未刮的，鬍鬚蓬鬆的下頷。

“我對這有什麼辦法呢？”他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低聲哽咽地說。

“你真是一個奇怪的人呀！我已把目前情形講得很清楚了：你的兒子的命運，謝天謝地，是操在

你自己的手裏；這是由我擺布好的。你一定能夠很容易地救他的性命，使他明天不會吃鎗斃。你只要自己預備好一點東西，明天中午把牠交給別人就得了。”

“我得預備好什麼東西？”

“二十磅金子。”

老人站起了身來，他的嘴巴無力地往下張了開來。他喘息着，兩手撐在檯子上，使不致跌倒。他粗聲呼吸着。

“二十磅！……二十磅！……二十磅！”他低語道，彷彿爲她的話語壓倒了。“二十磅金子？……我到那裏去拿呢？……我的天呀！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的兒子完全被牽入一個非常險毒的陰謀裏。我已想盡了方法去營救他，可是此後却想不出別的法子了。自然，如果你不能設法營救——那麼請寬恕我來打擾你吧。不過後來不要責怪我。我總警告過你了。”

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傲然地扳起面孔，帶

着不自然的態度站起身來。

“你到那兒去呀？今天有什麼事呀？朱特金發起歇斯的里亞來了，抓住葉利娜的外套，捏住他的手。隨後他又頹然倒下了，頭兒倒在櫃子上，盡情喧然地哭泣着。

“彼の支卡！我親愛的小兒子！怎麼辦？到底怎麼辦呀！到底怎麼辦呀！彼の支卡！”

門限上出現了他的妻子。她已經脫下她的皮外套，他身上穿着灰色的衣衫，看來有如肥胖的小麻雀。

“伊凡·彼特洛維支！你爲什麼事？”她一邊哭，一邊衝到她丈夫的身邊。

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帶着悠然自若的傲慢看着這幕活劇。

“彼の支卡有什麼事呀？”老太婆驚喊道，像一隻挑戰的母鷄對葉利娜昂頭作勢，同時抓住她丈夫的皮大衣。

“安尼塔！我親愛的！彼の支卡！……我們的彼の支卡！……明天……許要死了……許要吃槍斃！”

……”朱特金咆哮道，狂暴地哽咽着。

老太婆依然抓住她丈夫的衣袖，跌在地板上，開始大聲號哭起來。

葉利娜在地板上輕輕敲着腳。她變得不耐煩了。

“我真不明白呀！我完全不明白：你們是有錢的人。你們向來用鎊量金子的。而現在你們却在號哭，捨不得二十鎊金子去救你們兒子的性命。再會吧！”

她憤憤地從衰弱的老頭子的兩手中扯出她的外套。

“等一息！等一息！看基督的面上！”

朱特金發出粗嘎的喉音，在她後邊跛行着。老太婆跟着他，號哭着！搖擺着，濕透了眼淚。

“哦，現在還有什話說？”葉利娜憤憤地喊道，驕傲地在房中央大搖大擺着。

“但你此刻跑到那裏去？讓我們想一會兒，……讓我們清醒過來……讓我們給這事情考慮一下吧！”

“我真的沒有功夫。’她蹙起豐潤的嘴唇，她的濃密的睫毛蓋住她的眼睛。“而且，這是祕密的事，我不想多所嘍舌。”

這對老夫妻互相扶了起來，給她拉回書齋去，書齋裏的瑪格達列尼的畫像俯臨着下邊的青魚。

“真的減少一點就不行嗎？”伊凡·彼特洛維支說，他的淚水模糊的乞憐的眼睛轉向葉利娜。

“他們明天索取二十磅金子，安尼塔，”他用一種窒息的聲音向他妻子說明。

他妻子用手怕揩揩自己的眼皮和鼻子，狂熱地哽咽着，於是把她的乞憐的眼睛轉向葉利娜，等待着答復。

“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傢伙，伊尼·彼特洛維支。你做事情彷彿在做生意似的。你以為人們對於這種事情還講價錢嗎？如果有人給你恩典，有意救你兒子的性命，那你就應該謝天謝地，因為他們並沒有向你索取一鎊金子呀。”

“如果牠不是立刻就繳付就好了！我到那兒去拿這許多金子呢？”他拋出兩臂，做着無可奈何的

姿勢。

“明天中午，你得把牠全數預備好——不折不扣，”葉利娜乾脆地說。

“伊凡·彼特洛維支！”老太婆可憐地喋喋道。

“你就把我所有的戒指，手鐲，金牌，以及你的錶和錶鏈統統拿去吧！我們的兒子是比這一切還要值錢得多呀！”而接着她又在一陣慟哭中顫慄起來，

“那還不夠呀，老太婆，”朱特金囁嚅地說，在默想中皺起眉毛。“我不知道我們能否從朋友們借得。但向他們借有什麼用呀？他們是不肯借的！看上帝的面，減少一點吧！”

“我已同你說過了，絕對沒有價錢講的。”

“我們付給誰呢？假如他們作弄我們呢？”

“不要擔心。事情都會擺布好的。我當負責給你一切都弄得穩穩當當。”

——但我將怎樣去擺布牠呢？爲什麼我事前不把這一點想一想呢？

“明天中午你把金子預備好，”牠拖長聲音說

道。“到那時我們就釋放彼奧特·伊凡諾維支，大家都滿意了。”

“這是說他出獄時我們付金子嗎？”朱特金提議道。

“不對。爲什麼要到他出獄時付呢？”葉利娜改正他道。“我們要在‘切卡’預備好一道釋放他的命令，在這道命發出時，你就付金子……”她喋喋地說，給她的話語噙住了，“……他們看到這命令，就會釋放你的兒子。”

“你該知道，夫人，小姐……請原諒我，我是一個老頭子……”朱特金用鼻音急急地說。“我對於這種事情不大內行。但我在這裏有——他就住在這座房子裏——一個老朋友，發舒律師。不要害怕呀！”他看出了她不贊成的姿勢，突向葉利娜側過身子。“我對他一向沒有什麼祕密的。一切都是公開的。而且，請相信我，他是像坟墓一樣地沉默寡言——一個完全可信賴的人兒。得了你的同意，我就去請教他，立刻就得到回來。”

重載着苦惱的老人匆匆曳出房門，彷彿唯恐

葉利娜許會改變她的初衷，而在他未回來時就出走了。

5

安娜·柴卡利夫娜揩了她的眼淚，向葉利娜投了一眼像穴鳥一樣的迷朦的瞥視，葉利娜坐着沉思默想，侷促不安，扯着她外套的皮毛。從遠處飯室裏襲來金絲雀的唧唧的叫聲，在葉利娜的記憶中喚起春天的日子，喚起了春天新鮮的綠葉和牠的息息不同的聲響。

她懊惱起來了，因為，爲了或種奇特的原因，那些關於小鳥和膨大的新芽的極度甜蜜的思想，這時竟爬進她的腦袋裏：在這冷氣逼人的坟墓似的書齋的骯髒的廢物堆中，在這不愉快的磋商的半途中。

——但我爲什麼不應該想呢？爲什麼不應該呢？……我用這些卑賤的黃金可以買到多少陽光和快樂呀！……

這些思想使她吃了一驚。她的心兒快活得跳

躍起來。

——不過這件事我非幹到底不可！

她用這個想頭鼓勵她的夢想。

遠處傳來門扉開關的軋軋聲。匆急的模糊的脚步聲混和着愈走愈近的人們的奮熱的談話聲。那門扉的軋軋聲愈來愈近了。那隻金絲雀受了驚駭，在籠中拍動着。足步聲急急地響過會客室。一個人緩緩地，輕輕地，疲乏地走着；這是本屋的主人。另一個人的鞋子在硬木地板上很快地啣啣着。那掛在門口的毯子是被掀起來了，葉利娜在本屋主人的疲乏的身軀背後瞧見一個捲縮的矮小的男子，頭兒剪得光光的，架着金邊眼鏡，還襯着像啣齒動物一樣的數珠似的灰色的眼睛和露着窘態的狹長的臉龐。

“我是發舒，”他說，一邊曳着他的小脚鞠了一躬。“伊凡·彼特洛維支已經告訴我，”他繼續說道。他向垂頭喪氣的朱特金投了一眼恭敬的瞥視，但看來好像他對朱氏搖着一塊灰色的骯髒的爛布片似的。“不過，關於他兒子的事情，你的具體提議

究竟是怎麼樣的？”他問，又好像搖着一塊骯髒的爛布片似的給他瞥了一眼。

“他們的兒子彼奧特·伊凡諾維支現在關在‘切卡’的牢獄裏，”葉利娜沉靜地開始說道“明天他要吃槍斃了——”

那個老太婆由於痙攣而屏息了，淚水又出現在她的兩眼中。朱特金咳嗽着，更加縮進他的皮大衣裏了。

“——就是說，他定要吃槍斃，除非這兒這幾個人去營救他，”葉利娜改正自己道。“救他是很容易的。只要把重要的人員運動倒一個就得了……到了第二天，彼奧特·伊凡諾維支·朱特金就得自由了，”

發舒在自己拉過來的椅子上坐下，手指在自己的兩膝上彈着，他那老鼠一般的眼睛到處閃射着。

“你剛才說需要多少錢呀？”

“二十磅金子，或用貨物抵，或用金錢抵，”她冷淡地回答。

“啊唷！”精明的發舒喋囁道，一邊透過眼鏡向垂頭喪氣的朱特金夫婦投了一眼同樣枯澀的警視。但立刻他又帶着舊式的對待婦女的禮讓，轉眼對着葉利娜了：

“請原諒我！……這種事情——你自己總該明白——是需要慎重考慮的。你是誰？你肯允許我看一看你的證書嗎？……你的建議太重大了，不能立刻就決定的，而且，你自己也總明白，一種認真的談判是需要認真的程序的。”

他的小眼睛迷失在他的眼鏡的閃光中了。

葉利娜深深地紅起臉來，輕蔑地努起上唇，從她外套的裏袋中掏出她的證書，交給發舒。

“我在本地‘切卡’辦事。我是主席的秘書。”她的棕色的眼睛在下垂的睫毛底下浸溺在一種羞赧的浪波中。“我希望你們此刻總相信我了——總懂得目前處境的困難。你們不能期望主席親自到這裏來呀！”她傲然地拖長聲音說道。

“哦，是的，真的。我們懂得的呀！”發舒搶着說，謙恭而惶亂，連忙把貼着她的照片的證書還給

她。

“我們怎麼辦呢？”發舒轉臉向朱特金問道。

“我不知道，”朱特金用一種枯澀的聲音答。

“你自己是知道的，我沒有這樣多財產。”

“你什麼時候一定要牠呢？”發舒又對葉利娜問。

“明天中午。你必須全數給我。給我以後，到了傍晚，彼奧特·朱特金就得恢復自由。如果你們不這樣辦，要救他的命是不可能的了。你們就永遠看不見他了。事情是這樣的，”他狠狠地爲她自己辯護道，“他深深被牽累進那件案子，他本要直捷了當地被執行死刑的。如果我，彼奧特·伊凡諾維支的一個要好的老朋友，不幸而勸誘不動那個要人，”——她的眼睛向發舒狡猾地閃射着——“那麼就是運用我所提出的辦法，也是不能使他出獄的。”

“請原諒我，你說接到金子後就釋放他，這有什麼保證呢？”

“請允許我問你一聲——那個呆子肯在沒有保證自己一定可以拿到對方所允許的報酬以前去

救他的命呢？”葉利娜反駁道，努着嘴唇。

“但請原諒我，”發舒指點道，他的眼鏡閃着光。“萬一我們這方面不履行條約，你們依舊能夠重新逮捕他的。你們一點沒有冒險的。他，正如我們全體一樣，是在你們的手中的呀！”

他在椅中搖擺着，眼睛並不離開葉利娜，葉利娜的臉龐是緋紅的。

“你對於‘切卡’存着錯誤的觀念呀！”她說，慢吞吞地吐出她的話語，企圖掩飾她的惶亂，同時切熱地左思右想，力圖避免發舒加給她的圈套。“主席不能允許自己朝三暮四。他不能夠今天釋放了一個人，而明天又捉住他。他如果要這樣幹，那遲早也要向全體會議提出，牠也許不會常常贊同的，或者……要求比現在多四倍的金子，”她急急地，愉快地說了，爲了她自己的聰明而狂喜起來，同時得意揚揚地用一種勝利者的警視打量着發舒。“無論如何，我總不明白這一切談話的要點。我的提議是清楚而明確的。如果你們不能或不願接受的話，”——她轉臉對着朱特金，移動着身子，好像要

從椅中站起來的樣子——“那麼我只好走了。”

安娜·柴卡利夫娜無可奈何地開着嘴巴，她用手怕壓住她的眼睛。朱特金竭力要掙起他那軟垂的下唇，在絕望中戰慄着！此種絕望就在他那乞憐地從葉利娜轉到發舒的眼睛中反映出來。發舒咳清喉嚨，又恭恭敬敬地鞠着躬，帶着被感動的和順俯下頭來。

“不要那樣說呀！不要那樣說呀！你有什麼用意呢？我們同意好了！我們總得設法湊集必需的數目，但我們以十二分誠意請求你把期限稍稍展緩一息兒，萬一我們不能湊滿全數，或稍稍缺少一點的話。伊凡·彼特洛維支並沒有像你們所設想的那樣豪富。他從前所有的貴重物事都是放在保險箱裏，統被沒收了。他同他的妻子將不得不去看訪他們各方的朋友，請求每一個朋友把自己往日的財產的殘餘隨便拿一點給他們。”當他每出一言而點一點剪得光光的頭的時候，他的眼鏡就恭恭敬敬地對朱特金跌了一下。“我希望你不要太嚴格了。”葉利娜聽到這一點，就給眼睛眯得小小的。

“還有，我們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給你金子呢？這個手續不是完全沒有險的，牠也許會給你們同時也給我們招致嚴重的惡果的。”

“這是我們的事情，”葉利娜說。“你們把金子預備好，明天我就來拿，同時帶一紙簽好字的釋放彼奧特·伊凡諾維支的命令的副件來，你們就給牠保存着當作證據，當作我們方面也得履行條約的保證。同日黃昏，至遲不過半夜，彼奧特·伊凡諾維支當被開釋，就會回到他家庭的懷抱中來。”

“好！”發舒喃喃地說。

“好！”朱特金喋囁地說。

“好！”安娜·柴卡利夫娜無聲無息地動着她的雙唇。

“那麼明天再會吧——十二點鐘再會吧。”葉利娜帶着認真的神態站起身來。“不過，如果你們高興的話，請記住一個重要的條件：彼奧特·伊凡諾維支出獄後，絕對不要對他說起這件事，同時也不要對任何別人提起。”

“你說什麼話呀！那是當然的呀！”發舒斷然地

說，一邊有禮貌地曳足鞠躬。

葉利娜和大家一一握過手，出走了，當她穿過那些淒涼的房間的珀琥色的薄暗的時候，她的綢裙輕柔地沙沙作響。一道沉悶的陽光照射着她的發光的頭髮。在這間像陳列着奇物的博物院一樣的愁慘的房子裏，她看來好像和其他物件毫無關涉似的燦爛的東西。在她旁邊是那個饒舌的，捲縮的，倏小的發舒，而他後邊，那對年老的朱特金夫婦在悲哀地搖擺着。

她走過客室，客室的一切物事都罩着亞麻布的套子，走過那放着被囚的鳥兒的飯室，走過角落裏聖像面前的閃爍的聖燈。她聽見廚間裏鍋罐的戛戛聲，廚間的門半掩半開着，攔着一段木頭……難堪的苦痛是過去了。她奔下樓梯，穿過天井，直到沿街走了一段路程之後，她才感到自己的狂喜，爲的是離脫了那爲她的貪慾所誘入的陰謀。她放緩脚步，切熱地呼吸着新鮮空氣，於是得救似的歎了一口氣，又歷歷可聞地哼一聲“吁！”

6

她通夜不能睡覺。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東西帶着粗嘎單調的聲音在她的潛意識中打擊着，如果要用許多關於日常公務的瑣事來掩蓋此種痛苦，却是困難的事。她在將近黎明時睡去，而在鬢鬚的早晨又醒過來了，煩惱而惶亂。她漠然地覺得或種可怕的，有害的，爲她所不能理解的威力正在殘酷無情地重壓着她。但由於意志的力量，一切立刻又變得清清楚楚的了。那夢魘的恐怖消散了，而她的腦子裏只轉着一個念頭：“我一定要趕快完成這件事！”

後來她不記得自己怎樣跑到辦公室，怎樣走到那些文件夾的跟前，抽出那件奇特的案卷。那時她高興極了，因爲這一切並不是一種夢想，却是達到了頂點的人生之可怕的現實，因爲這件成問題的案子幸而沒有不知所以地消滅了，因爲目前祇要作一次最後的努力就得了——朱特金得以恢復自由，而她，葉利娜就可獲得黃金，大量的黃金

——這是新生活的開始，脫離她週遭的難堪的沉悶的一種慰安。她在她的皮膚裏邊感覺到極度的寒冷，但她的雙肩却火熱地燃燒着，當她臂下挾着裝着那件案卷的公文夾，怕怕縮縮地敲着佐丁的房門的時候。

“我可以進來嗎？”

佐丁坐在檯子跟前，顯然在煩惱着，迷惑着。藍色的圈子圍繞着他的兩眼，牠們由於睡眠之不足和極度的疲乏而凹陷進去了。他的眉毛緊皺着，他的嘴巴現露着苦澀的表情。

“我來報告一件很奇怪的案子，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早安！”

“你好嗎？”

“這裏是一件已了的案子，朱特金的案子。本案已經取消了，但——朱特金依然還關在牢裏。”

“你說‘關在牢裏’什麼意思呀？”佐丁問，但他的問話是心不在焉地發出來的。他的思想遠在別項事情上。

“有檢察官維利克利夫的判詞——還有取消

本案的訓令。牠甚至列到我這都份已了的案卷中了，然而被告仍然關在牢裏，他在牢裏關了三個月了。”

“這是好現象，”佐丁囁嚅地說。“很好。把她放在這裏，讓我審查一下。”

他用發痛的手指往後梳理着他的頭髮，帶着倦意的昏沉看着放在面前的公文夾。

一種冰冷的顫慄流過葉利娜的全身。她用她的小小的拖鞋輕蹴着地毯。

“牠只需要你一息兒的考慮呀，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恐怕你頃刻就可以給牠看一看。這案子已被判決了的，你一定看過了，不過你忘掉加上你的判決就是了。這個人爲着不充分的理由坐了這麼久的牢，真是可憐。”

好一種愛憐，懇摯，慈悲的聲音呀！葉利娜不禁吃了一驚，懷疑別人用她的聲音在說話。她的雙睛在她的睫毛底下閃耀着柔情。

“她多麼美麗呀！”佐丁想。他無奈地離開自己當面的工作，轉臉對着葉利娜，她此刻已站在他的

旁邊了。

“請看這裏，”她說，立刻把那案卷放在他的面前。

當她指點着字句的時候，她那光滑的玫瑰色的指甲像一片鬆脆的瓷器一樣照耀着黯淡的褪色的紙張。

不錯，這裏真的寫着：“應請開釋被告。檢察官維利克利夫。”

佐丁倦乏地歎息着，把鋼筆在墨水中一浸，就在上邊的紙角寫着：“本案取消。”

“他叫什麼名字呀？”

“朱特金。”

——當然呀！朱特金。我親眼望着事情成功了！

“……那麼朱特金就得出獄了。佐丁。”

——但爲什麼要葉利娜這樣着心呢？他帶着探究的神情瞥視着葉利娜，當她的眼睛貪婪地跟蹤着他那倦乏的手兒的動作的時候。他把這簡短的案卷從頭至尾重讀一遍，很當心地把簽字，備

考，日期審查一遍，但他却發見不出什麼不規則的地方。

——案卷的確是真的。……沒有理由可以懷疑的。朱特金依然關在牢裏，只由於偶然的疏忽所致。葉利娜是對的。但……我現在倦得很。恐怕應該把牠攔到下次來考慮吧。我現在就應該決定牠嗎？

他靠在椅上躊躇着。

高斯脫突然出現在門口了，帶着工作過度的緊張的神色。

“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他的兩手戰抖着。他的藍眼睛昂奮地閃警着。“卡茲曼被殺了！……達格尼斯受傷了！……但卡茲曼却被殺了呀！他們立刻就會抬到這裏來了！”

“被殺了，你說什麼呀？”

一切東西都在佐丁眼前旋舞。他跳起身來，有如一隻受傷的野獸。燃燒的激憤的思想的閃電，暴風似的在他的兩眼中疾射着。他把公文夾擲到一個角落裏，掠過一個瓶子，使牠像一個信號一樣震

響着，於是衝到高斯脫的跟前。

“你說什麼呀？卡茲曼被殺了嗎？在什麼地方？怎樣被殺的？什麼時候？”

“我剛剛接到那分隊長康特西維支直接從火車站打來的電話。卡茲曼是今晨在奧塞尼珂伏同社會革命黨員交戰時被殺的。達格尼斯受了傷。有一個社會革命黨員被殺了。其餘的暫時統統逃避了。我們已給全帶地方包圍住了。”

“這班狗生的野種！”佐丁狂吼道，憤怒得屏氣窒息了。“這班無賴！哦，我決不能放鬆這班叛徒，這班地上的廢物！卡茲曼………被殺了！亞布藍是去世了！他們已經殺死他了！”佐丁忍住哽咽，在極度的苦惱中屏息着了。“他從不愛惜自己的，他老是冒着大險！他在不應該出場的時候，也要親自出馬！”他對自己歎息着。“唉，高斯脫，多麼可惜，我們失却了卡茲曼，多麼可惜呀！亞布藍是死了！”

高斯脫靜默着，緊咬着雙唇，視線避開了佐丁，佐丁帶着狂野的昂奮在房裏踱來踱去。

“請等着吧！我要給他們顏色看！我立刻就要

到奧塞尼珂伏去，你去寫一通電報拍到莫斯科中央委員會去，寫好後讓我簽字。立刻就去寫吧！再請你打電話給伊格那的夫喊來。……孚民在那裏？……立刻給我一紙囚犯的名單。我們要給他們結果了一百名，作為死難者的紀念！可憐的亞布藍呀！……哦，等着吧，你們這班惡魔會知道殺戮了勞工階級的領袖將得到怎樣的報酬！……這幾件案卷也拿去！”佐丁憤憤地把一疊案卷從檯子上擲了開去。“這種廢物一個也不要赦免他！我們要用恐怖來答復恐怖呀！結果了一個，我們就給他們全階級一個打擊！”

葉利娜心裏感到一陣冷。卡茲曼的被殺和佐丁的狂怒的突發，使她胆寒了。而且，在那些被他狠狠地擲到地板上的案卷中，也有無罪的朱特金的案卷。我既然離那目的這樣近了，難道就因為這掃興的偶然事件，而使一切都歸烏有嗎？

葉利娜戰慄起來了。

佐丁，碩大而可怕，衝出了房門，彷彿他被捲入一支殘旋的火焰中似的。高斯脫靜默着，悶悶不

樂。他俯下身子，用拙笨的手指拾起散滿了房間的案卷和公文夾。

“其中一件是我的，”葉利娜說，伸手指點着那熟識的封面。

“他說一個都不要覈免的。”

“是的，我知道的。但他在這一件上已經寫下判詞——這是一件老案。畢竟你不能爲了或種偶然的事件而殺害已被判爲無罪的良民呀！”

她決然地從怒冲冲的高斯脫的兩手中攫去那夾案卷，走出房門。

——現在我得趕快幹呀。我希望再沒什麼事情來打擾。她一直奔到沙蘭珂的跟前。

“孔斯塔丁·孔斯塔丁尼支，我親愛的孩子，請你立刻給我寫一道命令。那裏有佐丁的判詞！只要請你寫一張副件就得了。這個囚犯的老母此刻正等在樓下，我要把副件給她看，使她開心開心。”

“什麼副件？誰有聽過這樣的事嗎？放他出獄就完事了。”

“但這對你有什麼關係？你爲什麼這樣吝嗇低

頭？……你這人多麼無情呀！我剛才請亞勒克塞·伊凡諾維支，而他就答應了……”她因為自己這樣油嘴滑舌地扯着謊，不禁紅起臉來，而同時她的興奮也增加了。

“呀，對的，對的，”沙蘭珂點着頭。“我寫，我寫好了。請等一息兒。不過，你不應該可憐這班人，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他們殺害了亞布藍·馬以森支。我很爲這可憐的傢伙可惜呀！他是一個很好的忠厚人。他老在夢想着把他的家眷從奧沙遷徙到這裏來。而且他工作多麼努力呀！……”

但葉利娜並沒有聽。她彷彿坐在針氈上似的等待着。

——趕快！趕快！立刻就到一點鐘了！

後來一切都預備好了。她蹉跌着，幾乎跌倒了，當她氣喘喘地奔過那些窗門遮着木板的百葉窗的時候，這些房窗的玻片都被彈丸打碎了，生鏽的鐵招牌在那些襯着像蒼白色的骷髏中的眼窩一樣的空空的房窗的衣裝店上懸掛着。

7

那座房子像一隻蓋滿了灰燼的烏鴉，站在那條曾經鬧極一時而現在却無人過問的街道的淒涼的靜謐中，那些殘留在本街的被棄的居民沿着牠偷偷閃閃地慢步走踱着。她急步走進大門，登上又濕又滑的樓梯，到了三層樓。

她碰到朱特金，朱氏瞬目閃視，他的眼睛中聳立着許多問話：

“成功嗎？什麼？怎麼樣？”

“一切都弄好了。這是命令，這是給你的副件。今天傍晚他就要出獄了。但得告訴他趕快離開這裏，隨便到什麼村莊去住一下。你決不能說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老太婆虔誠地在自己身上劃了一個十字。

只在這時，葉利娜才注意到因一夜失眠而倦乏透了的伊凡·彼特洛維支的凹陷的兩頰，和發舒的機敏的雙睛。

老頭用了震顫的兩手從臥室裏領出一

隻小小的麻布袋，放在葉利娜面前的檯子上。

“這裡差不多有十九磅。請過一過秤。”他從廚間拿了一根秤來。“請相信我，我只能籌措到這一點，事實上，我同我的妻子澈夜跪在我們的朋友們的面前。要人們互相瞭解對方的苦難，是很困難的呀！哦，幹這件事多麼困難呀！現在我們湊集了十九磅還不足七格蘭姆。我夫妻倆的膝頭都跪破了呀！不過有一點是很不錯的，就是其中有三磅多金子都是七十二開的。”

那老太婆的眼圈紅起來了；淚珠滾下她那打皺的鼻子。

“看基督的面上，請可憐我們！”她哽咽着說。

“可憐我們呀！”

葉利娜皺起眉頭。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趕快了結這件事，……我真在扮演着一個無謂的角色呀！

她那一小股一小股光亮的栗色的頭髮披蓋着她的眼睛。她把牠們掠了開去，急忙忙地把叮叮作響的金器攤在抬子上。

——我的上帝好一批財寶！手鐲！戒指！鑲！金牌！鏈條！還有錯錯落落的一串一串的金錢！哦！好多金錢！看到這些黃金，她的好夢重新燃燒起來了。

“很好。那個從我接收這些東西的人要檢驗牠們的。不過關於磅數不足這一點，你一定要趕快補足牠，不可失誤，而且就要在這幾天內。否則他恐怕不能同意的。同時如果其中有一部份金子品質不好的話，你就非換給他不可。契約的價值高於金錢呀……”

她用着超常的速率——她那些不聽話的手指快活地跳着舞——切熱地把金子收拾進那隻袋裏，用一根線索縛好，放在她外套裏邊。

“哦，多麼重呀！”

她漠不關心地把那命令的副件放在檯子上，只用眼睛向牠一瞥。發舒凝眸注視着她，接着就對着亮光檢視那用橡皮印印下的印章。她於是解脫着一大陣的問話：

“他們什麼時候釋放彼的支卡？”

“他們不會欺騙我們嗎？”

“彼の支卡還活着嗎？”

“他身體好嗎？”

他什麼時候回家來？”

“今天他就會同你們在一塊兒了！”

她突然離開那兒，沿着街道急走着，當心地踏着脚步，以防跌交。那個小小的袋子夾在她的外套裏邊。她繞過轉角，不見了。

8

過路的人們在街上碰頭。他們很有意思地互相注視着對方的眼睛，一邊閃警着週遭。

“你聽到這個消息嗎？今天在奧塞尼珂伏的一所別墅中，有誰殺死了一個從‘切卡’派出去的要員！”

“你是說玩的吧！”

“真的，真的，真的，……這是最近的消息。……同時你還聽到過嗎？……摩拉維亞的國王柏林特來這裡了！……從水下來的！……你有聽到過

嗎？……你當真沒聽到過嗎？……這是真的！……
再過一禮拜，那些布爾雪維克就要被掃滅了。……
我這消息的來源是很靠得住的。”

第三部

佐丁辦公室的格子窗中有一方小玻片脫落了。過路的四輪馬車的格格聲，混和着排水管中的水的滴瀝聲。久未裝置熱氣管了的牆壁，微微地蓋上一層藍色的霉，牠傳染給空氣一種冰冷的，黴臭的濕氣，這和那從窗櫺中盪漾進來的春晨的暖和新鮮空氣成了顯明

——我對於這種卑鄙的奸計厭惱透了！我再也忍耐不住了！

他用拳頭拚死命往檯上一搥。墨水瓶戛戛地震響着，鋼筆桿滾到地板上了。他用自己搥傷了的拳頭威嚇着角落裏的什麼人似的，雖然房間裏並沒有第二個人。

事情是很明顯的：平民正在密謀反對我。而且他還在向伊格那的夫報告此種陰謀的結果。佐丁不禁覺得黨委員會裏有千百萬同志們都在側目斜視着他，都在找他的錯頭。——哦，我要給他們顏色看！我要把這一切都弄得水落石出！

“鼓起你的勇氣呀，亞勒克塞！”他用一種粗嘎的聲音勸告自己。“鼓起你的勇氣，給他們看：你比他們任何人都更優越！”

這樣一說，他覺得比較舒適些了。他站起來，更加沉着地在蓋滿了塵埃的骯髒的地毯上從這角落踱到那角落。

——他們多麼狡猾地進行他們的陰謀呀，這班流氓！這班偽善的‘同志’，對我面的舉動表示非

常親切的樣子；而背後他們就大肆其卑鄙和奸詐！難道那種交相排擠的習慣，下流的角逐和取巧的習慣，卑劣的鑽營的習慣，那種支配着腐敗的舊社會生活的習慣，我一向同牠鬥爭着的習慣，竟會……。他甚至舉起他那緊握的拳頭了。……難道這種可咀咒的惡習慣竟會這樣堅強有力，而侵蝕到那個在我比世界上一切都更神聖，更寶貴的東西——本黨身上來了嗎？

他猶惡地，苦澀地微笑着。

他記起在流刑期中，有一次他在一個村莊裏精疲力倦地躺着，害着熱病，呻吟着要一點熱茶喝。一個同志，那萎縮的好吵嘴的索珂夫，斷然拒絕了給他煖茶。他就不得不掙起身來，牙齒格格作響，一再蹣跚地步入冰霜，從森林的邊沿領了木柴來。他那昏沉的頭腦只希望壺中的水趕快沸騰起來。可是突然間似乎索珂夫已趁他出門領取木柴的機會，給他的茶統統喝光了。他當時非常痛苦，尤其後來當索珂夫挪揄地呵笑着，自誇聰明，而罵佐丁為一個賤漢和魯夫的時候。

但這事情是在破壞時期發生的，那時聯結着他們共同的動機和共同的希望的鏈條，正被失敗的銹菌侵蝕着。現在，他們已經獲得了這樣驚人的勝利，已經這樣突然地，這樣出乎意外地，這樣容易的通過民族革命的廊道，走進世界革命的絕大的廳堂，而昔日的真誠的結合，友愛的自我犧牲，相互間的真直的誠意究在那兒呢？現在他們被更多更多的敵人包圍着了，而這些敵人已變得更力強，更狡詐，更殘忍了。他，一個大城市的具有絕大威權的‘切卡’的主席，有時也不得不把自己看作一隻可憐的蚱蜢，牠莽撞地爬到了一株參天的高樅的細弱的樹梢，隨時都有被狂暴的資本主義的峭厲刺骨的寒風吹捲下來的可能。現在，如果他們到處全體都能比往常更努力地互相扶助着，那麼全體就會合成一個單位！但他們能夠這樣嗎？……嫉妒，諂媚，共產主義的虛偽，革命的庸俗主義！例如孚民，那隻暴躁的狐狸！

憤怒在佐丁身內沸騰着，重壓着他的心胸。

“夠了！”他握緊兩拳怒吼道。“夠了！我要結果

這一切！”

這時有一種懦怯的敲門聲，利浦雪維支進來了。

“我可以同你談一息兒嗎，亞勤克塞·伊凡諾維支？我要告訴你一點事情。”他用驚慌的搖擻的眼睛左右環顧着。“我得警告你”，他繼續說道，更加走近對方，差不多碰到了佐丁的臉龐，當他對他耳語着的時候。“他們在鼓動着反對你的風潮！看來好像他們決意要結果了你！……我可以發誓，我只願你的平安。……沒有你，我們就昏迷了！請當心孚民。事情已由他在發動了。昨夜怕夫羅夫同凡爾茲都被捕了！……”

佐丁嚇了一跳。他是不相信利浦雪維支的。他頂討厭他那下流腔調的滑油油的眼睛，這是一個小廝，一個僕從的眼睛。同時他也不喜歡他告密的那種令人作嘔的態度。

他不得不承認怕夫羅夫至少是有罪可責的，自己應該老早就給他逐出‘切卡’的。然而利浦雪維支的話語又給他丟入狂熱病中了。

他們爲什麼被補呢？爲什麼呢？而且更重要的是：爲什麼他們被捕，佐丁沒有預聞呢？這就表示他們不再信任他了嗎？好的！最後的一滴耐性已從他的憤怒的杯裏流出去了！得到這樣的報告之後，他沒有耐心再玩着捉迷藏的把戲了。

“好極了！好極了！”他擦着兩手怒吼道，一邊顫慄着，這顫慄不單由於內心的狂烈的寒戰，還由於從那窗格吹送進來的新鮮的微風。“我不知道你爲什麼這樣驚嚇。”他輕蔑地對利浦雪維支說，“我不怕陰謀的。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恬靜的。”他強自抑制，而且裝出傲慢的神情，看着迷亂的利浦雪維支聳聳兩肩，悄悄地溜走了。

他於是抓起電話機，打電話給伊格那的夫。

“我非同你磋商一件非常緊要的事不可。我立刻來看你好嗎？”

“好極了！你來得正好！我在等着你。”

“好極了！”

他歎了一聲氣，一邊意識到存在於自己的剛直中的那種逐漸增強的毅力和內在的驕傲。他吩

咐預備車子，於是拿出一張潔白的紙頭，給他摸一摸平，寫了一通電報：

莫斯科全聯邦‘切卡’主席，請轉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大鑒：萬急。密。請立予撤換。我在陰謀的圍鎖中不能勝任。佐丁。

他摺好電報稿，放在大衣的側袋裏，於是無所掛慮似地走了出去。

2

他在街上突然聽到遠處傳來的預示不祥之兆的模糊的大礮的吼聲。路人們怕怕縮縮地停住脚步。他們有所理會似地傾聽着，而且擠在一塊兒低聲談話。

工人們踐踏着潮濕的積雪，當他們一小隊一小隊地經過街道，皺着眉頭，揮舞着來福槍的時候。一羣水手奔過街道，四處紛散了。一道兵士的長長的灰色的行列擺動着，向着遠處的橋梁移動。

——後備軍已經開到了！我應該同特務部的首領把這件事商確一下。

接着他覺得這不再是他的事情了，覺得自己已經不知不覺地被隔絕開來了，孤立了。他，佐丁，現在是一個無所謂的人了。

——是的，自衛軍逼近攏來了！他們逼到城外了！

汽車潑起泥漿，在執行委員會的署邸——一座支托着圓柱的龐大的黃色建築物——的寬闊的入口面前停下了。佐丁默默地跨上那上邊掛着褪色的旗幟和共產黨諸領袖的肖像的寬闊的大理石的梯級。他經過衛兵，沿着一條廊道走着，穿過門廊和祕書室，一直走到伊格那的夫的辦公室的門口。

一個祕書衝到他的跟前。

“稍稍等一息。我立刻就來通知你。”

他隱進一扇門的背後，對着佐丁面前關了門。

這種不平常的接待使他痛苦。他那顯然已經平靜下去了的憤怒又湧起來了，不單憤恨孚民，同

時也憤恨伊格那的夫，憤恨一切不再用往日的信心和誠意待遇他的人。

那秘書回來了。

“你進去吧。”

伊格那的夫和往常一樣，放懶身地靠在他的椅子裏，稍遠一點，在一隻黑皮沙發上，坐着一個穿皮大衣的矮子——沙斯特利同志。他凝眸注視着佐丁，打量着他。

“你什麼時候從莫斯科來的？”佐丁迎候他說。

“前幾天。”

“那里情形怎麼樣？”

“很好。”

會話停滯了。佐丁並不介意；他並不是單爲談話來的，他還抱有一個不同的目的。伊格那的夫和藹地用他肥胖的兩手托着下頷，並不企圖使沙斯特利離開房裏。也許這是他避免解釋孚民近來的行動的一種方法。但佐丁却不允許這個障礙來阻擋他。決不允許！他不高興再用什麼遁辭了。他已下了決心。他憤憤地在檯子跟前的椅子上坐下。

“我來這裡，伊格那的夫同志；”他說，聲音是枯澀的，而且故意放得很高，使沙斯特利也可以聽見——“我來這裡是通知你我辭職的消息。”他伸手摸着大衣袋裏的電報稿。

“我們知道的，”伊格那的夫沉靜地說。

我們知道的！我們？佐丁狂亂地力圖究明其中的底蘊，他的眼睛一息看看這個，一息着看那個。

“我辭職比較好得多了。因為我的同志們在他們的挑撥中表現，極度的聰巧，而且這樣週到地安置了他們的計劃，甚至他們能夠預先說出事情的結果，我想自己應該感覺到無上的光榮。”他譏刺地微笑着。“我立刻就要電請全聯邦切卡准予辭職，同時還要向組織部控告。讓他們據實判決吧。”

“組織部也知道了這件案子，佐丁同志”伊格那的夫的枯澀的小聲音震顫地響着。“現在順便告訴你，這裡是沙斯特利同志，組織部就派他來調查這件案子的。”

沙斯特利由於當時所得到的印象而感到極度

的愉快，他掏出他的委任狀。

“是的，真的，”伊格那的夫繼續說道。“由幾個很重要的大員所委任，而被授予特殊的權力，沙斯特利就來這裡調查佐丁的案子。”

佐丁狂烈地搖擗着。一陣絕大的驚惶的駭浪捲過了他，這樣看來，他的敵人們幹這件事並不是隨隨便便的，而且他們也不是無所謂的人了。他們是這樣認真地幹着，他們竟瞞着他幹出了一點事情，而這事情他們居然樂於叫牠一件“案子”。凡是相信本黨全體同志都具有親切的誠意的憨直的蠢貨，都應得此報呀！甚至在黨內也有這樣認真的鬥爭！

有一種被習慣深深地生下根了的東西，有一種早就建立在佐丁的人生觀中的東西，突然動搖起來，而終於砰地倒塌了——好像一個預備建造一座未曾動工的房子的古舊的建築架，突然倒塌了，而餘下的，只有一堆灰色的碎木屑和一陣塵霧——純然的驕傲的影子。

“我是預備好了，”他傲然地對沙斯特利說。

“但我得預先告訴你，目前本地的‘切卡’正被人驅着我在破壞着。昨夜我的兩個同事被捕了。孚民甚至不——”

“孚民跟這事毫無關係。你的同事們是我逮捕的，’沙斯特利大胆地反斥道。“什麼地方我們可找到一間密室嗎，伊格那的夫同志？此刻彷彿我們很坦白地談着這件事似的，’沙斯特利吃吃地笑着。

“這裡房子很多，’伊格那的夫答，一邊按着電鈴。“這位秘書會領你們去的。”

“喂，’沙斯特利突然對佐丁說，但眼睛依然看着伊格那的夫——“你的手鎗給我看看。”當他從佐丁手中接到白郎林手鎗的時候，他立刻放進自己的袋裏。“你沒有別的鎗嗎？”

“沒有。”

他們開始往門口走。沙斯特利突然跑回伊格那的夫的跟前；匆匆在他的耳跟低聲說了一些話。伊格那的夫點點頭。佐丁皺起了眉頭。這一切是多麼卑鄙呀！好一個使人悲痛的陰謀對付我呀！他們多麼陰險地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聯邦切卡裏安

排了一切！好的，好的，伊格那的夫。但請等着吧，朋友們！請把你們的紙牌攤在檯上吧！我們就來決個勝負。

他們走到三層樓的一間空房子裏。房內只有一張檯子和三把椅子。通過那些面河的房窗，可以看見那河一帶地方的房屋和那塗滿了陽光的守望樓。

沙斯特利親自用別人給他的鎖匙開了門，而接着又帶着從容不迫的戒備的神情給他鎖上了，於是在檯子跟前坐下，從文書包裏掏出一疊文件。他假裝聚精會神地審閱着牠們，很神氣地皺起他那光潤的黑眉毛，直到牠們看來有如兩個逗點。再加上他兩眼中的兩顆滑溜溜的黑點，益發顯出他臉龐的焦黃，他的剪得光光的圓頭的銀白，以及灰白的軍人式的鬍鬚。

“中央執行委員會接到了一件公事，”沙斯特利偷偷閃閃地開始說道，像一隻貓偷偷地走近一隻老鼠一樣，他的兩眼在拾子上，文件上，甚至佐丁的兩袖上打滾，但不敢抬高一點去接觸他那昂

奮的注視——“中央執行委員會接到了一件關於你的公事。我確信你能夠猜出這公事的內容。”

“我不願意猜測下流的閒談。”

“好的，我們立刻就會知道這是閒談呢還是正經事。是的，我們立刻就會知道的。”沙斯特利嗤嗤地笑道。他似乎在嘲笑佐丁。“現在請告訴我，佐丁同志……”——“同志”的聲音是這樣虛偽，這樣帶着故意侮辱的神情，佐丁覺得彷彿有一隻冷冰冰的癩蝦蟆放在他的直伸的手上似的。他強烈地感到這一點，而在他內心中，有一種憤慨的烈火像敲着鑿鼓似的在疾動着——“現在請告訴我，佐丁同志，你在什麼時候，從什麼人，受了多少賄賂？”

就是有誰突然對準佐丁的臉上放了一鎗，那打擊也沒有像由這問話所引起的那麼厲害。他臉龐所有的青筋都隆了起來。他的鼻孔大張着。他的兩眼燃燒着憎恨和輕蔑的烈火。但他的牙齒却連忙在他的雙唇裏緊咬着，他就用着超人的努力，抑制着他身軀的猛烈的抽動。

“喂，這事情究竟怎麼樣，佐丁同志？”沙斯特

利繼續和藹地嘲弄他。“你要立刻就回答呢，還是要先考慮一下再說呢？”

“我把你的問話看作一種可恥的，無理由的侮辱我的企圖！”話語帶着一種空洞的不像他自己的聲音從齒縫中擠了出來。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沙斯特利使意地笑道。“我完全忘掉你是這種把戲的老手！你是很對的。現在既然有祕書，尤其是女祕書可以遂行此種職務，那個傻子願意直接受賄呢？這是一種非常方便的編制。用一個美麗的姑娘，一邊彙集案卷，一邊偷漏消息。這一切事情都是很堂皇的。而且有時她還可以行行牀第間的方便。尤其對於可以由她把財物弄進你的腰包裏這一點，這種編制更是最愉快不過的措施。是不是這樣呢，佐丁同志？”

他笑起來，當他的睛眼在佐丁身上滾動的時候，佐丁坐着有如木石一般。

“我並沒有女祕書。而且，我不知道你所指責的究是什麼。如果你有什麼關於我的行動的具體事實，可否請你宣布出來？這樣比玩弄謎語好得多

了，”佐丁沉靜地答。他心裏滿以為對方的話語都是一種狂妄的，使人大惑不解的夢魘。

“哦，原來如此！沒有被捉住，就不是賊嗎？好的，隨你喜歡。我們換一個方式來談吧，”沙斯特利和往常一樣鎮靜地繼續低聲說道，彷彿他是獨自個在房裏，而對他自己說話似的，但同時他又一直在重視自己的任務。“你要知道，你不是一個孩子，你也不是一個新加入的黨員。你當然十分明白：你若毫不悔悟，毫不認罪，那你的罪名的性質，亦將因之而不同了，而中央執行委員會也要用一種全然不同的眼光來看待你。換句話說，我剛才才是沒有說錯的。”

“中央委員會同這有什麼關係？”佐丁怒吼道，被一種瘋狂的新浪濤和一種心想敲碎這個蠢貨的剪得光光的，很像一個臺球的頭顱的慾念所顛倒了。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我來調查這件案子，”沙斯特利溫和地反駁道。

佐丁又覺得自己為一種熱狂所支配了，為那

倒塌了的建築架的碎木屑所刺痛了。沙斯特利忻幸自己的鎮靜，從文書包裏掏出一張紙頭，於是像掘墓人打量着一個死屍似的，向佐丁問了一聯調查員所慣問的問話：年齡，社會地位，等等，很快地寫下那些像一隻落在蜘蛛網裏的蚊蠅的嗡嗡聲一樣的單調的回答。

“你記不記得有時候你從屬下受過或種——贈品——禮物——物事？”

“我不記得。”

“好！我們就這樣記下：‘我不記得。’不過，喂，例如——凡爾茲怎麼樣？”

佐丁的臉龐泛起濃烈的紅潮。爲什麼我不記得那個呢？鬼知道這件事現在弄成怎麼樣了呀！

“自然，賄賂無須親自接受。由家人轉手比較方便得多了，”沙斯特利嘲諷地說。

“我記起我的女人有一次騙着我從凡爾茲受了一些瑣屑的物事，”佐丁啞啞地說，嚥下其餘的話語。

“騙着我：’那真妙極了！你當時爲什麼不把

那些瑣屑的物事還給她呢？但——不打緊，這還是無關重要的。現在，請告訴我，佐丁同志，你所謂瑣屑的物事究指什麼呢？難道二十磅金子，你也以為是瑣屑的物事嗎？”沙斯特利的小眼睛重又埋在那張紙頭中了。

佐丁的兩臂狂烈地抽動着，好像他正坐在汽車裏似的。他的思想繚亂不堪，他清楚地感覺到或種捏造的危險近攏來了。他拚命想從椅中掙起身來，但他的兩腿却不如他所願。他用了最後的努力，脫了他的上衣。這彷彿使他釋了重負似的。

“直到此刻，我才懂得由於無屈重輕的小事生出了可怕的，夢魘似的誤會，”佐丁費力地從齒縫擠出話來。“這是誰個捏造的，而且為什麼？那非究明不可。如果我不相信黨的力量，黨的正直，黨的智慧，那我也不會熬過了囚禁和流刑，而成了一個一九〇三年以來的老黨員。”

沙斯特利譏刺地微笑着。

“無論如何，還是請你直捷地答復我的問話吧：你承認受過凡爾茲和別的人的禮物嗎？你承認

自己的罪嗎？”

“哦，別慌。我要用十二分的誠意和一顆清白的良心來回答你。”

“你早該這麼幹。你的命運如何，全看你誠懇到怎樣程度。”

“‘我的’命運於我無足重輕。我所看重的，是‘我們’的命運。”

“哦，那就最好沒有了！我立刻就把你的尊見寫在我的報告裏。那麼請說吧。”

“我知道有一次，我的女人受過凡爾茲一雙給她自己的絲襪——或者兩雙也未可知——我不能確實記得。”於是佐丁就回想起麗沙的結實的小腿，當她卸下了一半的衣裝而脫着沙沙作響的絲襪的時候。“此外，她還受過兩雙孩子們的襪子和幾塊給孩子們吃的巧克力。此外再沒有什麼了。至於受過凡爾茲或別人什麼別的事物，我却毫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有過什麼別的禮物。”

“妙極了！最初：沒有受過任何人的禮物；接着——經女人手受過凡爾茲一點東西。起初說一雙

襪子，接着又說出另一雙，往後又說出兩雙來。好一個方便的回憶法門呀！但這不打緊——這正是說述不可告人的事情的情形。”

“你知道什麼呢，猶士哈寧同志？……”（猶士哈寧是沙斯特利從前的黨名，爲了某種理由，牠突然跑到佐丁的舌頭上來。）“我是一個老布爾雪維克。我過去從沒有加入過別的政黨，我以後也永不加入別的政黨。我所告訴你的話語都帶着十二分的誠意和敬意說出來的，此種誠意和敬意不單對得住一個同志，同時也對得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如果你不願意相信我的話，那是你的事情。”

沙斯特利被觸怒了，他的手指在檯子上憤憤地一拍。

“我過去有一時期是一個孟雪維克，你是知道的。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證，不管那時我那時以後，我從沒有受過別人的賄，或是親自接受的，或是由誰個親近我的人轉手的，或是糖果或是黃金！……但請原諒我。這些都是無關重要的。……金子的事

情究竟怎麼樣呢？你受過沒有受過呢？”

“我得重說一聲，我沒有受過金子，而且——”

“不過你的女人呢？”

一個絕大的疑團突然湧現於佐丁的心中。但如果……這是……我女人幹的，那怎麼辦呢？……

麗沙！

“不會的！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呀！”佐丁惶然地哼道。

“你敢保證嗎？”

他敢保證嗎？他無可奈何地聳聳兩肩，徒然地旋轉他那惑亂的眼睛，向着又黑又冷的牆壁找尋援助。

“你不能保證嗎？這樣比較慎重些。”沙斯特利就給牠寫了下來。

——好一個卑劣奸貨呀！佐丁爲了或種不能解釋的理由這樣想道，那從沉靜的沙斯特利發射出來的苦澀的烟草的刺鼻的不適意的氣味和一種狗類所特有的臭氣，使他作嘔。任何悲劇都不能感動他那冷酷的臉容呀！

“好了，好了。現在——關於怕夫羅夫的事情，你可知道嗎？他分過你的，或者——請原諒我——分過你老婆的東西嗎？你不記得嗎？恐怕你也不能保證那個吧！”

佐丁緊咬着雙唇，直到他的血液奔流起來，他靜默了幾秒鐘。

“最後我得重述一遍，除了我已經說述過的例證外，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女人曾否受過別人的物事或金錢，而同時據我平素知道她的，相信她的看來，她這種舉動似乎也是難以置信的。我請你就這樣寫下來吧。”

現在你總能回想起卡茲曼曾否堅決地催你立刻革退帕夫羅夫和凡爾茲，以及你曾否反對這件事。”

佐丁竭力回想着這件事。

“你不記得嗎？然而這是孚民同志根據已死的卡茲曼的話語，肯定地說出來的。他們有什麼理由可以扯謊呢？”

“關於怕夫羅夫的事情，我想起了我是第一個

懷疑他的忠實的人，尤其在波沙金的案件發生的時候。我立刻把這種懷疑告訴卡茲曼同志。我記得過了些時，我又同他把這事作一次更詳細的討論，而他甚至提議必須革退帕夫羅夫，彷彿也主張革退凡爾茲”

“彷彿如此嗎？”

“是的：彷彿如此。”佐丁紅起臉來。“我告訴他，對於帕夫羅夫，我是同意的，因為那時在那件金鋼鑽的案子中又發見了他的另一詭計。但關於凡爾茲的，我覺得他的責備沒有根據，而卡茲曼是同意我的。”

“是的，當然呀！送了禮物給你女人之後，當然沒有根據呀！……但這無甚關係，我此刻不過說說笑話而已。請勿介意。好了，好了！換句話說，就是關於凡爾茲的，你並沒有同意，但關於帕夫羅夫的，你總完全同意吧？我們就這樣記下來吧。……那麼請你解釋給我聽，為什麼雖然有這樣的決定，而帕夫羅夫終於沒被革退呢？我此刻是專講帕夫羅夫呀！”

——真的，爲什麼他沒有被革退？佐丁這樣想道，找不出一個答復。

“這是我的錯誤，我的過失，”他垂頭喪氣低首下心地低語道。“我當時一定工作倦了，忘記了。而且不久又發生了卡茲曼被殺的事情。那時以後，凡爾茲和帕夫羅夫的確不在我的心上！”

“妙極了！好的，好的，佐丁同志。現在你肯回答我你和凡爾茲的關係嗎？我此刻問的，當然是性的關係。”

“我以爲這種事情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哦！你這樣想嗎？好，我們把這也寫下來吧。然而我還要你給我一個爽直的回答。”

“凡爾茲和我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如你傭婦所說，你夜間和她一塊兒坐在沙發上，你以爲這種關係還不夠密切嗎？這是你要我瞭解的地方嗎？”

“多麼卑鄙下流呀！”佐丁喊道，簡直不能自持了，同時由於羞恥和憤怒而深深地紅起臉來。“我要告訴你的都告訴你了，我不想在這問題上再費

心力!”

“好極了！那麼你可記得你藏在自己辦公室裏的被沒收來的酒嗎，記得你喝着牠的時候嗎，記得你把牠分送給你的同事和屬下的事情嗎？……例如：帕夫羅夫說在他房裏抄到的那幾瓶酒是他從你辦公室裏拿去的。你對這有什麼話說呢？”

“那酒抄來之後偶然放在我的辦公室裏。我並沒有喝過牠，也沒有把牠送給誰。不過想起來，我確實記得有一次我實在倦透了，我就喝了一瓶淡淡的葡萄酒來提提我的精神。這酒怎樣跑到帕夫羅夫那里，我可不知道。我的辦公室老是鎖着的，只有那個傭婦有她的鎖匙。”

沙斯特利像閃電一般迅速地記下這一切。

“好，此刻我想我已盡了自己的職分了。你肯把牠通讀一遍，而且在牠上邊簽個字，以資證明嗎？”他就把那張寫好了的紙頭推給佐丁，自己倦乏地伸個懶身。接着他又跑到門口，開了門，喊着走廊中的什麼人。他回到原位，很有味兒似的打量着佐丁。

“你是一個有名的角色呀，佐丁同志！然而你起初還要向我狡辭圖賴，這實在太不好了！”

“我？……狡辭圖賴？”

“不要爲你自己辯護呀！無論如何，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本案的判決，要等特別法庭的委員會來執行，牠在這幾天就要到這裡了，命令我做這報告的，就是牠。我的任務是很輕微的——絕對客觀的。你自己也總看見：我不單寫下一切在我覺得於你不利的時候，同時也寫下於你有利的時候。我是絕對客觀的。但同時你得允許我給你拘禁起來，允許我派人來監視你。”

雖然佐丁事前已看出了這事情的預兆，但他仍然覺得牠是一種打擊和一種侮辱，難堪的恥辱在他內心泛湧着。

“我不會跑開的，”他苦笑着。“但我希望你允許我看一看我的家族。”

“那無論如何不行！你儘可寫信，但你不得離開這房間。不要着慌。最後的判決也不過幾天的事情，至多不過兩三天。以後的事——哦，那當然要

看委員會怎樣看待這件案子。我的唯一的職務，就是毫不偏袒地報告牠的真相。因此，如果你還記得什麼別項有利於你的事情的話；你就寫牠下來，送給伊格那的夫的祕書。我當吩咐他們給你紙筆。你的膳食就由執行委員會的廚房送來。

3

佐丁用遲鈍枯澀的眼睛朦朧朧地凝視着窗外點綴着陽光的河流。這些正方形的房窗賦與這寬大的房間一種閣樓所特有的清幽適意的孤單。許多冰塊沿着河流緩緩地移動着，宛如或種怪物的碎齒。河的那一邊，是工人們居住的市外村莊的淡黃色的箱子一般的二層樓的木屋。一切剛才發生的可怕的事情，以前從未臨到佐丁過的事情，突然消失了，掩埋在他靈魂的深深的裂縫中了。一種孩提一般的無憂無慮的感覺衝到外表上，好像一個時常被強迫到一個鎖匠工場辦差的小孩，突然發見這個工場關閉了，因此他就無憂無慮，可以盡情盡意地玩他自己的把戲了。他是暢快，高興。

他在內心感覺到一種穩定的火燄，光耀而且溫暖。

但這種心情並沒延長好久。沉重的皮靴在廊道上格格作響，一個衛兵走進房來。他伴着一個長官，長官帶着仇視的，查究的神態打量着佐丁和那房間。他們走到窗跟，檢驗一下窗鎖，於是就如來時一樣不客氣地走開了。那衛兵留在門外的廊道中。當他上崗的時候，他那步槍的槍托輕輕地敲在地板上。

過後，兩個從廚間來的圍着白色胸帷的女堂倌開了雙扇的門扉，搬進一張鐵牀和一隻裝着稻草的灰色的牀墊。他們第二次又搬來一條棉布毯，一個裝着稻草的枕頭和一條粗毯。當她們問佐丁要不要東西吃的時候，他拒絕食物，却要鉛筆和紙頭。

這些東西是伊格那的夫的祕書親自送給他的。祕書企圖用低垂的睫毛掩蓋着她進房時所感到的忸怩，而佐丁的苦痛益發利害了。

“我要寫信給我的妻子，我請你趕快差人給牠送到她的房裏。這事辦得到嗎？”

“可以的。沙斯特利同志六點鐘要來這裏。經他審閱過後，就可以立刻送去。”

“謝謝你。”

佐丁把不得獨自個留在房裏伴着那些突如其來的思想，牠們像沉重的黑雲一般地湧了起來，威脅地掛在他上邊。他在那墊着發沙聲的墊子的軌軌作響的牀上坐下，用兩手捧着頭兒。

——我應該鎮靜一下，索解這一切事情的底蘊。到底他們控告我什麼罪名呢？有一樣事情是無疑的：帕夫羅夫和凡爾茲一定出了什麼亂子，而當場被逮捕的。但什麼亂子呢；關於那金子的傳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誰拿牠呢？帕夫羅夫拿的嗎？如果這樣，爲什麼給我也牽涉在內呢？因爲我沒有革退他的緣故嗎？是的，這是一個可怕的啞謎呀！難道是凡爾茲拿的嗎？難道是她和麗沙分了的嗎？難道麗沙竟會接受嗎？……

恐怖壓倒了佐丁。他搖擗地戰慄着，他的呼吸痛苦地停滯在胸肺裏，當他想到如果事實如此，麗沙將得到怎樣結果的時候。哦，萬一事實如此，

那怎麼辦呀！唉，但願這一切都是空中樓閣的無稽的疑竇呀！難道麗沙不懂得這種事嗎？

他竭力探索着她的靈魂。不是，不是！這不是麗沙幹的，她不會幹這種事的！畢竟她具有一種工人的驕傲，具有階級鬥爭的本心的。她畢竟是一個共產黨員呀！

他忍痛地微笑着，玩味着她那像稻苗一樣脆弱的天真，玩味着她毫無世俗的慾念。她到那里去獲得金子呢？她從沒有參加過實際的鬥爭；她的經驗不像他的經驗。不錯，她是一個自己階級的女兒，是她丈夫的妻子，是她孩子們的母親。如果有人把這些東西放在‘決斷’的天平上一稱，那後兩樣一定比前一樣重些。這是不能責怪誰的。被她們的最簡單不過的感覺和本能的鎖鏈束縛着的女性的那種堅忍不拔的奴性，是在男性所給予的多代的經濟壓迫之下遺傳下來的，要立刻改變了這種奴性，是很困難的。

但，難道他們竟會因此而槍斃她嗎？他頭頂上的頭髮，像微風中的草葉一樣的顫動着。他回想起

麗沙的沉靜溫和的微笑，一個少女時代的麗沙，那頭上罩着頭巾，豐潤的玫瑰色的兩頰上襯着頰窩的麗沙。他帶着不雅觀的忸怩和熱情的眼淚向她求婚的事，也在那時的春天發生的。他那時好像恐怕厭壞了一朵柔弱的鮮花似的，不高明地捏着她那破裂的，刺痛的小手指，同時釘視着她的清明的灰色的眼睛。

“可愛的麗沙呀，讓我們一塊兒生活，一塊兒鬥爭，一塊兒受苦，而以夫妻的資格互相戀愛吧。”

這看來是多麼長久的事！多麼長久！佐丁的兩肩在遙遠的，甜蜜的回憶的重壓之下沉下去了。

那麼後來呢？以後他們保守住自己的誓言嗎？

沒有。他發覺了自己是大大地失望了。麗沙果然是一個忠實的，親愛的，溫柔的妻子，但也不過如此而已。他過去忘記了：在她背後還蘊蓄着無數世紀沉默的，不知反抗的女性的奴性，而他則是一個男子漢，一個目空雷電的大丈夫。她能夠瞭解他的情感，他的努力，他的歡樂和悲哀，他的鬥爭嗎，當她的烹飪工作，和孩子們的啼哭，以及他們的小

房間的渺小狹窄的世界給她禁錮在一個擁擠的牢籠裏，而對着這牢籠的欄柵，又吹擊着生活之海的狂暴的颶風？他在那海裏游泳；他裸着身體和牠鬥爭，他的灰色的眼睛裏有鋼的閃光。他跑到麗沙那兒不過是爲了休息，吃飯，以及看看那些有趣的小孩，牠們張開疑惑的眼睛，向他，牠們的父親，伸過手來。當他發覺了自己離開麗沙一天遠似一天的時候，發覺了她孤單地獨自個滯留在死板的日常生活中的時候，他就懊惱起來了。她的兩頰消褪了，她雙睛的亮光消失了，她的脊背日益彎曲了。他一向在欺騙她，他們同居得愈長久，這種欺騙就變得愈深且大。只在此時，他才格外明瞭自己一向在無恥地，卑鄙地欺騙着她，盡量利用她的無助，她的女性的柔弱，和她的女性的愛情。他曾經夢想過的那種奇異的戀愛的交響樂，已經變成了一種悲哀的手風琴的聲調了。

如果現在她被抓去槍斃了的話，那麼只有他才是她的兇手。

他的喉嚨裏泛湧着苦惱和憐憫。

但他能夠換一個方式來做人嗎？他能夠放棄了他那爲着全人類的幸福——爲着全世界的幸福——的鬥爭，放棄了爲着牠而接受的苦難，而換取那種對於一個親愛的婦人的系念嗎？他由於把自己束縛在一個家庭裏所受的損失，不是已經太大了嗎？爲了他的小孩們的啼飢——如果工人們沒有孩子，那就多麼好呀！——他往往不得不含羞俯下眼睛，而放下那隻高舉欲打的手。他那突然軟弱下來的手兒的沉重的手槌，變成了一個猶笑的巨怪殘忍的刺棒，這個怪物的棕色的肚皮脹裂而變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圓胖的兩頰消失在雲瑞背後了。

誰是罪人？這就是他，那個貪得無厭，大腹便便的摩羅支（Moloch，古 Phoenicia 人所奉之火神，以人身爲祭品的——譯者）呀！佐丁在瘋狂的瞬間，甚願自己變成很小很小的……蜂？……彈丸？……不！最好變成最小不過的，最尖利不過的鋼針，這樣他就可以在那怪物完全不知不覺中勝利地刺進牠的腦袋的最柔弱的地方，而牠就要動

搖起來，變得軟弱無力的了，像刺破了的氣球一樣，漸漸兒縮小了，而終於癟了，這時就有熱烈的歡聲慶祝着牠的滅亡！

他鎮定了自己的心神。多麼謬妄！這沒有那樣的簡單。而且麗沙，不管是誰的罪過，麗沙總歸沒有了！

但如果麗沙完全沒有受過金子，那又怎樣呢？他愉快得跳起身來，對着窗口走上幾步。難道爲了那些襪子，爲了她受了一點巧克力，爲了她不懂得政治上的事而依然是個親愛的母親和一個希望博得丈夫的歡心的妻子的緣故，就要這樣殘酷地責罰她嗎？好一羣松鼠籠中的討厭的，頭腦不清的，兇惡的傢伙！而在他自己的口供中，那句話也是蠢極了：她瞞着我受了牠的。

這算什麼意思呢？“瞞着我”？因爲那後來也知道了這件事；而且僅僅不過斥責她幾聲，這就意味着受東西的，却是他，不是他的妻，爲什麼他說明得這樣暗昧呢？難道他恐怕自己有什麼不利嗎？他立刻就要寫信告訴她這件事，使她被訊問時可以

改正這個錯誤，

但他又記起這信必須經過沙斯特利的手的。他想到自己又不得不狡辭推諉的時候，竟覺得有些憤然了。對誰狡辭推諉呢？對同志們呀，他們的好夢，他們的勞作，他一生都在共享着的！他垂下頭來，開始審視着罩滿了塵埃的硬木地板。接着他又望着窗外，重又看見那清明的天空，那浮動的冰碎，以及隔河的黃色的房屋，牠們的房窗都閃耀着落日的光輝。他在自己的手錶上瞥了一眼。

——糟了！六點鐘了。沙斯特利大概已經來了，作興立刻就得離開的。我得趕快給麗沙寫信。

他應該寫些什麼呢？他怎樣寫好呢？他應該全盤寫出來嗎？爲什麼不讓事情平靜地沉着地進行着，像那驕傲的河流負着河冰的重担流漾開去，既不知自己的法則，也不知自己的目標？在溫暖的陽光下，牠那冰凍的胸膛就喇喇地響着，怒吼着；在夜的深藍色的天空底下，牠的無止息的水流就平靜下來，停止流動，重又變爲霜冰了。

但那時他也許不能立刻就回家，也許永不能

回家了。她，孤單，悲哀，伴着兩個孩子，將作怎樣想呢？如果那些放肆的舌頭散布出關於他，關於金子，酒，關於主婦凡爾茲等等的故事；那又怎麼辦呢？他面前橫着多少煩惱的思想，多少苦痛呀！這種無謂的苦痛，這種苦難和痛楚的重壓，究有什麼目的呢？只要他能夠把牠移開了她的可憐的兩肩就好了。

他突然打定了主意！在檯子跟前坐下，寫道：

親愛的麗沙：

爲了一樁無謂的意外事件，爲了查究新近發覺的怕夫羅夫和凡爾茲的罪案，我要在執行委員會的房間裏暫時拘留幾天。不要苦惱，不要着慌。他們控告我的一大堆關於什麼金子呀，酒呀，甚至戀姦的罪狀，都會像輕烟一樣地消散了的。我們只需要勇敢和堅忍。不要喪胆呀；應該堅強一點，而且替我吻一吻孩子們。凡爾茲已把送給我們的襪子和巧克力牽進這件案子裏。這一切當然都是無謂極了。

我溫存地，溫存地吻着你。直到不久我倆重逢的時候。

你的亞勒克塞。

——我得躺一下，我得厚着臉皮躺一下呀。於是他就把這信折成粉包的樣子，一邊請門外的衛兵通知那祕書。他等了很久很倦之後，結果來了一個用人，

“請你立刻把這封信交給伊格那的夫同志的祕書。這信是很緊急的。”

用人點點頭，出去了。佐丁在沉思默想中站着一動不動，像放在兩條蓋滿灰塵的道路的交叉點上的石礮，無知無覺地從雙眉底下看着那撲在失色的河流的迷霧上邊的黃昏的薄暗的深紅色的翼膀。

4

佐丁獨自個坐了五天。沒有誰來審問他；也沒有誰來訪問他。有時彷彿大家都在震裂神經的瑣

事的擾攘中，在國內戰爭的喧鬧和熱狂中給他忘了。有些地方，也許離那兒並不遠，穿着骯髒的軍服，佩着鍍金的肩章的消瘦的或肥胖的軍官們，從一個村莊馳驅到另一個村莊，前進，退却，灰色的隊伍蠢蠢然地擁過田野，從這地平線擁到另一地平線，僵僵着，蹲伏着，直率地躲在稀疏的矮樹叢的背後；他們在一種無形的災禍的鋒芒面前跌倒了，帶着鬆弛的膝頭，扭曲的手腕和僵硬的手指，在死的搖蕩中扭動着。

他得不到報紙看。每天的午餐都送給他的；他往往連碰都沒碰到牠。他變得消瘦而憔悴了，他的兩眼和兩頰凹陷進去了。他彷彿老了許多歲了。他變得非常隨便了。他往往在反常的時候和衣睡覺，在反常的時候起牀，簡直沒有日夜的分界，他往往辨不清究竟是早晨，還是傍晚。

有一次他走到窗跟，在落陽的光照中找到了——一個給他的疑視的回答。他歎了一口氣。

他漠不關心地凝視着河岸上的那些小房子的黯淡的赭黃的色彩，直到他覺得那些房子已經死

了，而牠們的房窗裏的燈光，就是腐屍的燐火。俯下眼睛，坐到寬闊低矮的窗台上，他在房窗底下看見一個小小的花園，看見那些灰色的白楊的修剪過的黑蓬蓬的枝條，那些枯草蓬鬆，落葉漫散的草場。在這花園的盡端是一堵低矮的石牆。窗下，有一個哨兵在踱來踱去。他們還沒有忘掉我呀！

有時他傾聽着被自己擯棄了的世界的動靜；他彷彿覺得自己聽見那些房窗由於遠處大炮的轟射而戛戛地震響着。

有一回，房門開着的時候，他聽見一種模糊的叫喊和喧聲通過廊道，從下邊或處地方襲來，有如黑暗大海的疾衝的潮泛的漲退。

“蘇維埃在開會呀，”送晚餐給他的僕人說。
“那些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在搗亂。他們要求解散‘切卡’。城裏爲了日糧在打架。工人們拒絕到前線去。克拉斯替利脫西被捉住了。全體共產黨員都動員了。……你真想像不到多少學生聚集在這里呀！他們都開到前線去的！”接着她又在他耳跟低語道：“聽說工人們想叛變……那時他們他許

會釋放你……”

佐丁咬着牙齒。

第五天傍晚，暮色正降臨到大地，電燈剛剛開亮了，沙斯特利突然闖進房裏，對他點頭：

“我們走吧！”

他們伴着那個衛兵，沿着廊道稍稍走了幾步，走進一間房裏。在一張檯子前面，坐着一班佐丁很熟識的人們。他們的臉容切熱而嚴肅。其中有那個飽經風霜的年老的工人黨員特卡赤夫，他雖然不是佐丁的知交，但他們在會場上時常碰頭的。他的形貌是一個老聖徒的莊嚴而高潔的形貌，他酷愛自己的威嚴和他那蓋着木板似的胸膛和肚皮的梳理得光光的鬚髯。他用圓圓的眼睛安祥地給進房來的人們瞥了一眼；而又帶着同樣的安祥和鎮靜俯下他的眼睛看着檯子。在檯子的另一端，坐着一個佐丁的老朋友，五金工人凡亞西·舒赤格羅夫。他的臉孔真像鳥兒一般的，瘦小，向上昂着，頭頂蓋着白髮；而在他的瘦長的頸項上，他那顯著的喉結核很有勁兒地移動着。在這兩人中間。在檯子的

中部，坐着那全體中最嚴肅的同志斯丹攀，他那瘦小枯乾的鼻子好像老在嗅着空氣似的。他那富於思想的，半開半閉的眼睛底下的兩頰的深深的凹膛，加強了他的憔悴，加強了他的頭顱的嶙峋多骨的輪廓。他有稀疏的山羊似的鬚髯和稀疏的頭髮。在這默默坐在那兒的三個人的週遭，盪漾着一種將不利於佐丁的預示，盪漾着一種奇異的，預示不祥之兆的東西，像印度教中的三位一體的上帝一類的東西。只有那個穿着襤褸的軍裝，坐在他們的對面，面前放着許多紙張的黑皮膚的青年，他的卑污不潔的形相，以及他速寫文件的鈍澀的嚓嚓聲，把場上的神祕的嚴肅減少了一點。

佐丁幾乎上前同他們握手了，但覺得這種舉動也許被他們視為諂媚，他就忸怩不安地點點頭，不自然地領受了那把由他們的警視指示給他的椅子。在檯子的另一邊，在他對面，那挑啓鬩端的沙斯特利脫了上衣，把公文包放在檯子上，坐了下來。

斯丹攀並不看任何人，繼續在面前的紙張上

亂劃着數目字，而老在抑止着他的勉強的，忸怩的微笑着的舒赤格羅夫則把自己的惑亂的眼睛從這邊移到那邊，彷彿一邊因為重又碰到自己的老朋友佐丁而表示忻喜，但同時又因為自己的息息增重的對於對方的命運所負的責任的足音在震響着，而表示驚嚇。最後斯丹攀停止劃數目字，轉眼望着沙斯特利，此後簡直沒有移動過他的眼睛，直到沙斯特利說完了話。舒赤格羅夫的孩子似的眼睛帶着息息加深的惶亂和懼怯，在沙斯特利和佐丁中間跳躍着。只有特卡赤夫，坐着有如一尊佛像，俯首下瞥，彷彿看穿檯子似的。

“目前這件案子，同志們，’沙斯特利開始說道，一邊在椅中很神氣地搖擺着，而且對佐丁投了許多刺人的警視——“目前這件案子，在我們黨生活的經驗中，在革命的鬥爭中，都是未曾有過的！”

他手裏捏着好幾張紙頭，他不時給牠們拍了幾拍，又俯首看看牠們，於是立刻旋轉火一般的狂熱的眼睛釘視着斯丹攀和佐丁。他的聲音尖銳地送了出來，像漾過大草原的鈴聲。

“此刻坐在你們面前的，不是一個普通的工人，也不是一個無經驗的青年，却是一個一九〇三年以來資格最老的黨員，一個革命家；”沙斯特利繼續着着實實地拖出他的話語。“而現在，到了革命的一個危險的緊急關頭，這位英雄却墮落到如此地步，他身居蘇維埃政府和本黨的重要的職位——省‘切卡’主席的職位——而由於卑鄙的圖利的動機，辜負了勞工階級所給與他的信任！他破壞了那架我們視為普羅列塔利亞政權的警眼的機械，自己首先做了那種貪賄，腐化，醉生夢死，等等的可怕的榜樣，用那些從我們最險毒不過的反革命的敵人的代表中選拔出來的高貴的同事們來包圍自己。還有許多佐丁的活動未被偵查出來；但依據已被發露的事情看來，已絕對沒有理由可以延遲你們的公正的革命的裁判了……”

“……我很抱歉，因為我說話過於激昂，而越出了我這客觀的調查員的角色的界線，”他喋囁地說，突然俯下他的眼睛，顯然在斯丹攀的警視中看出了什麼異樣的神色。“不過，同志們，當一個人必

須說述這種討厭事情的時候，他是很容易遏止自己的憤慨的呀！……

“……根據從那幾個人——佐丁自己和他的幫手們也許內——收拾攏來的詳細的供詞，有一件事實很可以被確定了，那就是佐丁運用他那省切卡主席的無限的威權，雇用了一個顯係反革命分子的市民葉利娜·凡爾茲當作秘書和老婆，使自己和她發生祕切的關係，而這位凡爾茲以前曾被切卡逮捕，而應該給她執行死刑的。從他把自己同她這種親密的關係拖延下去，而用種種方法來袒護她這一點看來，事情是很清楚了，就是佐丁是不會不知道她同那個最險毒不過的英國暗探兼白衛軍襲擊隊首領愛德華·哈開的關係的。哈開就在全聯邦切卡熱烈地而又徒然地緝拿他的時候同凡爾茲至少關了兩夜，這是她沒奈何時親口承認的。到了現在，哈開之避匿，總算獲得效果了，所以近來發生的那些殺害我們最能負責的同志們的殘忍的血案，尤其最近發生的那個最忠實的同志卡茲曼的殺案，就是說柔一點，佐丁也不能辭其間接

的罪過的。這樣可怕的叛逆，世上實未曾有過！

“但佐丁的罪過還不止此。出賣了黨和革命，置那些信任他的老同志們於死地，佐丁在這些驚人的可惡的事件中還表示自己絕對沒有政治的動機，雖然在我們全體看來這事情本身就明白得無以復加了。佐丁的基本目的，是要利用他的權力和既成的信用，以飽自己的私囊。讓我以十足客觀的調查員的資格來說話吧，佐丁不單受他的忠僕凡爾茲的賄賂，她是在他所有犯法的行事中給他當一種方便的工具用的。決不止此！這位佐丁是非常奸刁詭滑的呀！他不止受了首次的賄賂——一些家用的物品，這是凡爾茲用她代他收受的賄賂購買來的，她就這樣同她的愛人兼導師佐丁分了這些贓物。她送給佐丁的女人的絲襪，就是一個例子。在另一些時候凡爾茲又用白衛軍送給自己的東西送給佐丁；那些巧克力就是例子，就是那個英國的暗探哈開送給她二十磅巧克力。

“不，我得重述一句，佐丁的罪過還不止此。凡爾茲受了他的教唆，曾向那個豪富的珠寶商朱特

金氏的家族勒索了一筆財物，朱氏的兒子在佐丁的命令之下被逮捕，而且無緣無故地幾乎坐了四個月的牢。凡爾茲就以小朱特金將被鎗斃相恫嚇，代佐丁向老朱特金敲詐了二十磅金子，一部份以貨物作抵，一部份是現錢。雖然凡爾茲現在否認佐丁同這次勒索有什麼關係，可是這種關係很可以用下列的事實來充分地證明的：第一，朱特金就在卡茲曼同志被害的那一天由佐丁的親筆命令釋放了。而且剛在凡爾茲同朱特金的父母講定賄賂的總量之後；第二，就在這個佐丁的命令之下，省切卡辦公廳主任沙蘭珂寫給凡爾茲一紙最特別不過的，未之前有的釋放小朱特金的命令的副件——這當然是用以敲詐他父親的；第三，那二十磅金子一定是交給佐丁了，而且被他很巧妙地藏匿着，因為凡爾茲再不能找到那些金子了，而她現在則牽強附會地大放厥詞，保證我們這金子是她不在家時被人從牀下偷去了的。這樣看來，我們斷定佐丁的受賄一定不止絲襪和巧克力，那是很合邏輯的，很自然的事。關於絲襪和巧克力的事，因為凡

爾茲嘴巴不緊，彷彿差不多切卡全體工作人員都知道的，不過他們迫於佐丁的淫威，不敢聲張吧了。關於這，我們往後再說吧。

“順便再提一提：在審查他的時候，佐丁起初還要否認自己受過襪子，巧克力和金子，但後來因為質以彰明照著的罪證，他才不得不直認由他自己或由他女人——佐丁現在想把一切都歸罪於他的女人——受下那些東西，而且不得不承認自己由凡爾茲轉手而受進襪子和金子等賄賂，”

“金子？”佐丁沉靜地問，他的臃腫的雙唇顫抖着。

“對不起——失言了。是巧克力，不是金子。目前，佐丁是否認受過金子的。”

佐丁畏縮着。他在想着什麼呢？他的腦子是一片空白。一種惶亂和沒奈何的悲慘的微笑閃過他那蒼白色的臉龐。他所有的感覺都是全然從潛意識中湧上來的，他彷彿記得自己很自信地沿着一條險峻的小道走了很久，而突然失足了，突然跌入一道洪大的瀑布的中心。現在他無可挽回地隨着

牠飛入了一個黑暗的深淵，被不能理解的自然威力的喧噪和吼聲震聳了，甚至無意攀援那些當他衝過時撕傷他的身體的懸崖的尖利的凸齒，因為他意識到牠們太遲了，在他已經衝過牠們以後。現在他毫無所思。他所感覺到的，只是無奈，恐怖，一種對於被丟棄在他頭上的或處地方的銳敏的意識和對於從下邊或一地方向他飛來的死之漠然的記憶。他覺得有時有誰的執拗的警視在他身上滑溜着。也許牠們是從斯丹攀同志的斜視的眼睛射過來的，也許是他的朋友舒赤格羅夫的痛苦警視。再不然，難道是那個書記投過來的嗎，他執着鋼筆書寫着，偷偷地望着他，口大張着，吃驚的圓眼睛，像一隻貓頭鷹突然被那奇蹟似的街上的羣集驚醒了一樣？佐丁沒有功夫給牠理解得明明白白。沙斯特利的演詞的狂流使他神魂顛到了。

“是的，同志們，我是一個調查員，我要取着客觀的態度，”沙斯特利續繼說道，一邊向全體人們投射着火一般的注視。“然而我得下了自己的斷語，你們是否同意我的斷語，那是你們的事，我斷

定佐丁是一個非常不誠懇的人。”

“怎麼？……誠懇？……”斯丹攀沒有聽真，這樣問道。

“一個非常不誠懇的人呀！”沙斯特利說得格外響亮，格外清楚，佐丁覺得斯丹攀同志的鋒利的警視重又磨擦着他的臉龐。

“一個不誠懇的人，”沙斯特利重復道，搖着頭。我對着佐丁面前下了這個斷語，他不會否認這個的。事實上，他不單袒護凡爾茲一個人，她，一個真正白衛軍的黨徒，對他比別人更有用處。不，他不單袒護她一個人。省切卡充滿了各種各色在他保護下的暴徒，貪污，騙子，一般地說，各種各樣最無名譽的行險徼倖的人們，他們當然是和那些忠實同志相衝突的，當然要取消他們的工作的，這班忠實同志和佐丁一道工作，總算不幸之至了。我不願多所曉舌，就舉帕夫羅夫來做例證吧。他是一個無恥的貪污，他企圖向那些由他審理的關係各種各樣案子的人們敲詐大量的金錢，他這些賄款當然是要和佐丁分的。他現在像凡爾茲一樣，已被逮

捕了。

“關於帕夫羅夫的人品，已死的卡茲曼很清楚地告訴過佐丁，這一點，孚民同志如此證明，就是佐丁自己現在也不否認。此外他還向我們保證：第一個引起卡茲曼對於帕夫羅夫的疑竇的，就是他，佐丁。這顯然是佐丁無恥的謊話，因為第一，不管他的誓言如何，佐丁並沒有給帕夫羅夫清出切卡——卡茲曼死後，當然不必多此一舉了，因為執意要革退帕夫羅夫的，就是他；第二，甚至現在，帕夫羅夫同凡爾茲被捕後，佐丁對於這兩位英雄的被捕還要提出抗議，在我的面前，在伊格那的夫的辦公室裏，他稱逮捕他們的舉動為——你們以為稱牠什麼呢？——‘破壞切卡’呀！這一點，伊格那的夫可以作證，但我相信佐丁自己也不會否認的。”

“再則，同志們，佐丁的貪婪叛逆的品性，可由他那獸性的頑強和殘忍看出來。雖然他自己就是暗殺卡茲曼同志的陰謀的主要的，間接的共犯，但他還要帶着殘酷無比的固執，強迫省切卡的全體會議通過鎗斃一百名被切卡逮捕的比較出名的布

爾喬亞的議案，而他們大抵都是無罪的良民。這種舉動是挑撥那些一向在觀望我們的人們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最好方法，那是無須說明的。”

“你此刻爲什麼東西辯護呢？”佐丁突然問。

“爲了革命的正義的勝利，此外就沒有什麼了！”

“但事實上有這樣東西嗎？”

“那個我們會看見的！還有什麼話說嗎？我唯恐自己對於本案說了這樣多的話語，已使同志們聽倦了，而這件案子。壓根兒就是非常清楚而簡單的，一個非常負責任的黨員和前輩同志竟犯了這樣可怕的罪，即此一端，已夠使人寒心了。所以我不想嚕嚕囁囁地再用別的事情來補充我的報告，倒如利用那被沒收的酒大開酒宴的事情。其實總有整整一地窖的酒放在佐丁的辦公室裏，帕夫羅夫也拿點喝喝，雖然據佐丁說，他不在時辦公室老是鎖着的。同時我也不想說述佐丁在自己辦公室的沙發上同凡爾茲的戀愛的冒險事件，那個傭婦可做此事的證人，她從門外聽到他倆談話的一部

份。這些不過是本案主要的案情的次要的綫索而已。”

接着是長時間的難堪的靜默。個個人都向佐丁警視。

“你要解釋一下嗎？”斯丹攀問。

“是的，是的！當然！”佐丁好像剛從夢裏醒來似的，急急地說。

“不過我們得注意，別讓這種解釋變成徒費時間的廢話。我們應該確定一個範圍，”沙斯特利嚷道。

“是的，是的。我們往後再看，”斯丹攀擺脫了他，不高興地皺起臉龐。他於是轉臉對佐丁說，“說吧。我們現在聽你說。”

但佐丁的思想，一向都是非常活潑而清楚的，此刻却繚亂不堪，有如破爛的衣衫。我從何說起呢？

“同志們，”他說，從頭至腳都在戰抖。“你們相信我或不相信我，那當然是你們的自由，但我此刻對你們總得坦白，像我往常的坦白一樣。難道我們

多年的同事，從地下室直到現在，還不足以使你們相信我的忠實嗎？”

他覺得自己在說着無意識的蠢話，完全不是他在等待審問時預備好在此時說的話語。同時他又被沙斯特利激怒了，沙氏的眼睛閃着惡狠狠的兇光，當他顯然在欣賞着對方的痛苦的時候。

“我們不要你陳述你的過去。過去的事情我們全體都十分明白的。我們要你簡明地說明檢察員控告你的各要點。你承認不承認自己犯罪呢？”斯丹攀同志的又冷又硬的聲音突然鞭撻着佐丁。

“是的，是的！立刻就說，立刻就說呀！”他答道，心思益發惶亂了，覺得一種恐怖的震駭在衝擊着他，他的恐怖，不是因為自己面對着他的生命的悲慘的結局，牠像一列瘋狂的火車一樣，帶着兩隻愈變愈大愈變愈清楚的禍變的紅熱的眼睛，飛也似地向他衝來。他所害怕的，却是自己依然要嘗着孤單冷寞的滋味，如果他們不瞭解他的話，如果他不能夠立刻對這班人說明自己案子的清白和公理的話，而同時他又唯恐自己說到一半的時候，會被

人打斷了話頭。爲什麼臃腫的人類的舌頭會這樣慢鈍，無用，和拙笨？

他懂得自己此刻應該毫不躊躇地鼓起最後的力量，集合畢生所有的思想，盡力同或種東西拚個你死我活，而這種東西非常厚，非常沉重而可惡，牠給他壓迫了一輩子，從他還是一個靈敏的無憂無慮的小孩子時候起直到現在，牠此刻已經倒在他上邊了，給他壓碎了，給他除滅了。但他應該同牠拚個你死我活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週遭都是自己的親密的同志——就是這個得意揚揚地惡罵他的沙斯特利，也是他的同志呀。但這樣說來，他除了束手待斃，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難道不可以用一種正被屠殺着的畜牲的聲音喊激整個人類的世界，熱烈地希望着會得到一種有意識的，表同情的回應嗎？雖然現在這個世界還是充滿了盲目的種子而埋沒在地下的，但將來牠就會爆裂開來，產出具有新的感情和新的思想方式的新一類。

“我沒有犯罪，”佐丁堅決地說。“我沒有犯罪，”他更頑強地重了一句，他的聲音益發響亮，益

發堅強，他的話語像尖利的紅熱的火箭一樣的刺着他們的耳鼓。“說凡爾茲是我的老婆，說她原是要鎗斃的，說我爲了愛她而救了她的性命，這些都是不真確的。這一切都是謊話。她之被捕是因爲她偶然被牽涉到沙維珂夫的活動人員非尼珂夫的陰謀。但她同這陰謀毫無關係。這是我當日精明的斷語。我那時很惋惜她。我以爲一種正當的職業會給她救援起來重新做人，會幫助她掙脫了卑鄙的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的蛛網。但我這種想頭顯然是錯誤的。巧克力更有力地證明此種錯誤。”

“什麼更有力地證明這種錯誤？”大家異口同聲地問。

“巧克力！沙斯特利譏諷地說。

“是的！巧克力！牠更有力地證明此種錯誤。……她同哈開有關係，我此刻才第一次聽到。這使我驚異。我不能立刻對自己解釋其中的底蘊。此人的靈魂顯然還是一種難以索解的東西。這件事是真的：凡爾茲有一次跑到我家裏，送給我女人幾雙襪子和一些給孩子們吃的巧克力。她說，她，一個女

演員——因她從前是一個舞女——有很多這種從往日留下來的奢侈品，又說她一個舊同事從前線帶給她許多禮物。老實告訴你們，我如果去相信這種故事，真是太愚笨了。她送禮物來時我如果在家，我們一定不會受的。但我的女人未加仔細考慮，就在我不在家時受了牠們，過後要我再去還她，是不大方便的。而且我得直說，我也不想去傷損我女人的感情。愚魯如我，當時竟把這些禮物看作無謂的東西。至於凡爾茲受了朱特金氏二十磅賄金，我此刻才第一次聽到。我現在記得她當時對於釋放他的事情格外着心，甚至在我心裏引起一種漠然的疑竇，但朱特金畢竟是無緣無故地關在牢裏的，全是我們大家辦事紊亂的結果，本該老早就該釋放他的。如果此案不是偶然落在凡爾茲的手中，不知道他還要在牢裏關了多久，因為這是由於那個檢察官的疏忽，而他此刻又離開這裏了。”

“那麼照你說來，凡爾茲受賄是很正當的嗎？”
沙斯特利譏諷地插嘴道。

“別再說那種話了！”斯丹攀阻止他。

“雖然如此，”佐丁繼續說道，“但我從沒有訓示屬下發給命令的副件。總而言之，一切關於我同哈開的關係的控告，關於我分受這筆賄金的控告，一般地說，關於我同凡爾茲有什麼卑鄙醜惡的關係的控告，都全是捏造的廢話。這是真的：有一次她坐在沙發上曾向我獻過慇懃，而且開始談起情話來。那時我覺得她彷彿是誠懇的。但我當場立刻就擺脫了她。如果那傭婦曾在偷聽的話，她可以證實這一點的。一切關於帕夫羅夫的事情，也是全然的廢話。我一向懷疑他是個騙子，我甚至同卡茲曼討論過這件事。我們決定要革退他，但由於事務的繁忙，而且一時又發生了許多事件……是的，我們不過沒有功夫顧到這裡，那就完了。聽聽猶士哈甯同志的‘最客觀的’報告，同志們，確實是很痛心的。”

佐丁給屁股移動一下，嚴辣地又輕蔑地說出這句說話。

“說到什麼‘宴會’也是同樣的情形。開什麼宴

會呢？在什麼地方開宴會呢？如果他們拿給我們被沒收的酒，如果這些酒不見了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那當然是不好的，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是可恥的。但猶士哈寧同志說得非常響亮的那些關於宴會的神話，到底從那里來的呢？畢竟我還是佐丁，不是什麼滑頭！”他格外憤怒地對沙斯特利哼出這幾句話。

“還有比這更壞的，”沙斯特利喊道，跳起身來，彷彿他是坐在針氈上的。

“夠了！”斯丹攀喊道，對雙方做着手勢。

“但在所有告發我的罪狀中，最荒謬的，要算說我懷着惡意實行挑撥人心的恐怖主義！猶士甯原是這樣估量着我的罪名。說我像一個強盜一樣，鎗斃了一百名無罪的市民，以為卡茲曼復仇呀！我隨便什麼都能理解，同志們，但這個罪狀，我却完全無力理解。第一，這個決議不是我個人的決議，却是全體會議的決議，孚民和伊格那的夫也是出席的。我執意要鎗斃他們，是不錯的。但曾有人真正反對我過嗎？”

“你給他們統統嚇倒了，個個人都給你嚇倒了！”沙斯特利插嘴說道。

“也許我們中有幾個後悔不該犯了此種罪孽，就把罪過從弱小的肩頭推到強大的肩頭去，以自脫身卸責吧！”佐丁譏刺地微笑着。“是的，將來我們對於那些最熱心地執行了黨的口號和命令的同志們加以審判，這是十分可能的事。但我並不怕負責任，如果我再次碰到這同樣的情形，我還要像過去一樣地幹法，決不另找法門。”

“那當然！那當然！”斯丹攀同意地嚷道。甚至坐着有如僵硬冰冷的偶像的特卡赤夫也翻起眼臉看着佐丁。

“我殺了一百名囚犯，”佐丁的話語說得非常清晰，竟如敲擊着黃銅似的響了出來。“我並沒有估計他們的罪。在本質上，果真有罪這樣東西嗎？一個布爾喬亞就因為他是布爾喬亞，所以有罪嗎？一條鱈魚就因為牠是鱈魚，所以有罪嗎？如果那些最無人性的反革命分子能夠真誠坦白地用思想和感情的炸藥毀壞了他們的成見，難道我們不忻然

容納他們作為我們共同的鬥爭中的親兄弟嗎？而同時我們難道不把有些最能幹的青年關進牢裏嗎，他們過去很有功於革命，但由於他們的愚蠢，頑強，和階級的遺產，他們實在是我們最險毒的敵人，是資本主義的前衛？”

“你想把自己也列入這一類人中嗎？”沙斯特利帶着顯明的微笑問道。

“我自己？”佐丁被他迷惑了。“不是。我不過說自己槍斃了一百名囚犯而不加考慮他們有罪無罪，是一種很正當的舉動，因為照你的庸見所謂有罪或無罪等名詞，在我覺得是不存在的——此外就沒有什麼用意了。但，猶士哈甯同志，你同時也不要以為我當日被一種對於這羣悲慘的敵人的報復的情感所引導着。報復這個觀念，一向是最不能鼓動我的。讓這種愚蠢的偏見留作無知的人們的慰藉吧，這種幼稚的慰藉，正如小孩子因為自己奔跑時在檯子上碰痛了自己，就在牠邊沿上打了幾下似的，又如因為海沉了船，就想給海鞭撻一下似的，報復是毫無意義的自欺。如果你高興聽的

話，我要說自己槍斃這些囚犯的時候，明明知道他們是全然無罪的。”

“多麼奇怪的說理！”沙斯特利從椅子上咆哮道。

特卡赤夫的眼睛冒着火光，當他抬頭注視佐丁的時光。舒赤格羅深深地紅着臉，昂奮地凝注着他。只有斯丹攀依然和藹地在紙頭上亂寫着。

“資本家的集團殺害了卡茲曼。有些愚蠢的社會革命黨員誤認自己為資本主義的敵人，那是無大關係的。他們的意見如何是無足介意的。我們知道，事實上，他們是有意識地在布爾喬亞的陣營中盡着前衛的職務，盡着前驅的戰士的職務。他們個人的意見決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我們正從事一種分布在國際上的階級鬥爭。我們必須用打擊去回答打擊。他們所以打擊我們的個人，因為他們不瞭解公共事業的意義和牠們的法則。我是對着全階級打擊的。我毀滅了他們階級的首批代表——只有這一批，沒有多，也沒有少——我把這種毀滅看作他們的行動的必然的結果。那些親愛的小傢

伙還想實行再度的襲擊嗎？請別擔心，他們是不會再嘗試的！他們知道再度嘗試會使自己受了更大的損失。”

“你被控告的，不在這一點，”斯丹攀搶着說。

“我們懂得這個的。我們知道階級恐怖的重要，到了非施行此種恐怖不可的時候。不過我們當然要首先掃滅我們敵對階級的比較活動的分子和牠的領袖。這是我們處理事物的態度。什麼遊疑，後悔，那是無意識的人們的事。不過此刻你最好還是答復我寫在這里的兩個問題，”他繼續說道，一邊把一張紙頭拿到佐丁的，面前。

“爲什麼不暗中偵察凡爾茲？”

“這件事，在切卡的工作人員中，在全體黨員中，以及在那些由廣播的閒談知道了佐丁受賄的廣泛的工人羣衆中，將給與什麼影響？”

“是的。那是我的過失，”佐丁用一種被壓服的聲調說。“至於什麼影響嗎？這影響是最壞不過的，”他低語道，垂下頭。他容不住他的羞恥。

斯丹攀轉臉對着他的隣座們。“有誰還要問什

麼話嗎？”

沒有誰問什麼話。只有沙斯特利跳起身來想說話，但看見只有自己一個人要說話，他就惶然地低下他的眼睛，沒有說出他的話語。

斯丹攀先向特卡赤夫低聲談了一會兒，接着又向舒赤格羅夫談，他們兩人都點點頭。

“沙斯特利同志，目前請給佐丁同志領回他的房裏。”他接着又轉臉對佐丁說，“委員會會來傳你，或把牠的判決通知你——”看看他的錶，“——到了可以宣布判決的時光。”

佐丁重又感覺到一種痛苦的重担落到他的身上。他迷亂地在椅子上找尋他的上衣，直到他記起自己並沒有穿上衣來的。他同着依然滿臉通紅，滿臉冒汗的沙斯特利走出門口，又忸怩，又倦乏，他的心兒狂暴地跳動着。那個同一的衛兵公然跟在他後面，護送他回到原來那間襯着黑暗房窗的房子裏。佐丁顫慄着。

在遠遠的地平線上的或處地方，閃耀着礮火的反影。

那看來好像死了一般的城市用着失明的眼睛
望進他的窗口。

第四部

佐丁躺在牀上。事情的結果怎樣呢？唉，誰能逆料呀！他不能再思索了。他的心兒由於熱烈的羞恥而跳動起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佐丁，一向是這樣當心，這樣謹慎，而突然會陷自己和別人於苦境，危害主義，危害世界革命，危害有悠久歷史的黨，動搖工人階級的信任？難道這一切真不是夢而是現實嗎？

他用顫抖的兩手掩着臉龐，他面前湧起了那

些他曾經冥想過許多次的舊思想，湧起那些此刻在他飛來全然改變了色調的圖畫。

一片高掛的天空，爬動着黯淡的雲堆；一片廣渺的已耕的田畝，爲秋雨濕透了；沿着一條潮濕的泥路，一個穿着破爛的衣衫戴着破爛的帽子的巨大多毛的農夫，疲乏地拖着他的脚步。他那飽經暴雨，蓋滿皺紋的臉龐，很像一個古舊的佛拉德米爾的聖像的巧克力色的臉龐。他的駝背朝着洒滿了雲朵的天空聳立着，他咳嗽着，忍耐地蠢笨地凝視着掛在頭上的雨網。

——好一個富有英雄氣概的旅伴呀！佐丁夢想着。——有這個巨人在我旁邊，我總不會迷路了！

“你爲什麼這樣垂頭喪氣呢，你這大地之王？”他問。

農夫放緩他的脚步，用傾斜的眼光和藹地俯視佐丁。

“我肚子餓呀，朋友，我肚子餓。”

“但請告訴我，誠實的勞工，誰有這樣大力量

搶了你的麵包呢？”

巨人停住脚步，俯下眼睛看看爛泥路上的泥團。

“不是別人拿了我的麵包，親愛的孩子。我自己把牠送給我的主人的。我們這裏樣樣東西都要分的。樣樣東西。”他於是沉重地歎了一聲氣。

“但你難道一點都沒留給自己嗎？你總留一點給自己的，沒有嗎？那麼，你給牠幹麼了呢？”

“我親愛的孩子，統被捐稅吃光了。而同時我又必須替我的紡織機買一隻輪子，還要買些木頭和幾枚釘子。你看，我的茅房開始倒塌了。所以我不得不把留下來的穀麥送到衙門裏，送到吊穀機那裏去。”

“我的好朋友，”——佐丁伸出一隻手——“請你清醒過來吧！唉，如果我們倆力聯合起來去攻擊你的主人，攻擊那些商人，那多麼好呀！來！讓我們用一新的方法，‘我們’的方法，來耕全世界的土地吧。那時我們開始過着人的生活了！過着人的生活！而你就可以保留所有的穀麥，一粒都不給別

人！你喜歡這樣嗎？到那時，你和我就創造出一種空前的農莊！正如神話中的農莊一樣！我們用一種黃銅做成的奇怪的巨馬來耕田地，牠的鬃毛就是藍色的火，牠不吃東西，也不受報酬。你只要給我時間，我一切都會給辦好！”

“這是奇談，”農夫看看週遭說道，像鋼箔一樣燦爛的冒光的水濕，在他眼睛中狡滑地閃耀着。

“去劫掠主人的腰包嗎？爲什麼不可以？這是可以的，很可以幹的，但得用和平的方法幹。大家都能看見那時的生活比較容易過了。但至於什麼火馬——你不是在說謊嗎？我們怎能獲得這樣的東西呢？我們所需要的，你自己也總明白，朋友，是比那種鬼東西更樸實一點的東西。牠對我們比較受用得多了。但請告訴我，兄弟，馬上老老實實地告訴我，那時不再有人拿我們的穀麥了嗎？”他的灰色眼睛的懷疑的警光，像兩根細長的針刺着佐丁。

“聽呀，我的好朋友。你真以爲無殼的堅果會從天空一直跌到你的嘴裏嗎？爲了獲取那種怪馬，爲了給你自己從主人那兒救援出來，你難道不同

意再餓着肚子稍稍走一息兒嗎？也許還不止此，你還得把自己最後的一塊麵包分給全世界的人，這樣我們過後全體都自由了，沒有主人或商人，這樣你難道不同意嗎？請想一想吧。”

農夫想了很久，吃力地呼吸着。於是他搖搖手。

“喂，兄弟！這不會很久嗎？但此外還幹點什麼事情呢？這樣不管事情結果如何，我們總是完結了。新花樣是不容易習慣的。肚子餓真生活呀。不過，兄弟，我想最好還是照你的方法做。但我們無論如何總要死的。而且你——我怎知道你不會欺騙我呢？”

“你是一隻好麻雀呀，兄弟！你倒怕一隻蚊子咬！你不知道我也同你一樣地飢餓嗎？我們要一塊兒鬥爭，也一塊兒分享一切東西！現在，請把你的麵包分一塊給我，於是整好步調，跟我走。得快點走；使你不致落在後面！否則，你就不會比現在好得多少！你只要看看自己，看你自已是一個多麼可笑的傢伙呀！”

農夫垂下頭來。他從上衣下邊拿出一塊麵包，撕爲兩半，他費了很多時光打量着那一塊比較小些，可以把牠送給佐丁。但從他的眼角一瞬，他突然發覺了佐丁正在望着他。他立刻就比較大一點的一塊遞給佐丁，於是笨頭笨腦地在他後邊踉蹌着，他的膝頭搖晃着，他的兩腳在黏濕的爛泥中輾轉着。佐丁精神煥發地前進着，搖擺着兩腿，在道路的亂泥中踏着穩實的步子。那個巨大的農夫簡直趕不上他。他幾乎窒息着了，不時停步，而接着又拚死力地追趕他，用他的手掌揩了面上的汗。

“喂，朋友！請慢一點走。我們不可以稍稍慢兒兒走嗎？我趕不上你呀！我沒有麵包，變得衰弱了。我剛才給你的那塊麵包，是我僅有的麵包。我把牠藏了很久了，作爲我自己的預備糧的，而現在我一點都沒有了。”

“不打緊。鼓起你的精神吧！我們得趕快走，否則你和我就不會達到目的。所有的路道都要被沖毀了。我也和你一樣衰弱呀。你一定知道那個的。

因為我向你討過麵包。但看我呀！看我走路的樣子呀！你一定樣樣都辦得到的。”

佐丁想把那塊麵包塞進自己的衣袋裏，但有這麼東西抵觸着。麵包塞不進去。他一手鑽進袋裏，掏出一——這是什麼東西呀？握在他手裏的，是一大塊噴香的巧克力，被雨水沾濕了。那個農夫就用憤怒的眼睛給他看得呆若木鷄了。

“這是什麼東西呀？你欺騙我嗎？你拿了我僅有的麵包，而你自己還有糖果呀！”

“同志，這是偶然的——”

“你撒謊！”

佐丁無可奈何地戰慄着。他不會相信我了。這是偶然的，但他却不會相信我了！我是完結了！

他奔跑着。滑倒在爛泥中了，掙起身來，重又跌倒了。他混身蓋滿了有黏性的棕色的東西……這是爛泥嗎？……還是巧克力呢？……能怎能說得出？他能跑盡這無盡止的秋雨的雨網嗎？他那塗滿了濃厚的泥漿的兩腿沉重起來，愈走愈軟弱了。那農夫的粗聲的呼吸愈來愈近了。不行！他逃避不

了！

“不行，我逃避不了！”佐丁大聲說道，一邊睜開他的眼睛。

和往常一樣，房內是靜靜的，空空的。由那獨盞電燈放射出來的亮光，是微弱的。佐丁微微地顫慄着。

怎會碰巧有這樣的事呢？他做了什麼事？他的錯誤在那裏？他們為什麼考慮得這麼久？他們將怎樣判決呢？難道他們就因為這種無心的過錯，這種幼稚的疏忽，而毫不留情地鎗斃了他嗎？他立刻想起了沙斯特利和沙斯特利的“革命的正義”。

他重又和衣仰臥在床上，兩手緊緊地掩蓋着眼睛。

——這可咀咒的巧克力，巧克力，這樣無可挽救地逼害他的巧克力，究竟是什麼東西？牠從那裏來的呢？

2

一種幾乎聽不見的喧聲在他頭腦裏旋捲着。

沙沙地響着，撫慰着他，而同時又用一種不可思議的難以確定的騷動打擾他。牠好像瀑布的聲響，又好像森林中的沙聲。哦，這種他從幼年時代就很熟識的喧聲，成了他自身的一部份，正如腳鐐對於一個長期徒刑的囚犯一樣。他很瞭解牠，瞭解其中所有的奧妙，所有的顫動，所有別人感覺不到的精微。

他於是看見自己，一個憔悴的營養不足的孩子，酷肖一隻被追逐着的小野獸，襯着灰色的眼膛和起皺的嘴唇。那種熟識的喧聲已在他耳朵裏唱着沙聲的歌曲了。沙——沙——沙……沙——沙。但佐丁沉靜地微笑着。他知道的。他知道這是運轉帶，滑輪和織機在牠們轉動着，轟響着，飛跑着，警響着的時候所唱的歌曲。

池用瘦小的兩手按着把手，注望着火熱的，薄薄的，鬆曲的鐵屑爬過他的的兩手，跌在他的赤腳跟前，燒着牠們。一架由一根掛在天花板下的滑輪上的革帶所轉動着的破碎骯髒的車牀，搖搖不定地提動着。這間寬大幽暗的工房是窒悶，骯髒，荒

涼而不樂意。房內除了那架被遺棄的古舊的中牀同這小孩子外，別無所有。哦，不對！此外還有一個人。那就是主人他放懶身靠在一把破椅子上，在車床旁邊微睡着，他喝得半醉了，不時醒過來從他那沉重的眼臉底下窺視着，正如獄卒的警戒的注視一般。

“工作呀，你這無賴！工作呀，你這腐屍！不要偷懶呀，否則我就要連根帶柢扯了你的耳朵！”

他的幾簇鬚鬚被污垢凝結住了。他喝醉了。他那臃腫的臉龐是動人憐憫的。他在微紅色的印花襯衫外邊穿着一件背心，背心上橫着一根銀鑲鏈，他欣欣然玩弄着牠。他的破爛的皮鞋被他勉強拉扯攏來蓋住他的赤腳。這主人是消瘦，孱弱，病態，發育不全，正如他那疲勞老朽的車床一樣。但每當佐丁閉上他那似乎疲倦得黏在一起了的兩眼的時候，他就突然由於他主人打在他背上的粗暴的急拳，而從那由運轉帶的歌曲所組成的，像一種迷人的符咒一樣的甜蜜的微睡中驚醒過來。於是那火熱的鐵屑又扭動着，盤繞着，爬到地板上，燃燒着

他的赤脚。

“工作呀，你這混賬的懶坯！我要指教你怎樣睡覺呀，你這狗生的兒子！你如果做不成三十根軸子，我就要活剝了你的皮！”

一方罩着許多無限小骯髒的方塊蜘蛛網的柵欄窗，像一堵高大的牆壁，把這間窒悶的工房從其餘的世界分隔開來，其餘的世界就在牠外邊開展着，就在這車床外邊開展着。有一次當主人比往常睡得更熟的時候，佐丁就把槓杆轉動一下，使車床仍在運動，而牠的工作却停止了，他於是看一看自己的附近究在幹些什麼事。他在那裏看見許多嶄新的，潔淨的，光亮的……不單車床，同時還有漂亮的機器。牠們都在用尖脆的聲音歌唱着，一個衣裝楚楚的潔淨的男子，在牠們週遭環踱着，他圍着漿硬的領子，襯着淡灰的領結，穿着背心，褲子，漂亮的皮鞋——一個戴着帽子，含着雪茄的修雅的主人。他把那些機器的槓杆一轉，就望着牠們從肚皮送出一批一批各種各樣的貨色，給牠們裝在光滑的一樣大小的箱子裏，又把這些箱子吊在一

根帶上拖向門口，拖到門外。

“呀！看呀！”佐丁想。“那主人自己在做工呀！而且看他的工作何等熟練呀！”

但這畢竟還不是主人，因為這時另一個人滾了進來，肌身圓胖，臉兒刮得光光的，架着閃光的夾鼻眼鏡，臃腫的短指上套着幾隻戒指。那個穿背心，戴帽子的主人向他鞠躬，諂媚地報告些什麼。矮胖子彷彿很滿意的樣子。他快活地點着頭，像只有一個圓頭沒有頸項的做韻頡戲的無腿的木頭人一樣，接着他就指點着角落裏的某幾箱貨色，他的夾鼻眼鏡重又閃起光來。那個戴帽子的主人就大聲喊着什麼人。一個有鬍鬚的大漢子，滿身純是煤灰油膩，穿着一件又長又大的藍色工人罩衫，應着主人的喊聲從那些像暴怒的黃蜂一樣嗡嗡地歌唱着的車床底下爬了出來。他用一柄釘拔子撬開那隻被指定的箱子，拉開美麗的黃色箱蓋。那個肥胖的主人——他的戒子和夾鼻眼鏡閃着光——掏出一疊包得很美麗的厚而發光的小包子。他把牠們遞給那個戴帽子的主人，這主人就恭恭敬敬地鞠

着躬，連忙把牠們塞進他那油膩的褲子的插袋裏。那肥胖的主人不愉快地蹙着臉顏，再掏出五包，不願意似地給與那個穿藍罩衫的漢子。他於是連忙重新蓋好箱子，把牠拖出門外。那戴帽子的主人和那穿藍罩衫的傢伙就拆開自己的小包子，把包內的東西咬點吃吃。

他們在吃什麼呢？佐丁疑惑着。那穿藍罩衫的傢伙爲了或種理由跑到他的跟前，站立着，背脊靠着骯髒的玻璃壁間敞開的側門。佐丁開始同他談話了：

“你叫什麼名字，朋友？”

“我的名字？罕斯！”

“你在吃什麼呢，這包在發亮的紙頭裏的光油油的東西？”

“哦——哦——哦！……巧克力！”

“唔，原是這東西！喂，牠的味道怎樣？”

“難道你的主人沒有給你吃過嗎？”

“沒有，恐怕我的主人連知道都不知道像你的巧克力那樣的東西。但我真不懂你的事情。你有兩

個主人嗎？”

“唔，讓我想一想。我怎樣對你解釋這個呢？你要知道，那個剛才給我巧克力的傢伙是我的主人。那個戴帽子的傢伙却是監工。但老實告訴你，我親愛的孩子，不管主人或監工對我們都是一樣的。”

“不過你的生活似乎還不錯。你的衣衫還清潔，還有鞋子穿，有巧克力吃，而且他們又不打你。”

“他們不打我嗎？哦，我怎樣說好呢？那個也時常發生的呀。至於這巧克力——那個有什麼值得這樣注目呢？固然牠是很滋補的，牠給與人很多精力，但主要點卻在於牠的便宜呀。主人要節省麵包。麵包是很昂貴的。但他可以用絕對低廉的代價換進巧克力。他的巧克力是用黃銅神像和玻璃珠子同黑人們換來的。有時，你要知道，他簡直不給一點代價。他就是這樣養我們的。但你剛才親眼看見他給我們的巧克力是多麼少呀。這隻骯髒的狗子恐怕我長得太強壯了。此外，你真猜想不到那個胖子是何等貪吃呀！你想做我這樣工作的人，一包

就夠吃了嗎？我簡直拖不動我的兩腿了。但他自己却拖了一整箱去，大吃特吃，直到吃得彎下肚子，用香檳酒送牠下去！”罕斯不放心地看看週遭。“你知道嗎，年輕的朋友，有時我覺得你和我應該明白一點，聯合起來絞死所有我們的主人。”

“你說什麼話呀！你說什麼話呀！”佐丁喊道，一邊大驚小怪地從窗跟跳了開去。

“罕斯！”那戴帽子的主人喊道。罕斯連忙走了開去。

“寢，你這小鬼頭！你又睡覺了嗎？”佐丁的主人在破椅子上咆哮道，一邊揩着眼睛。“又讓車床空轉着，不做一點東西呀！咄，你這腐屍！”另一個拳擊使佐丁持重起來。

於是鐵屑又在扭動着，燃燒着他的兩腳，兩腳變成了綠色。那破碎的車牀戰抖着。有一股窒悶的霉氣。那暴怒的主人像垂死的鳴雷一樣的咆哮着。那裏，在玻璃壁的那一邊，許多車床和別的機器像蜂羣一樣地歌唱着，牠們的飛動的革帶的影子，在另一堵玻璃壁上閃射着，在這玻璃壁的那一

邊，另一批同樣的機器像蜂羣一樣嗡嗡地響着，就這樣一間一間地過去，以至於無盡止。

——這看來像是一個大工廠呀，佐丁想。誰是牠的主人呢？

但佐丁從沒有看見那個總廠主。他所看見的，是一幕像噴水管一樣刺透了他的全身，顛倒了他的生命的活劇。

華帶的轉動營營地響着，車牀戰抖着，沙沙的鐵屑蠕動着，他的眼睛疲倦得黏在一起了。突然間，在上邊的天井中，有什麼東西響亮地清晰地炸裂了。

那在破椅子上微睡着的主人聽到這突然的轟炸幾乎跌倒了。他拚命往樓梯上跑，他的破爛的鞋子在石樓梯上格格作響。佐丁也放棄了車牀，跟着他跑。

在堆滿了各種箱子的寬闊的石舖的工廠的天井中，站立着一個面容蒼老的枯瘦的男子，臉兒刮得光光的，兩手託在臀間。那個肥胖的鄰廠的主人在他面前的地上扭動着。他被對方攆倒了，他的兩

頰印着巴掌的紅印。

“你不可以來的地方，不要擠進來呀，我親愛的朋友！別動別人的巧克力！”那站在他面前的漢子咬牙切齒地咆哮道。

胖子的兩眼充滿了血筋，豐滿的雙唇間浮着白沫。

“是別人的嗎？唉，你這強盜！你不能對我說這是屬於別人的呀！罕斯，幫助我吧！”胖子於是跳起身來像一個球，抓住應着喧聲被戴帽子的主人推擁出來的罕斯，握住他的頸項拉着他。“罕斯，攔他的馬面吧！這惡棍剛才把你所有的巧克力都搶去了。幫助我拿牠回來呀！”

罕斯的臉色變成血紅的了，惶然地扭轉身來，用死勁地送出了一拳，竟使那高個兒搖搖欲倒，幾乎站不住了。那高個兒頃刻把指頭放進嘴裏，尖聲吹着哨響。顯然這奇異地方的全部居民都從四面八方奔跑到這戰場上來，搖着他們的頭，像鐵匠的風箱似的喘息着。

“你在幹什麼呀，罕斯？”佐丁驚駭地問。“你記

得自己不久以前說的話嗎？而此刻你却在爭奪巧克力呀！”

但佐丁來不及說完他的話語。他自己的主人，他的纏結的鬚鬚由於昂奮而顫抖起來了，開始用腳踢着，尖叫着，咬着那喘息着的胖子的肩膀，這時胖子正在地上尋着他那在格鬥中敲碎了的夾鼻眼鏡。正在此時，在那些後來也加入了戰爭的羣集中有一個人踢到這主人的身上，踢着他的背脊。他像一個蒲團一樣倒在地上，在狂怒中磨牙切齒，吼道：

“賤貨！腐屍！當你的主人被打的時候，你爲什麼像一隻羊一樣站在那裏？警察！”他由於疼痛而彎下身子，雙拳打在佐丁的頸項上。佐丁搖晃着，連忙鑽進這自由戰爭的人叢中。他發覺自己處在最疼痛的，最準確的突擊的亂拳中，這些亂拳是在這磨牙，怒吼，和咆哮的大混亂中從四方八面襲來的。大家都用自己能夠抓到手的隨便什麼東西互相敲擊着。佐丁力圖掙脫這血腥的混亂局面，他鼓起自己全部小孩子的力氣，開始用指甲亂抓亂挖，

從人叢中掙扎出來，而他的指甲又被拳頭打落了。有一個人用一根他在自己車牀做出來的那樣的軸子重擊着他的腰間；另一個人用一把銛利的鋼刀刺進他的腿兒，還有一個人狂暴地用一片有釘的木板打在他耳朵上，這大概是裝巧克力的木箱的碎板。佐丁完全被征服了。他倒在別人的腿下，在狂烈的搖擗中無可奈何地躺着……而突然間又爬了出來。

幾隻牙齒被打落了，牠們在齒齦上搖盪着。他的頭髮被那從他的耳朵和兩頰淌出來的溫援的鮮血膠結住了。他全身和所有的骨頭都痛得難熬，而他的一隻赤脚又被誰個的生鐵靴踐踏碎了，在劇痛的苦惱中顫動着。

——我還活着嗎？這一定是個夢！這樣的思想掠過他的腦際，當他呻吟着爬到下通他的地下室的石樓梯的時候。在天井的中心，那個由於襯着無數手臂和無數眼睛的許多戰鬥的身軀所組成的有無數隻腿的球，還像剛才一樣地在打滾，扭動，伴着同樣的怒吼和混亂。

同時，那個肥胖的鄰廠主人站起來了，。在他的門邊立着，喘息着，在昂奮中急雨似的流着唾液，一邊用繮帶綁着一隻手。他的敵手，那襯着馬齒一般的黃牙的高個兒，靠在他自己的門上，平心靜氣地縛着扯落了的鞋帶。週遭散滿了車牀的碎件，機器的另件，破碎了的工具，這些東西，沒有誰知道是誰丟在那兒的，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燃燒着的木箱放射出明亮的火光——箱內的巧克力噝噝地鼎沸着——紅熱的火焰在那些主人的面臉上閃射着。

——誰個大笨伯肯在這種時光打仗呢？佐丁疑惑着。他的主人痛楚地跛行着，爬出他的地下室，把自己所有的工具和早年的所有物——他一向瞞着佐丁很當心地藏在自己密室裏的全部東西——都搬來丟在戰場上。他的背心已被或種尖利的東西劃破了，他有一隻眼睛打傷了，一隻破爛的皮鞋不見了，那根扯斷了的銀表鏈吊在一個鈕孔口中可憐地擺盪着。

“你到那裏去呀，你這賤辱的狗子，你這奸賊，

你這叛徒！”他嘎聲地對佐丁喊道：“回去吧，否則我立刻就殺死你！”他於是對佐丁擲過一根錐子。
“你現在肯聽我話嗎？”

佐丁默不作聲。他不能理解這一切。究竟誰在打仗呢？

“滾轉去呀，你這小狗！拿了你的鎚子，立刻滾回去吧，否則我就要親手把你扯成肉塊，你這暴徒！”主人喊道：混身氣得發抖。

“應該這樣對待他，應該這樣！”那高個兒咬着牙關說道：

“夠了！別再煽動他呀！”那個隣廠的胖子主人噁聲說道：

佐丁又被打了一記，捲縮着，滾下峻削的樓梯，回到他的地下室，那裏，他在黑暗中在污穢的地板上摸到他的鎚子。他連忙抓起牠，把牠夾在兩腿中。

——難道我永遠得受苦嗎？沒有出路了嗎？他企圖毫不動彈地躺下來，但誰個有力的長手的屈曲的手指摸到他那破碎的肩膀，抓住他，給他拖到

天井上，像從羹湯中撩起椰菜一樣。

“他在這裏呀，你的沒出息的奴才！看他的樣子呀！”那個縛好了鞋帶的臉兒刮得光光的高架子的主人說，兩手放下佐丁。他於是把佐丁的頭塞進他主人的破靴裏，自己就走了開去。

“唉呀！原來你想逃走呀！原來你是幫他那一邊的呀！”佐丁的主人嘎聲怒吼道：顯然由於疲乏而失却他的聲音了，對着胖子那方面點着頭。他的一小叢鬍子，一部份已在格鬥時被人扯掉，暴露出他的破裂的骯髒的頸項，此刻由於沸騰的暴怒而顫抖起來。“你原來想幹這樣的事！”他就用一根管子對佐丁揮舞着。

佐丁閃避着，側着身子，閉着眼睛，揮舞着他的鎚子，而且用牠打擊着。有什麼像狗子一樣可憐地狂吠着，隨着一聲可怕的呼喊倒了下來，咬着他的赤腳，而且像一個箍子一樣地圍繞着他，同他一塊兒滾下石樓梯，滾到地下室。他的主人狂怒地却又無力地鬥毆着。佐丁的鎚子打在他左眼旁邊的太陽角上！鮮血迸湧出來，瀉下他的臉龐。

“讓我走吧！”佐丁喊道。

“不！我不會讓你走！我要死了，但我先要扼死你，你這惡鬼！”主人的聲音是這樣粗嘎，佐丁簡直聽不清楚。他像一大塊鉛一樣撲在佐丁身上，壓壞了他的兩腳。佐丁狂亂地力圖掙脫自己。主人搖擺着，重又痙攣地往前猛撲着。於是他用兩腳踢散了那架此刻完全破碎了的車牀的殘件，無可奈何地嘆息着。垂下頭，像潑下羹湯一樣地倒下了。

佐丁慢慢地站起身來，搖擺着站不穩腳跟。由於打擊和扭曳，由於創傷和流血，他全身起了劇烈的疼痛。那些被敲脫了的牙齒，在他嘴裏漂白了的齒齦的碎肉上搖盪着。劇烈的疼痛使他眼前湧起一層迷霧，但他用顫抖的手指撐托在散亂的物件上，開始慢慢地爬到天下。有什麼東西從牠原來的位置倒下來，在他下邊的主人身上打滾。他看看週遭。下邊那破碎的車牀的殘餘，看來是黑壓壓的一團，像一付被咬齧了的骸骨。牠的旁邊，躺在泥污和血液中的，是他主人的屍體，他的兩腿大撐開來。天花板下邊襯着那靜默的滑輪，牠上邊的革

帶已經飛走了。

——一切都完結了。我想自己是無力整理這一切的。那麼我到那兒去呢？我將憑什麼吃呢？我又不能跑到我鄰伴那兒去。

他彎下身子，機械地拾起一塊巧克力，牠被誰個的腳踏碎了。牠怎會落在這裏，他却不知道，但他毫不思想，就給牠塞進自己的袋裏。

關於罕斯的思想，像鋒利的藍紫色的電光一樣地閃過他的腦際。難道他此刻還像一個笨伯一樣在打仗，以獲得他可惡的主人的歡心嗎？難道他們，那全體穿藍罩衫的傢伙，全體在粗暴的混戰中堆在一起的飢餓的蠢貨，還在用鑿子互相鑿着被麻醉的腦殼，還在用鉗子互相挖出對方的眼睛，而爲的就是爭奪他們一向不大看得見的，只由他們的主人像丟骨頭給狗子一樣的丟一點殘餘給他們的巧克力？他們此刻爲什麼不聯合起來，利用這次格鬥的機會，大家帶着重鎚，鑿子，釘拔撲到他們主人的身上，敲碎那些用時髦的漆皮鞋給他們踢到車牀跟前，踢到機器肚下的野獸的平滑的腦

殼？這樣一來，那所有的巧克力不是都是他們的所有物嗎？吃就吃，不吃就不吃，不是都隨他們喜歡嗎？

佐丁甚至想到這裏，都覺得嘴裏有一種甜蜜的滋味。他站在那俯臨天井的門口，看見那染滿了泥污和血液的黑壓壓的扭動着的人堆，那些骯髒的，筋肉很發達的軀體，由於疼痛而尖叫着，呻吟着，像一大堆蟹一齊倒入狹窄的籃子裏一樣地蠢動着。

“罕斯！”他使盡全力叫喊着。他聽到自己孩子的聲音的反響時，不禁驚駭起來。

那個胖子主人——他的沉鬱的眼睛因恐怖而滾動着——向自己門口後退着，對着佐丁面前展開他的手指，彷彿在防禦着一個可怕的妖怪似的。

“劊子手！劊子手！”他低語道：“滾開吧！滾開吧！給他綁起來呀！別聽他的話！他是一個劊子手！他是瘋子！”

另一個主人，那臉兒刮得光光的長腳漢，他已縛好了鞋帶，此刻輕蔑地從齒縫間吐出話來。

“下流的賤貨；討厭的小狗！你運用了一種卑鄙下流的小詭計，你是一個可咀咒的呆子。你的主人並不是不好的紳士，他一向供給我絕妙的輪軸。”

他默想了一會兒。

“是的，他一向供給我絕妙的輪軸，價錢非常便宜。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很好的主人，他畢生只是擔心着你。他往往向我要巧克力，但，老實說，這可憐的傢伙並沒有拿到好多。他的可憐的貨品非常便宜，格外便宜。而且我大部份都是白白地拿來的，用權力做代價的。你，你這沒有腦子的蝦蟆，以為那些慈悲的好人兒為你們這些蠢貨開設工廠，無須破費的嗎？他是一個非常善良，非常敬畏上帝的主人。他本來不久就可以成為一個人上人了，’那長脚漢繼續說道：彷彿在自言自語似的，用點頭以增強他的語勢。“是的，一個人上人，如果這個沒腦子的雜種不用自己的呆子的鎚子敲破了他頭腦的話。你知道我答應你主人兩整箱巧克力，而且事前已經開了大門等他來拿嗎？你想想看，你這笨

伯，你毀壞了對你自己有利益的東西呀！然而我還是不怨恨你。我們依然是朋友，而且我立刻就使你的機械開動起來，如果你不再搗亂，而且……你知道我說什麼呢？我當給你一整箱巧克力，如果你不聽別人的話，只聽我的話，用你的小刀刺進這野豬的肚皮。”他對着胖子主人那邊點着頭。

“那隻老馬在說什麼呀？你別聽那長頸鹿的謊話，他發瘋了！聽我講呀，你這沒出息的東西，”胖子喊道；向佐丁伸出他那綁着繃帶的手。“不要相信那騙子！這次仗打過後，我當給你五整箱巧克力，只要你肯拿你的鎚子敲脫那隻瘋馬的牙齒。”

但佐丁並沒有傾聽他們的話。他由於疼痛牙齒格格作響，慢慢地拖着他那臃腫的腿，執拗地走近工人羣衆，他的受傷的眼睛發着光。

“兄弟們！你們在幹什麼呢？清醒過來吧！罕斯，以及一切別的不幸的人們！聽我講呀，去尋找那些製造這次戰爭的人們吧。敲碎你們主人們的腦袋吧。於是一切我們所需要的巧克力和麵包都歸我們所有了，而我們的腦袋也不再被敲破了！不

要失掉機會呀！你們此刻都有鐵器在手呀！當心！明天就太遲了！只要你們一經分散，主人們就要把你們配在車牀中了！罕斯，罕斯，聽我講呀！你不認得我嗎？你不記得自己不久以前教我向主人們報復嗎？看呀！我現在自由了！我聽從你的話，我打死我的主人了！

佐丁的撕裂人心的尖叫，像一種哨聲一樣刺進戰士們的耳鼓，但像他們聽厭了的哨聲——他們的工廠的哨聲——一樣，牠用自己陳腐的老調喚不起他們；一個也喚不起。只有最後的慘痛的呼聲，“我打死我的主人了！”落在人堆裏像水潑到泥沼裏，濺起泥漿水一般。彷彿或種無形的勢力立刻抓住全體戰士的臂肘。罕斯，像汽鍋一樣地噴着氣，退出人堆，首先響應這小孩子的呼聲。他的一隻褲腿在格鬥時被撕裂了，赤裸的多毛的腿蓋滿了紫色和黃色的傷痕，傾流着一條條的鮮血，牠由於疼痛和疲乏而顫抖着。

“你發動了什麼事呀，你這小流氓？”他迷惘地望着佐丁，喘息着，用骯髒的兩手揩着他的鼻涕和

汗水。

“別聽他的話，罕斯！別聽他！”他的胖子主人歇斯的里亞地叫喊着，在地上爬着。你不曉得他是瘋子嗎？你不曉得他是呆子，十足的無希望的呆子嗎？他殺死了他的善良的主人，毀壞了全工場！罕斯，你不曉得他是個瘋狂的蠻子嗎？他是一個野人呀！我的上帝，我怎麼辦好呢？”他看見罕斯不注意他的話，就在全然的絕望中叫喊着。

“主人說的都是坦白的真話，我親愛的罕斯，”那戴帽子的主人突然用響亮的尖聲說道：吮着他的手指，突然從工場慢踱出來。這個廢物一點不懂得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驅逐我們慈善的主人，我親愛的罕斯，只在機器完全代替了人類的勞力後才行得通。這是第一個條件。或者當我們主人完全不給我們巧克力的時候。這是第二個條件。到那時，工人們就把巧克力和機器都收歸己有。這，親愛的罕斯，這是我們偉大的教師馬克司在他第三卷中說的。”於是他在褲上揩揩兩手，開始在衣袋中挖着一厚本紅色的小書。

“他在說謊呀，罕斯。他在撒謊，”佐丁狂亂地尖叫道：“你不曉得這是謊話嗎？你不曉得這惡毒的蜘蛛的牢固的非趕快給鎖鏈，牠敲碎不可嗎？否則……否則……我們全體都要在牠們的蜘蛛網上悶死了！非單如此，我們還要互相毀滅着！”

“牠寫在那裏呢？給我看呀！”罕斯走近他的主人說道：

“等一息呀，等我給牠挖出來。你不看見牠黏在袋裏嗎。難道因為你急要看地，就要我把衣袋剪給你嗎？你不能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一想嗎？哦，如果你不相信我，就請滾吧，去學這甘言蜜語的蠢貨的榜樣吧。但你爲什麼不問問他，他的車牀在那兒呢？他怎樣用破碎的車牀做工作呢？不要這樣吧，罕斯！不要做傻子吧！看，他們敲碎了我們主人的手了！爲什麼呢，因為他要領取一箱額外的巧克力同你分呀！難道你不要巧克力嗎？那麼好極了！你就滾吧，去做那馬面的奴隸吧！”

罕斯可憐地躊躇着，兩眼的凸突的眼白狂亂地注視着全體說話的人。同時格鬥也停滯了。個個

人都要聽聽當面的辯論。拳頭打得更慢了，只有一對不重要的戰鬥員還在咆哮着，執拗地用他們的牙齒咬着別人的屁股。那戴帽子的主人就出罕斯的不意走近他的跟前，用一種靈敏迅速的動作，把他推到那胖子主人的身邊。胖子緊緊地握住罕斯的手，同他一塊兒進到工場裏去了，那戴帽的主人跟在他們後邊蹣跚着，他被那面兒刮得光光的瘦長的主人惡毒的打了一拳，就搖晃着站不穩足跟。天井是空空的了。每個主人都急急地抓住自己的工人，從他們手中奪下工具，就用鑊鑿和怒罵驅趕他們回到各自的工場。

佐丁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他吃驚了。個個人都跑開了。他是孤獨的了。事情是失敗了！他們把個個人都欺騙倒了！他家裏躺着一架破碎的車牀和被自己打死了的主人的屍體。我的錯誤在那里呢？我失敗在什麼地方？我在那里失着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響亮地愉快地叫喊着，彷彿他向天空放了一鎗似的。“我現在一切都知道了！這……這是巧克

力呀！……巧克力呀！……巧克力呀！……”他忘掉自己的痛楚，開始拚命往前奔，帶着一隻壓破了的腳跛行着，像一隻受傷的兔子。

快跑，快跑，快跑！快去迎接那可怕的，冷淡的，黃色的太陽！現在，他要從奴隸的主人們手中奪下甜蜜的餌頭！他要從他們手中奪下巧克力！他，佐丁，現在一切都知道了！沒有誰再可以愚弄他了！

他在一道無限長的高籬後邊聽到一種不能理解的喉音，彷彿幾個人在用含嗽劑洗着喉嚨似的。他看見一道有記號的大門，就走了進去。他遠遠地望見無數行扁平的，敞開的寬大的木箱，第一眼看去，很像裝種子的箱子，箱內裝着棕色的豆莢。在那些箱子旁邊，坐着一羣完全裸體的人們，用斷斷續續的喉音，互相談話，他們巨大的黑色的身軀發着亮光，彷彿塗着油似的。在棕色的眼皮和像伏牛花一樣鮮紅的丰满的嘴唇的柔潤的背景襯托之下，他們眼睛的眼白有如鴿蛋，他們的像用象牙做成的牙齒，像光亮的玩具。內中有青年男女，有白

髮蒼蒼的龍鐘的老人，還有小小的孩子們，他們像蟬螂一樣跑來跑去，在瘦弱的小腿上搖擺着，他們的肚皮凸出來像梨子一樣。這班人不斷地用長木棒攪動着棕色的豆莢，他們走近一點看去好像胡瓜一樣肥胖。同時另一批人帶着長木棒上裝着彎曲小刀的武器，帶來更多同樣的豆莢，牠們裝在圓圓的柳條籃中，他們就把籃子頂在頭上從附近襯着棕色的枯葉的樹林那兒送到這裡來。

太陽晒在他們的身上；帶有鹹味的汗水從他們黑色的頸項和肩頭滴下來。但這班工人從不伸直他們的彎曲強壯的脊背，他們的兩臂揮動得特別快，當他們閃耀着白光的眼睛望見一個莊嚴漂亮的惡漢的時候。他襯着柔潤的淡紅色的兩頰和像遙遠的北方的灰色海面一樣的非常苛刻而又有風趣的眼睛。他的馬鞍底下是一匹輕快的栗色馬。一頂寬大的白帽在他臉龐上投了一個發乳光的影子。薄薄的雪白的葛布襯衫捲到筋肉很發達的兩臂的肘窩上。從他棕色的皮褲的插袋裏露出一支科爾特手鎗。一根塗着又臭又苦的樹脂的致雅

的鞭子在這美麗的人兒的手頸上搖盪着，牠不時
躡躑地揮成美麗輕飄的曲線，使小小的鋼鐵的鞭
梢陷進一個微睡着的黑人的身軀。

“哦，別打呀，主人！老爺，不要鞭打我呀！憐憫
你自己的奴才呀！老爺！”

但這主人——他的大胆的機敏的臉龐像太陽
一樣地放着光——微笑着，慢慢地前進着，也不
聽，也不看。於是那伏臥着的奴隸怯生生地燃起他
雙睛中的紅熱的餘火，追視着他的主人，磨牙切
齒，像一隻野獸一樣地怒吼着。其餘的黑奴們帶着
恐怖和隱祕的希望用燒燃的眼睛注視着他的防衛
的姿勢，但這種情形接着就過去了，消逝了，像水
泡從綠色的浪頭上消散了一樣，不見了。

“你們的兄弟痛苦嗎？”佐丁溫柔地問，一邊在
他們旁邊坐下來。“你們的兄弟疲倦嗎？”

但那黑人昂起頭來，表示懷疑和恐怖的樣子，
默不作聲。

“兄弟，你不應該害怕我。我不是主人，雖然我
的面孔是白的，甚至同他的一樣。我同他是一對勢

不兩立的敵人。我要殺死他，而你們就自由了。我們要把他的手鎗丟到河裏！我們要把他的鞭子撕得粉碎！你就無須再拖拉和攪碾他的受天罰的豆莢了。你知道他們爲了自已的享樂，就用這些由你們的汗血和眼淚所凝成的肥胖的豆子製造甜密的東西，他們名爲巧克力的甜密的東西嗎？”

那黑人點着頭。他的信心增強起來了，但這時他又裝着苦臉問道：

“但這樣誰給我們這些奇異的物事呢？”他指着掛在自己黑色的流汗的胸膛的粗大的藍珠子的項圈。

佐丁苦笑着。“我們會給你們更好的，比這更好，比這更大！但請告訴我，你不需要自由嗎？如果需要的话，那未來，讓我們同我們的兄弟們把這事討論一下。讓我們共同擬定一個信號，這信號一起，我們全體就像野獸一樣撲到那個佩手鎗的襯着灰色眼睛的惡棍的身上！於是我就給你們許許多多藍色的，淡紫色的，青色的珠子——你們喜歡的那種珠子——我不要你們絲毫報酬。我不吃巧

克力的！”佐丁用勁地點着頭。

那個黑人呼喊著，像小兔子一樣愉快地跳躍着。一種奇異的愉快的聲音在他喉嚨裏響着，又像閃電一般閃過黑色的行列，行列中無數隻像甲虫一樣發着光的閃爍的眼睛注視着他，注視着佐丁，這個曾經被人鞭打的孱弱的小孩。

——我這事情做得多麼快呀！這麼快，這麼容易就成功了！他愉快地想。他於是看見一種非常嚴肅的事情，一種世界上亘古未有的事情，就要在這裡發生了。這事發生過後，所有北方貪婪的奴隸所有主們都要在他們冷落的帳房間的牆壁上碰着頭。不再有巧克力了，這是他們最需要的東西，這是他們最看重的東西，這是他們藉以生活的東西。不再有巧克力了！

“那麼你不是主人嗎？”那黑人驚喜參半地重複道，舌頭嗒嗒地響着。“你不吃巧克力的嗎？你同我們一樣的嗎？那麼你會同我們在一塊兒了！我們就一塊兒爬樹，採堅果，笑，玩把戲。我們就在溪邊柔絲般的長草上睡覺，炎炎的太陽的熱力射不

到我們身上。到了傍晚，我們就在沼澤上的灰白色的芬芳的烟霧底下一塊兒對着美麗的神祕的珠子情熱地祈禱。這種珠子你會給我們的，你不會嗎？你肯給我們嗎？但你總答應我們了！”於是無數隻晶瑩的信賴的眼睛帶着幼稚的請願的神色凝視着他。無數隻手撫摩着他，愉快地輕拍着他，鑽進他的衣袋裏。

“他是一個主人！他欺騙了我們！……巧克力呀！”

佐丁並不懂得。他們帶着責難的神情用手指點着他。於是他們全體都比往常更柔順地鞠着躬，開始像老鼠一樣忙碌地做工作，當那個在馬身上投了一個發乳光的影子的莊嚴美麗的人兒慢慢地經過他們的時候。

起了什麼變掛呀？他看見一個黑人站在他面前，在手指間惶然地扭動着一塊巧克力，這是他偶然從佐丁的衣袋裏掏出來的。

哦，原來如此！這個思想閃過佐丁的腦際。但他沒有時間再思索了。像一個堅果一樣，他的腦殼

隨着一聲尖脆的敲擊而破裂了，而他那撐托着連皮帶肉地撕開了的破碎的骨頭的軟弱的身軀，就被堆進一隻噴射着枯乾的豆莢的苦辣氣味的粗糙的矮箱子中了。

第五部

恐慌像酸一樣侵蝕着凡西亞·舒赤格羅夫的心，像鑽孔機一樣在他內心疾轉着。他那永遠失去了的愉快的久別的童年，像發光的玻璃碎一般在遙遠的境地閃耀着，用正在開花吐艷的芳香的接骨木的暖和的綠葉輕拂着他的眼睛。骯髒的孩子的小腳在牠腳下奔跑着，肥胖的黃蝴蝶環繞牠鼓着翼子。亞利奧舒卡的被太陽晒黑了的襯着大眼睛的臉龐，是富於思想的。凡西亞的心兒冷淒淒地

跳動着，像他破褲子的擺盪的褲袋裏的一顆向日葵子一樣。

小小的鐵塊是沉重的，而且牠的稜角是鋒利的。很不容易給牠握在他的手掌裏。哦，只要牠是光滑的就好了！難道我又打不中嗎？難道我們又要輸了嗎？但亞利奧舒卡的小手推着凡西亞，而他的聲音很好玩地鼓勵着他：“別慌，凡西亞。好……你得勝了呀！……”

現在，彷彿沙斯特利，或一整隊沙斯特利，像蜘蛛一樣用他們的長手指絞繞着亞利奧舒卡，而他，凡西亞，却不願陷害亞利奧舒卡。那久別的童年，那接骨木，以及他們所玩耍的把戲，一一閃過凡西亞的眼前，他比往常更有決斷了……

斯丹攀急迫地用一種次中音問着什麼，他接着側目斜視，默默地用他的鉛筆指點着電燈。凡西亞急急地確信地忖度着各種相繼而至的嚴重的想頭，像一隻貓兒在自已集合着兩隻後腳，預備撲到一隻嚇僵了的老鼠身上的時候所轉的念頭一樣。

突然間，沙斯特利的粗嘎的聲音衝破了當面

的緊張空氣：

“你允許我——”

“哦，你的話我們聽夠了！”凡西亞喊道，他的臉孔變得又紅又熱。“你的話我們聽夠了！你已吠夠了！你以為我不知道佐丁嗎？我認識亞利奧舒卡很久了。我們從孩子時候起一直都是同志。他是絕對爽直的人！他在無論那一點都是我們的同志。總而言之——”

“你的意思是說我故意毀謗他嗎？”沙斯特利搶着說。

“你說吧，”斯丹攀說。“我們再讓沙斯特利說五分鐘，但他不得離開事情的實質。”他突然轉臉對張着嘴巴的書記說。“你把一切都寫下了嗎？”

書記連忙在褲上揩揩淌汗的手，他的鉛筆重又在紙上亂跑。沙斯特利像一隻燕子一樣昂頭作勢，繼續他的長篇激論，他說佐丁不參加黨部會議，他說工廠已被從前的工人佐丁忘却了……他還說到目前工人區域的騷動……

——他所攻擊的，原是這幾點呀，這惡貨！凡

西亞心裏想。

“慢說！……”

“別打擾他，”斯丹攀阻止他。

沙斯特利這樣被鼓起了胆氣，得意地微笑着，轉臉對着他的公文包。他在公文包裹邊惶然地摸索着，顯出一種假裝的注意，正如一個鄉下醫生的助手，當醫生解剖了屍體後在洗手的時候，他就在牠的肚子裏無謂地忙碌着，把肚裏的東西放在各自適當的地位，一邊對自己想道：“我們得有次序。我畢竟不能把心放在腸的地方。”在相似的情態之下，沙斯特利也不允許自己離開他的目的。他暴露出陰險的佐丁的全部詭計和全部狡詞。他，沙斯特利，誇耀自己的勇氣。他知道有很多勞工階級的敵人，他們急想入黨，入黨後他們抱住黨證，就可以替那些心想弄髒清水而攪起各種各樣的污物的人們做媒介物！……但沙斯特利却要把這一切都掃除得乾乾淨淨”。

“‘同志！’‘黨員！’”他用尖脆的聲音嘲弄道。

“然而他半年來沒有付過黨費！……而這就是

他的墮落的開端：帕夫羅夫和凡爾茲……以及奧塞尼珂伏的社會革命黨……這些事情沒有一樣是偶然的。我們‘切卡’的主席把整個‘切卡’推入一個污水潭中，這也不是偶然的事呀！”沙斯特利於是輕蔑地急扯着他那修得短短的灰白的鬚鬚。

一個泥水潭？凡西亞·舒赤格羅夫傾聽着；他的和藹的眼睛又看見那在陽光中閃耀着的光亮的玻璃碎，他的孩童時代的接骨木的白花，而他的心兒又變得和軟而溫暖了。

沙斯特利勃然大怒起來，因為他暗中看出舒赤格羅夫在夢想着，半開着嘴巴，對於那像一堵堅固的鐵壁一樣橫在他們面前，阻礙着本黨一切難題的出路的東西，却毫不注意。於是沙斯特利就毫不容情地繼續用尖刻的話語的鋼矛刺着舒赤格羅夫的柔弱的同情。

“……………你以為白衛軍是純然的蠢貨嗎？你以為他們願意把酒和糖果白白送給別人嗎？你以為他們不從為凡茲爾所保護為佐丁所忽視的哈開口中探出‘切卡’的機密嗎？佐丁畢竟是絕對信

任凡爾茲的呀！而佐丁就這樣把機密委托給敵人了！就此一端，還不可以鎗斃他嗎？然而請你們聽聽他這方面的話呀！……”沙斯特利的烏溜溜的眼睛釘住舒赤格羅夫。“‘在無論那一點’……‘都是一個爽直的人’？……不對！我們本以生殺的大權授與他的，而他却用賄賂和違法的大胆污損了牠！現在他對於一切都是有罪的！那個佐丁！他對於一切都是有罪的！……是的，甚至對於那些慘死的屍體也是有罪的！”沙斯特利聳起眉毛，指點着那些黑暗的房窗。“……是的，我們戰鬥的英雄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屍體！還有我們的忠實的同志們，由於佐丁的罪過而此刻正在死滅着，一大隊一大隊地死滅着，就在此刻，就在離此地不到二十五俄里的城門口！……是的，這一切都應歸罪於佐丁一個人！這次的暴動，也是由於他的疏忽所致！……我甚至不相信——”這時沙斯特利敏捷地把他的公文包從這邊丟到另一邊——“我甚至不相信我們能夠挨延到早晨！我們的後備軍是沒有多大力量的！……我們難道放棄了這個城市嗎？”他舉

起拳頭，顯露出多毛的消瘦的兩臂。“……應該——立刻——毫不留情地——鎗斃佐丁!!”

罩在檯子上的紅布，彷彿吸收了那最鋒利的話語；人們都默默地注視着牠，彷彿由於相互的默契似的。

“你可以發言了，舒赤格羅夫。”

“我告訴你們……”他的聲音顫抖着。他癱瘓地站起身來。他一手抖動地搔着他的頭髮，另一手無可奈何地扭動着他的皮帶。“我告訴你們……是的，我告訴你們，沒有比這種廢話更下流的了！……”但在斯丹攀的小刀似的注視之下，凡西亞的尖銳的呼聲抖動起來了。“……我生平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對待我們的老同志！佐丁是受賄的人嗎？有什麼證據？我到死都不相信他是這樣的人！從他是個小孩子的時候起，我一向是認識亞利奧舒卡的，而他從沒有改變過！……現在別人告發他不參加黨的支部會議和蘇維埃會議！請你們想想看！這是怎樣一種罪名呀！歸根結柢，‘切卡’的事務不是比較重要些嗎？而且他以一個省‘切卡’主席的資格，老

在出席省黨部的會議的。關於這，爲什麼不見沙斯特利同志以‘客視的調查員’的資格說過一句話呢？再，從什麼時候起‘切卡’的工作不再是黨的工作了呢，不再是黨的工作的最重要的部份呢？現在請你們想一想……說他不去開會呀！那麼他在‘切卡’幹什麼事呢？難道在玩捉迷藏的把戲嗎？”

“玩女人！”特卡赤夫指點道，聲音雖很沉靜，却很清晰。

“……玩女人？……玩女人！……呀！同志們，同這些女人來往是不好的事情！只有鬼知道他爲什麼要憐憫那個小淫婦！我不知道她用什麼方法去感動他。我簡直不明白。從我們的觀點看來，這種青年女子對我們是沒有用處的。她簡直不是人類。只有鬼知道他們倆當中發生了什麼關係，不知道他是否真同牠發生了親密的關係。我覺得本案在這種地方討論是完全沒有用處的。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誰都知道，一個淫婦仍然是個淫婦。他去惋惜她，那當然是不幸的事。那個女人給這可憐的傢伙推入危難中了。但我無論如何看不出亞利

奧舒卡有什麼罪過。是的，我承認他犯了一點小錯誤，我承認他太疏忽一點。但我們當中誰沒有過錯呢？他自始至終是一個忠實的戰士，一個忠實的偵探。一個偵探老是在前面跑的，老是失却了同羣衆的聯絡，因此之故，他許要犯錯誤的。但因此就說他犯罪嗎？這是他的罪過嗎？爲了這一點我們有權利鎗斃他嗎？是的，他是充滿了革命的力量。他是一座充滿了力的山嶽！然而沙斯特利却呼喊着一定要鎗斃這樣一個人呀！不對，同志們，我知道我們不會做這種事的。我們布爾雪維克切不可做這種事！如果你們喜歡的話，讓我們把他調到別的城市去，給他另一種工作，使他更接近工人羣衆。這樣辦法我是同意的。……但至於沙斯特利——”舒赤格羅夫搖着頭，用指甲挖着檯布——“至於沙斯特利，我提議應該立刻教他去受黨的裁判，爲了他歪曲事實！”

沙斯特利跳起身來。“我可以發言嗎？”

“我不會把發言權給與個人的爭論，”斯丹攀決然地裁住他。“這是你自己的錯誤……”

沙斯特利聳起眉毛，直到牠們彷彿在駭異中硬化了。

“……自然你的職務是很容易的，”舒赤格羅夫繼續說道。“你所有的職分就在於發掘別人全部的醜惡，而在你看來，到處的人不是純然的無賴，就是天國的英雄。因此你就發現了種種樣樣的‘惡意’，‘正義’，以及諸如此類的庸俗的幻覺。你甚至還責難階級的恐怖！如果中央調你去做別項的工作，那你比較受用得多了。不要惱呀，這樣對你自己比較有益得多。”

斯丹攀沉思默想地看看他們兩人。

“說完了嗎？”

聽了他們的意見，特卡赤夫慢慢地，倦乏地翻起他的眼臉。舒赤格羅夫突然感到孤寂而淒冷，正如一個人望着洶湧的雲陣像沉重的，無可抗拒的灰色的烟霧一樣迎面滾來的時候所感覺到的一樣。牠蓋滿了天空，顯示着不祥的預兆，人們不知道牠還是用傾盆大雨來解救靜寂的田畝的乾渴呢，還是用噼啪作響的雹片來鞭責牠們的隱祕的

貪婪。舒赤格羅夫覺得自己陷在這暴風雨中，像兔子一樣彎着身子，無處避匿，他覺得特卡赤夫的話語的電片確實地嚴酷地在他頭上跳舞着。

“……是的，他們雙方都是錯誤的。舒赤格羅夫和沙斯特利都沒有真正觸到本案的實質。剛才沙斯特利自己承認佐丁是被一個女人迷住了，被一個花邊一般的妖艷的蕩婦迷住了，她鮮艷而有毒質，宛如毒菌一般。但佐丁却可憐她。他惋惜這個靠我們的血汗爲生的養尊處優的寄生蟲。他不願意她死呀，這個從那種和我們農民們的靴子一樣的馬皮修飾起來的優雅精緻的東西。他可憐她而反對我們，他就自尋死路。主要點就在這裏。”

特卡赤夫從放在面前的紙張扯下一片，從他的烟袋倒了——點Makhorka（一種烟草——譯者）進去，捲成一支紙烟。他等燃燒着的火柴藍色的臭焰亮過了後，點亮紙烟，開始抽着。

“前幾天斯丹攀同我走遍所有的工廠，”他繼續說道，像汽船一樣在他週遭散布着濃重的烟霧。“他們不讓我們說話。他們驅逐我們，嘴裏喊

道，‘紳士們，委員們！你此刻到我們工廠裏來，像一個軍官常到他的城市裏一般！你們未到這裏以前在什麼地方呢？你們在吃巧克力嗎？你們那個佐丁在那里呀？給他拿到這裏來！把他交給我們！讓我們來擺布他！我們每天領不到八分之一磅的麵包，而他却吃巧克力呀！我們的孩子們快要凍死了，快要餓死了，而他却在玩弄一個綢裝的舞女！你們爲什麼替他辯護呢？你們統統是一夥的嗎？除非你們結果了那個下流的賤貨，我們是不會相信你們的！我們不相信你們！我們不相信你們！我們也不願到任何地方去！盡量吃你們的巧克力吧！’所有的工人都這樣呼喊著。你說這是奸雄的舉動嗎？你說他們是落後的羣衆嗎？但我以爲他們是不錯的！他受過巧克力嗎？他受過的！現在請你去證明這不是賄賂！他是從一個白衛軍的婦人受來的嗎？他的確不是從我們的婦人，從一個布爾雪維克的婦人受來的。你不能夠欺騙他們。他們從她臉上可以看出她是一個體面的青年太太，他們知道她所代表的是什麼。全城的人衆都知這件事！所

有的紅軍，所有的工廠，個個人都知道這件事！舒赤格羅夫，現在就請你去對他們解釋這不過是一點很小的錯誤，不過是一種無足重輕的小事情。去吧，去對工人們解釋吧。勸導他們到前線去——因為如果他們不去，本城就要失陷了。哦，現在暫時別管那些工人們吧。就請你去勸導勸導我們黨內的同志們吧！至少要使他們相信佐丁並沒有受過金子。如果他沒受過，金子究竟到那兒去了呢？這就是那些社會革命黨員和孟雪維克進攻我們的由來。他們是被臭屍引誘來的。你只要想想這一點，在蘇維埃中，在我們的蘇維埃中，他們居然提出解散‘切卡’的問題！而且在多麼緊急的時候提出這個問題！請想想看！你知道嗎，舒赤格羅夫，我們的黨員有一大部份都贊成這個提議，你說黨外的人們！你對這有什麼意見呢？你難道說我們必須去說服，勸導大眾嗎？說我們布爾雪維克的職任就在於此嗎？那麼到那里去勸導呢？怎樣導勸呢？你將何以自圓其說呢？你說因為這樣這樣的緣故，佐丁並沒有犯罪，你說他是一個單鎗匹馬的戰士，一個偵探

……因此你就證明他的無罪，但我得問你一聲，本案究竟歸罪於誰呢？誰都是無罪的呀！你是無罪的，我也是無罪的，珂爾綽克是無罪的，達涅金也是無罪的！那麼結果怎樣呢？我們儘可在‘無意’的美名之下繼續犯罪，而使工廠和紅軍保持靜默：我們並沒有犯罪呀，你們是知道的。不行，我親愛的朋友，這樣是不行的。我們對於社會革命黨員，孟雪維克，以及一切毀謗我們的人們，都可不理，但蔑視我們的工人和紅軍的意見，是斷斷不可以的呀，兄弟。我們不能夠脫離他們。隨你怎樣說，隨你說了多少話——說他們無知也好，說他們具有小資產階級的習性也好，說他們完全不懂政治也好——隨你怎樣饒舌，但你總不敢脫離他們，即使他們有上述諸缺點，也不可以脫離他們，因為你已擔負了世界的重任，你在拖着全階級往前走。何況他們全體反對佐丁又不是毫無理由的。如果他是工人羣衆的一分子，——不要欺騙你自己呀，兄弟——他們不會被絲襪所引誘了。當你一旦和工人們共同生活的時候，他們老在警戒着，老在觀察着

你，老在注意你的工作。用工作來說服他們，比你最好的宣傳更有力量。”

“那麼依你怎麼辦呢？”凡西亞·舒赤格羅夫喘喘不安地低聲問道。

“依我嗎？第一，我們不可以去挽回不能挽回，無可挽回的事情。現在不是去說服，勸導羣衆的時候了。你不能幹這種事了。我們所有的同志，正被敵人包圍攔來了。我們必須頃刻喚起所有的工人去參戰。如果不這樣幹，本城就要失陷了。對於他從前是一個很好的同志這件事，我們此刻不能加以討論了。如果他已犯了根本的錯誤，因此引起我們隊伍的紊亂，破壞了我們和工人羣衆的團結——那只有一個法門了！工人階級的血，對我們比一個人的血要寶貴得多。”

沙斯特利用勁地點着頭。凡西亞·舒赤格羅夫戰慄着，有如一隻被秋雨淋濕了的鳥兒，他那尖削的小鼻子變得更尖削了。斯丹攀蹙起雙唇，連忙在紙頭上寫了些什麼，給牠摺了起來，招呼沙斯特利，把牠交給他，還在他的耳跟低聲說了幾句話。

沙斯特利很神氣地跑了出去。從那敞開的門口送進一股冷氣，使沙斯特利瑟縮起來。

“是的，這是他自己作孽，”舒赤格羅夫吶吶地說。“不過還可以用別種方法處置他，不要鎗斃他……”

“什麼別種方法呢？”斯丹攀問，不瞭解對方的意思。

“例如這樣吧：我們對外宣布已經鎗斃了他，於是私下給他送到外國去做地下室的工作，送遠一點——例如美國。”

“你想欺騙黨嗎？”斯丹攀帶惡意地微笑着。“不對，凡西亞同志，我們不可以把政治作兒戲的。我們決不可以隱瞞什麼。我們一定要在這案子中給黨做個模範出來。”

“你此刻所說的話語，無異瑪麗亞·亞歷山葉夫娜或別階級的旁觀者的話語，”凡西亞·舒赤格羅夫說。

斯丹攀氣硬了。他臉龐充滿了血，他用拳頭用死勁地在檯子上一敲，竟使一技鉛筆跳了起來，跌

到地板上。

“絕對不對呀！不是瑪麗亞·亞歷山葉夫娜，也不是任何階級的旁觀者，却是黨！是的，我們的黨！我們現在決不可以玩耍的。我們不用圓，不用圖表，不用理論，却一定要用這活生生的例子拋到他們的眼前，照示黨人我們的理想究竟向那一條路跑的。‘單鎗匹馬的戰士’嗎？如果你是一個單鎗匹馬的戰士，不要忘掉自己同本階級其餘的人們的聯絡！否則你就要信賴‘崇高的忠直’，和‘正確的頭腦’，而忘掉那不易掙得的小小的戈比，那工農羣衆的小錢！”

當斯丹攀繼續說下去的時候，凡西亞·舒赤格羅夫彷彿覺得無數成行的小戈比像秋天的落葉一般在他週遭飄浮着，旋舞着……

一個農民在他的犁後邊呻吟着；他用一隻像泥團一樣沉重的多毛的手，揩着頸上使他發癢的汗珠。那農民在自己的幻想中望見成熟的麥穗在搖漾着，聽見肥胖的種子在打禾機中沙沙作響，注視着一袋一袋裝得滿滿的麥子。當市場拿去了他

土地的產物而一隻生人的手又抓去了他一串棕色的戈比的時候，一種不平的痛苦侵襲着他的心兒：租稅呀，租稅呀，你往那兒去了呢？

一個穿着油膩的骯髒褂子的工人繞着他的車牀奔跑着。他在這裡旋一旋螺釘，在那里動一動槓桿。他耳朵裏是一種不斷的格格聲和釘鑼聲，而車牀就瀉出一支尖尖的釘子的戛戛作響的無盡的雨流。這些釘子裝在精緻的箱中，換成一袋一袋的銅幣。但這工人知道明天是付債的日期，他得付清他的債款，而又一無所有了。他的老婆就要同他吵鬧，憤憤地丟給他一塊麵包乾。他就用牙齒和舌上的唾液慢慢地咀嚼着牠，藉以延長這噴香的黑麵包的滋味，同時心裏想：難道全部釘子只值這一點麵包殼嗎？其餘的部份到那里去了呢？

無數行淒慘的戈比，像秋天的落葉一樣飄浮着，飛舞着。牠們黏成一串一串棕色的東西。牠們擴張成許多山嶽，變為堅硬的了，而突然又沒入了那些俯臨着地瀝青的黑暗的一大塊一大塊的花崗石裏。但這黑暗又在店鋪的玻璃窗的反影中奔跑

着，遊戲着。絲織品在陳列窗中閃耀着光輝。裝着香檳酒的杯子在玻窗的裏邊響着。陣陣的音樂，遊絲般的飄入街中。一個男子穿着時髦的毛織品的上衣，衣上綴着白綬，鈕孔中插着芬芳的花朵，他無憂無慮地抽着噴香的紙烟，扶着一個裹在皮大衣裏的發着悅耳的沙聲的人兒踏進他那閃亮的汽車的車箱裏。“哦，我愛，我們忘掉買巧克力呀！牠是很能提神的……”

許多可憐的尖角的戈比怒吼着，當牠們像落葉一般的飛舞着的時候。牠們碰着壁泥的嗒作響。牠們碰到房窗發出玻璃碎一般的聲音。牠們像鐵片一樣吼過屋頂，發出鏗鏘的聲音。洋溢着聲音的街道空無一人。被彈丸的圓指刺破了的玻璃窗裏邊，排列着一碟一碟的淡青豆，和一條因時間過久而變成黃色了的青魚。那些被磨損着的血腥的戈比，在爲着牠們的無盡止的掙扎中縮小了，變成薄薄的了。那個工人的錯節嶙峋的手指用錐子在他皮帶上鑽了一個新洞：他必須把皮帶更束緊些。他不願意似的望着那農夫的田畝。唉，只要他能夠掙

扎到底呀！

凡西亞在幻想中看見這些堅硬的戈比互相追逐着，比以前更緊密地成羣結隊地飛舞着。牠們捲湊成了蜿蜒的一團，像鋼鐵的巨人一樣落在人工築成的水門汀的河堤上，轟轟作響。牠們吼過海洋，把光明帶給全世界，把熱情和神祕的力量帶給在豪華耀眼的宮殿中歌唱着，閃耀着的一行一行的機器。一行一行的愉快的順從的機器用着空前的努力，生產着爲全人類所享用的物品；牠們生產出一大堆一大堆的上好的羊毛，鞋，肉，絲織品，巧克力，瓷器，布，香料，餅乾，絲絨和漂亮的麻布。而強壯的襯着玫瑰色的兩頰的男孩們和女孩們從運動場中跑出來，快活地歌咏着人們怎樣用那不屬於任何人的，不充裕的血腥的戈比建造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新世界！……

凡西亞·舒赤格羅夫守望着所謂永生的世界，但這不過一息兒的時光。這時有一種帶有威脅神氣的玻璃彈動的戛戛聲。淺藍色的黎明已經爬進黑暗的房窗了。斯丹攀依然用那枝緊握在他手

裏的鉛筆執拗地在空中指劃着。

“……如果我們中有誰忘掉這些戈比，如果有誰在爲着獲取這一切可由這些血腥的戈比，這些過去一任寄生蟲們揮霍浪費的戈比而得到的美和甜蜜的鬥爭中軟化了，那麼這個人就是墮落了！如果還有時間的話，就給他救援起來，就給他埋葬到最卑微不過的工人隊伍中去。但如果沒有時間的話，就結果了他！如果你不這樣幹，那麼我們的主義，我們偉大的主義和鬥爭就要死滅了！”

舒赤格羅夫倦乏地歎息着。“然而我總爲佐丁惋惜。”他的聲音是斷斷續續的。“哦，同志們，只要你們知道我多麼惋惜佐丁呀！”

斯丹攀手裏的東西突然折斷了，那沉靜的特卡赤夫陡然站起身來，扯着他襯衫的領子。一顆鈕子飛開了，啞嗒地跌在地板上。

“你惋惜他嗎？我們怎麼樣呢？你以爲我們——”他的警視刺着全體的同伴——“你以爲我們不惋惜他嗎？你知道嗎，舒赤格羅夫……”語塞話在特卡赤夫的喉嚨裏了。他突然沉重地往前側過

身子，翻到了棍子，抓住舒赤格羅夫的瘦削的肩膀。他的鬚髯搖漾着宛如黑雲，被他黃牙的閃電劈開了。他那沉重的眼皮像活板門一樣翻了起來，而他兩眼的冒烟的伏火燒成熊熊的烈焰了。“……喂，舒赤格羅夫！……我們這裏幾個人都很願意衛護我們的同志。但這樣對誰有什麼益處嗎？這樣能夠把我們從白軍拯救出來嗎？這樣你能使工人們的小屋免除了那種由於瘋狂的壓迫所致的流血和呻吟嗎？你惋惜他，惋惜他一個人嗎？但別人們，其餘的人們呢？你不惋惜他們嗎？我們怎樣對待他們呢？你忘掉他們嗎？……”

那接骨木的催人入睡的温情突然從舒赤格羅夫的腦子裏消逝了。一陣燒燬着噼啪作響的棟樑的大火在他面前怒吼着，還有房窗破裂的格格聲和被奸污的婦女的哽咽聲。

淺藍色的房窗又戛戛地響着。斯丹攀檯起頭來。

“天已亮了。我們得快幹。戰爭立刻就要開始了。只要我們能支持到明天，我們就要給他們顏色

看！”

房門輾軋地響着，沙斯特利跑進來了。他喘息着。

“情形很不好！”他喊道。“昨夜我們放棄了奧塞尼珂伏和斯丹克利脫西。敵人已把英國的坦克車開到戰線了。孚民在剛才開到的聯隊裏捉住了十一名軍官。他們預備率領自己全部隊伍投到敵人那邊去！學生軍仍然在克拉斯替利脫西的樹林邊沿堅守着。”

斯丹攀連忙展開地圖，他們全體俯首看着牠。

“是——是的，”他說。

“伊格那的夫此刻正在同莫斯科直接通電話。若不是或種急迫的事情留住他，他本來答應跟我來這裏的。”

“你知道嗎？”斯丹攀說，搖着頭。“這事情沒有方法挽救了。事情是很清楚的；沒有時間了。我此刻是指那個忘掉那些戈比的人說的。我們必須立刻動員所有的工人到前線去，而爲了這緣故，正是爲了這緣故不是因爲他犯了什麼罪，佐丁該被鎗

斃。”

一切都靜默着，只有攤展地圖的沙沙聲和那書記手頸上的手表的啞聲。

“是——是的，”舒赤格羅夫最後勉強說道。他的臉色陰沉，他的眼睛打皺，他的喉結核狂烈地抽動着，掩蓋了他的話語。他深深地呼吸着。“如果我們——”他開始說——“如果我們把這鬥爭，這艱苦的鬥爭告訴後代——”

“我們沒有時間告訴這件事，兄弟，”斯丹攀搶着說，一也很快地站起身來。“而且他們也許不相信我們。”

“哦，他們也許會相信的，這主意很好，”特卡赤夫從緊咬着的牙關擠出話語來。“但他們大部份不會瞭解這件事，倒是真的。凡是哀求苦告的人對於犧牲和殘酷總是說不清楚。好，滾他們的蛋吧！幹革命的不是他們這一類人！”

他又掏出 Makhorka 來，點了一枝紙烟。

“好，事情就這麼辦吧，”斯丹攀眯攏眼睛，轉臉對那書記說。“你寫下下面的判決書：‘前切卡主

席佐丁，因他脫離了工人羣衆和黨員隊伍……因他在切卡雇用了……一個白衛軍的女間諜兼納賄的貪污……從前的舞女凡爾茲……佐丁受了她的襪子和巧克力給他自己家人享用……又因為對於省切卡付托給他，佐丁的事件監察不慎，結果……致有切卡的雇用人員帕夫羅夫和別人們——他們的案件至今未了——納賄的事情發生——’你把這一切寫下了嗎？好，再寫：‘……由於上述的罪狀……佐丁已經摧殘了工人羣衆對於蘇維埃政權的信任……而且在這白衛軍緊逼進來的危急的時光……他擾亂了勞苦羣衆的聯合戰線……因此上述的佐丁，省切卡的前主席，以及他的幫手們帕夫羅夫……和從前的舞女凡爾茲……該被鎗斃……Period。這判決應立予執行……裁判委員會委員……’都寫好了嗎？”

他拿過這判決書，側目瞥了一眼，讀了一遍，於是簽了自己的名。特卡赤夫也簽了名。舒赤格羅夫也簽了名，他的眼睛昂奮而苦澀。

沙斯特利在房裏從這角落渡到那個角落，用

他憂傷的眼睛巡視着荒涼的牆壁。窗外的天色已變成尉藍的了。他們此刻很清楚地聽見那由於遠處大礮的轟炸而起的玻窗斷續的嘎嘎聲。

斯丹攀轉眼對書記說：“你去關照伊格那的夫的打字員立刻把我們的判決書打好。一份馬上寄到中央委員會，另一份立刻送去付印。在三個鐘頭內，一定要把牠貼在一切的街道上，分發到一切的工廠裏。火速送一份給各報館。伊格那的夫和我也許即刻出發到前線去。”他看看自己的錶。“不過我必須再會一會孚民。我不知道他昨夜在切卡幹些什麼事。你可不可以去看一看他呢，特卡赤夫？”

“不行，我最好趕快到工廠去。到正午我要跑遍了所有的工廠，集合了一些強有力的工人部隊。傍晚，他們全體都要開到前線。我愈快到工廠就愈好！”

“是的，是的，是的。好極了！舒赤格羅夫，你最好留在這裏，”斯丹攀看見他已在急忙地扣着大衣，於是說道。“你留在這裏同莫斯科通消息。”

“呀！”舒赤格羅夫不高興地說。“我想立刻到

工廠裏去——”

“不要，我想你今天不得不留在執行委員會。特卡赤夫同幾個別的同志會去跑工廠的。最好你停在這裏等我們回來。你直接同中央委員會通電話。哦，是的，還有一件別的事情，我幾乎給牠忘掉了。昨天傍晚，我接到舒克利亞夫旅長的一個急電。他急需六十架機關槍。我昨天叫他們預備，我想此刻總預備好了。你必須火速用汽車給牠們送去。此事可同拉佛盧金接洽。我本來要親自去拿的，但我們恐怕要先到克拉斯替利脫西去。我們得去看看學生軍的情形。”

他們全體穿上了各自的上衣；沙斯特利正在穿着他的皮短褂。那書記熄了電燈，拿着判決書走出房門。四壁是變成鴿灰色的了。窗外籠罩着乳白色的迷霧。房窗的玻片緊張地震動着，嘎嘎地響着。

沙斯特利走到斯丹攀的跟前。“你肯讓我把這些機關槍從拉佛盧金送到舒克利亞夫嗎？我恐怕也要留在那裏，直到嚴重的局勢過去了後。你看，

我此刻在這裏完全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他垂下頭。

“是的，是的。去吧。那最好沒有了，”斯丹攀答。

他們全體都走到門口了。

“喂！我們必須要一個人下到佐丁那兒，告訴他我們的判決。你肯去嗎。舒赤格羅夫？”

“我不願去，斯丹攀！對不住。我請你……我不能去。……這在我是困難的。”

“我也沒有功夫去。那麼你非去不可呀，特卡赤夫。下去通知他一聲……”

他們一塊兒嚴肅地急忙地走出房門。那被棄的房間黑暗而陰慘。紙烟頭和紙屑亂散在地板上。在紅色的檯布上，躺着兩槩鉛筆，這是被斯丹攀折斷了的。那緊閉着的公文包躺在櫈子上，被沙斯特利忘掉了，此刻誰都不需要牠了。一陣走失了氣味的紙烟的灰色的烟霧靜靜地罩在那裏，默默地提示人們那迫在眉睫的戰爭的狂吼和執行死刑的噼啪的槍聲。

2

一條沉重的長鏈拖着佐丁的手，他再沒有力氣抵抗牠了。他可憐地呻吟着，反側着，張開他的眼睛。灰暗的早晨莊嚴地窺進房裏，那有鬍鬚的特卡赤夫的形體突然間出現在他的牀前。佐丁滾了起來。他突然覺得非常溫暖，甚至感到熱，他的心兒像機關槍一樣地掃射着胸壁。

“我攪醒了你嗎，同志？”

他的話聲是多麼溫柔而愉快呀！佐丁的皮膚興奮得刺痛起來，他額上湧出了汗珠。

“不幸得很，我不能等你醒來。我是很匆促的。他們教我來通知你我們的判決。”

他在打纜的睡牀的針氈一般的墊子上傍着佐丁坐下。佐丁切熱地注視着對方的沉重的沮喪的眼睛。

“你要槍斃了，”他用輕柔悲哀的聲音回答佐丁無的默問。

“我知道的，”佐丁低語道，輕輕地按着特卡赤

夫的手。“我知道的。”

特卡赤夫歎了一口氣。

“這是一件很爲難的事，同志，爲難極了。但你別以爲我們做這件事，是由於憎恨或報復的念頭。只因爲沒有別的法子可想。”特卡赤夫於是抬起他那深沉的，凹陷的，痛苦的眼睛望着佐丁。“當然，沙斯特利說了許多無意識的話。但這傢伙人倒還不錯，他的辯論是忠實而誠懇的。他也許有一點兒蠢，但我們全體却不能幹愚蠢的事。我們當然不同意他。”

“但我想——”佐丁彷彿害怕着什麼剛剛閃射過他的眼前的東西似的，遏住了話頭。

“不，我們的理由很簡單。你是有罪的。你過去的行爲是犯罪的。你激起了羣衆的猜疑，竟使我們全部的主義許會喪失了。你懂得嗎？……不是我們，却是我們的主義。你到底爲什麼要憐憫那個娼婦呢？這種廢物，我們還嫌不夠嗎？你不是一個老革命黨員嗎？你當時本該着眼於最重大的事情，而忽略了她的。但這個舊時代的爛污貨顯然是很富

於黏性的。我們中不管那一個剝去了自己的羽毛，大家都是一樣的，充其量不過有極少數的例外。當我們仰望着這座自己正在狂妄地攀登着的高山的時候，我們就要厭惡自己。那種黏着在我們身上的黏土實在太多了！當然，如果我們是單獨一個人，那這一切本無所謂，我們原是這樣的人……你不能使一隻黑馬變成白馬的。但我們現在正在拖着別人一塊兒走，我們是導路的先鋒呀！……有時我站在會場的演壇上，眯着眼睛望着下邊無限的人頭像大海的浪波一樣。

“你要知道，革命的工作，在新基礎上改造世界的工作，畢竟是這些頭兒在幹着的，不是單靠我們這幾個人。同志呀，我們如果以為自己儘可為所欲為，不必顧及他們的意見，那是一種幻想，一種自欺。讓傻瓜們去作如此想吧。我們不能爛用暴力去幹任何值得幹的事情。我們全部的任務，就是要把他們許多基本的慾望鑄成一個單獨的意志。我們監視他們不許有不生產的浪費，藉以增加我們階級力量的強度至於千萬倍，而給牠引導到必

然的標的。我們只可以幹那種迎合那些千百萬人們的最簡單的，最粗淺的慾望的事情。最崇高的理想，是從羣衆的最偏狹的，最貪婪的慾望的根兒生長出來的。這是很對的，這是很中肯的！

“‘孩子們，’我們問，‘你們需要一種豐滿的新生活嗎？你們希望自己不再穿着破爛的靴子，到處找尋着乾硬的麵包殼嗎？你們心想驅除了那些使工人們在監獄裏腐爛着的憲兵嗎？我問你們需要那種新生活嗎？’

“他們怒吼起來，他們的眼睛中燃燒着火焰。

“‘我要指示你們怎樣擺布這件事，使個個人都可以拿到自己的分兒。跟我走呀！敲碎這個！打擊那個！推翻第三個！’於是那些鋼骨三和土的牆壁，那些鋼的椽桶，統統裂成碎屑了，因為他們，這些羣衆，自己是不知道什麼的，但現在他們却相信立刻就可得到所想望的豐滿的生活和自由。

“但那些牆壁是粉碎了，自由是獲得了，然而還沒有豐滿的生活，一點也沒有！你就可看到他們的倦怠的，憤怒的，懷疑的眼睛。你以為自己能夠

欺騙他們嗎？難道你自己不知道得到此種豐滿的生活的路雖是崎嶇却很把穩嗎？因此你就堅信地，坦白地，誠實地直視着他們的眼睛，因為你並沒有做錯，因為你並沒有對他們撒謊，因為只有你是忠於他們的最廣汎的利益。他們就漸漸兒安靜下來了。

“‘但那種豐滿的生活在那裏呢？’他們問。

“‘同志們，你們太無耐性了！你們只爬上第一級。用堅忍和對於敵人的憎恨來武裝你們自己吧，於是我們大家都用着同樣的緊迫的脚步，漸漸兒往上爬。你們不見自己所渴望的豐滿的生活漸漸近攏來了嗎？’

“‘我們看見的，我們看見的！當然看見的！’他們愉快地呼喊道。但其實他們絕對沒有看見什麼，而且他們也不會立刻就看見牠的。他們只不過真心真意相信自己看見牠而已。

“你領導着他們，而他們就盲目地愛着你，他們崇拜你。你是他們的英雄。你是獲得他們所有的獎章和勳章的豪俠。你是他們的上帝，他們的獨裁

者，他們的大天才。總括一句話，你是他們的一切。你就同着他們毀壞了一切橫在你們路上的障壁，這班羣衆就像一個人一樣地預備爲你拚命。爲了豐滿的生活嗎？不是！你知道有些時光他們完全忘掉那種豐滿的生活嗎？他們是爲那種奇異的眼界，爲鬥爭本身的過程所顛倒了。但你別以爲自己只要利用他們的熱情，就能拖着這一切羣衆往前走。成爲他們起事的動機的這種豐滿的生活的烽火，必須在他們面前不斷地燃燒着，而且要愈燒愈光亮，愈燒愈明確。只有這樣，我們改善人類社會的機構，才有成功的保障。只有這樣，這些羣衆才能爲了鬥爭，爲了你的理想而拚命，這種理想，他們也許不很知道，不很瞭解，但他們却本能地清楚地感覺到的。他們在你身上，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形像中，在你的忠實中，在你對他們的坦白的愛中，在一種隨時都預備爲他們的幸福，爲受苦的人們的幸福而死的愛中，感到此種理想。於是你就變成了這全體羣衆的脈搏，變成了牠的心，牠的腦子。你可以同着牠扮演關於世上未曾有過的驚人的奇

異的事業的最偉大的神話。但你得當心，不要犯錯誤。一切都要加以估計，權衡，和考慮，不管關於個人的或社會的，每一舉足都得戰戰兢兢。一切都要探索到牠的本質，這樣當你後來碰到意外的阻礙時，你甚至不會露出一點惶恐的影子，却要有趣地喊道：“這並沒有什麼呀！”

“現在，只要看你自己的樣子呀。你的眼睛是怎樣地在閃光呀，你怎樣直瞪着我的眼睛呀！但只要請你想一想：設使這班號令和指導那些飢餓的，貪婪的受苦者的廣大的集團去鬥爭，去破壞，去幹英雄的事業——你懂得嗎？——去幹自我犧牲的事業——的強有力的領袖們中有一個屈服了，而毫不考慮地把一些舊時代的奢侈品放進自己的袋裏；又設使個個人都看見這件事的！請想一想牠將有怎樣的結果呀！”

特卡赤夫歎息着，搖着頭。

“你和我都爬得很高了，同志。你不能躲藏在什麼地方了。這件事有什麼辦法呢？鬥爭是太殘酷了，太危急了。從錯誤和失敗中織出了懷疑的帆。

個個人都很嚴酷地望着他的同伴。大家互相監視着對方的事業。我們是多疑的。沙斯特利是多疑的。你也是多疑的。……不要搖頭呀！我知道你在委員會時是怎樣看待我們的。你那時望着我們，彷彿我們是一個存着偏見的，狹量的，仇視你的委員會。這是在當時感覺到的。……而現在那些工人羣衆都停住脚步，突然向後轉，而且揮舞着他們的拳頭。

“叛徒呀！內奸呀！你們其餘的人怎麼樣呢？……哦，你們當然這樣那樣說得很好聽的，但其實你們都是一類的貨色！你們都是用同一的漆刷子漆油成的。打他們！’一種大膽的挑戰的聲音……請告訴我：我們怎麼辦好呢？只要再遲疑了一秒鐘，我們都要被撕得粉碎了。到那時就來不及補救了。解釋是不可能的！敵人是逼近攏來了。如果我們不立刻動員全體工人羣衆去參戰，本城就要失陷了！

“羣衆決不會瞭解冗長的辯解的。羣衆只懂得單音的，YES，或NO，。全部的主義——你懂得嗎？

——爲着千百萬人們的幸福而鬥爭的全部偉大的主義，用這樣多的犧牲，這樣多的努力，以及好幾代的受苦和流血換來的全部代價，立刻都要變成了青烟，像肥皂泡一樣地消散了，而爲的只是一個不幸的同志的無心的疏忽，他厭倦了，他脫離了羣衆，他完全忘掉自己是什麼人，忘掉自己所處的地位！告訴我，我們應該怎樣處置他以挽救我們的偉大的主義呢？”

“槍斃他，”佐丁用緊張的，純澀的聲音說。

“是的，槍斃他，”特卡赤夫說。“所以我們要槍斃你，以挽救我們的主義，我們知道你是懂得這個的……”

特卡赤夫緊握着佐丁的手，站起身來。“是的，如果我們把這事合理地分析一下，就會覺得牠是很爲難的。舒赤格羅夫甚至主張不要槍斃你，只要假裝鎗斃你，只要做一個誠懇的姿勢，於是就把你掩藏在什麼地方——送你到外國，換一個名字，永遠做地下室的工作。但這樣辦法是太困難了，兄弟。要做一點永遠不會被人發覺的祕密的事，是絕

對困難的。我們是被大眾的眼睛不斷他監視着的。而且我們是一個黨，一個廣大的黨，我們的隊伍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們。我現在不是說那些穿着各種各樣的制服，到處貪婪地嗅着鼻子的多疑的人們，他們應被監視，應該嚴密地被監視的。但還有許許多多忠實誠懇的人們，他們和我們手挽手地往前鬥爭着的。如果我們的隊伍中起了一個小小的混亂，小小的障礙——例如現在這個樣子——他們的臉孔立刻就變成死人似的蒼白了，他們的舌頭就旋捲着，皺縮着。你以為這樣的人很少很少嗎？好，設使現在我們去對那些忠實虔誠的人們聲明道：‘你們要知道，佐丁完全在無意中犯了很大的錯誤！’你以為怎麼樣？他們會瞭解嗎？他們會相信嗎？不是後來，不是當那爲了改造全世界的狂暴的長期鬥爭，已把他們自己的腦子也改造成功了的時候——不是那時，却是現在，却是一切都還沒有改變的時候！沒有誰會相信的！你懂得嗎？沒有誰會相信的……只要想一想沙斯特利吧！……你知道他們將作如何想嗎？”特卡赤夫憤憤地揮舞着

他的手。“只有鬼知道他們將作如何想呀！……巧克力，絲襪，舞女，金子，酒，音樂，圖畫，糖果等危險物，以及一切別的無謂的娛樂的東西，在本質上絕對沒有什麼可鄙視的地方，但羣衆對牠們却沒有享用慣，現在牠們對牠們是絕對沒有用處的，因為所有這樣的東西，還不夠他們全體享用，因為我們所有的，不過是從前的統治階級的俗艷的裝飾品的殘餘——告訴我，我們的腳下不是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危險品嗎？我是說在往前邁進着的我們全體的腳下，在全黨的腳下。你以為外物的引誘不厲害嗎？你以為我們因為黨內有許多在地下室過修道士的禁慾生活的人們，就可以自豪嗎？就是他們，究能堅持多久呢？”他又憤憤地搖搖頭。“是的，他們全體將說什麼呢，當他們知道和自己共患難的，被認為最忠實可靠的老同志佐丁已經窮兇極惡地欺騙了大家——而這，我的兄弟，又是真確的，因為你的確欺騙了，而且窮兇極惡地欺騙了大家——你受了巧克力，絲襪，和金子等賄賂——而你決不能使他們相信你沒有受過金子，因為多年

的貧乏使他們懷疑這種事——而你，表面上是鎗斃了，實際上給你掩藏起來！……這是領袖們玩的把戲！……‘呀，好一班領袖呀！’……這種舉動是一種仁慈的暖和的春雨，牠灑在強顏的暴徒，偽善的急進主義，以及那些此刻正在急激地萌發滋長，企圖毀壞我們的主義的雜草等等的弱小的嫩芽上。‘如果佐丁幹了這種事而可以逍遙法外，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幹呢？’所以我們一定要責罰你，而把你做一個榜樣來教訓別人。在別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從從容容地解釋這件事，調你去做別項工作。但現在你自己總能看見，沒有時間了。沒有時間了！我們必須立刻把那被你摧毀了的信用重新建立起來，動員羣衆拚死命地去參戰。我們所以要用急雷似的血腥的襲擊來回答你的舉動。我們要對他們呼喊，首先還要對我們自己呼喊！

“殘暴的恐怖！血腥的恐怖！要用這種恐怖去對付一切疏忽從事的人，一切倦怠了的人，一切沒有估量自己的能力，就貿貿然置身於全世界革命羣衆的前線的人們！”

“看，我們有如最尖利的鋼楔，堅忍不拔地，不能克服地往前邁進！有時小小的鋼屑崩壞了，在可怕的壓力之下捲曲了，因為鬥爭是需要犧牲的。有時我們自己的身內有什麼東西可憐地破裂了，但隊伍中次一個人就補上這個空位，而我們的尖銳的鋼楔就繼續猛進。我們在巨大無比的世界浪頭上給自己鑄成了這個勇敢的楔子，我們多麼準確地劈開了毒害的生長物，我們是被全人類的千萬年的折磨——人對人的剝削——鍛鍊成的呀！我們是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的，只要我們永遠誠懇，忠實，同我們的階級堅固地聯接着，對己對人，同樣地毫不留情。這是我們的命運，佐丁，也是你的命運。……好，現在讓我們談一點瑣碎的事情。我們決定不再遲延，要在今天執行判決。難道不應該如此嗎？”特卡赤夫又緊握着佐丁的手。“凡爾茲和帕夫羅夫一定在今天早晨槍決了。”

他靜默了一息兒。

“此外，你的女人和孩子們已經要求過要會你。今天以前，我們都沒有允許，但今天——是的，

今天却隨你喜歡。他們大概就要來了，你可以決定要不要同他們會面。”

佐丁痛苦地瑟縮着，顫動着嘴巴，從齒縫中抽着氣。

“讓他們來吧，”他用一種倦乏的聲音說。

“好，再會。”

“再會。”

“不要動怒呀，兄弟。你是個勇敢的傢伙。”

但佐丁再也支撐不住了。他無可奈何地落在牀上，直瞪着天花板。

3

很久以前，在他永不能忘懷的童年時代，他時常像此刻一樣地仰臥着，不是望着天花板，却望着一種彷彿突然對他非常親切的東西——那蔚藍的無底的天空。在他頭上的廣渺的空間，銀色珠網的細絲在輕風中飄動。近旁，在蔓生着枯乾的，蓬鬆的，蕪菁一般的野草的峽谷中，色澤鮮明的鳥兒在下撲着，尖叫着。這裏非常愉快而寧靜，而同時又

是極度的悲哀。這裏盪漾着枯草的芳香，牠在落日的光輝中是暖洋洋的，近旁還有一個小小的池塘，裏邊閃耀着發光的水泡和黃綠色的神祕的大蠅子。他竭力遏止過去的回憶：在一個骯髒的院子的背後，在一間低濕的霉爛的地下室中，他的衰弱的母親正在不耐煩地等待着他。她站在那兒，她那乾癟的乳房在她襤褸的衣衫裏邊下垂着，她的手指起皺而蒼白，有時還由於過度的洗滌而流着血。此刻佐丁還記得往日的悲哀；但爲什麼有那樣的悲哀，他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都說不出來。

突然間他聽見廊道中的熟識的聲音。他跳了起來，匆匆理好他的睡牀，裝出微笑，望着麗沙怕怕縮縮地走過衛兵的身邊，走進房裏，密帝亞同瑪沙驚嚇地緊黏着她的衣裾。

——還是穿着那雙破舊的氈靴呀！他裝出不自然的安閒和愉快的神情，伸手向着他們。

“喂！你好嗎？你想念我嗎？你嚇嗎？”他好奇地注視着麗沙，麗沙倦乏地往後一沉，落在一條櫈子上。

“利奧沙，我親愛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她開始歇斯里地哭泣起來。

“哀，麗沙！你真是一個愛哭的嬰孩呀！我要問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不平常的事故呢？我以前常常被捕的。現在你對這種事總應該習慣了”

“是的，但那時都是憲兵們幹的。現在却是我們自己的人呀。而且大家都說——大家都說我們是完結了，說你已經槍斃了，說他們查到了一些金子，巧克力……利奧沙，親愛的！這是多麼痛苦！多麼痛苦！你想想看。”她大哭特哭着，她全身戰抖着，在哽咽中只發出話語的聲音。

“別管人們的閒話呀！你難道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嗎？你爲什麼這樣驚嚇呢？你難道對於屋前舍後老太婆們的閒談也要害怕嗎？聽呀，現在沒有事了！好，好，別再哭了，鎮靜一下吧！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沒有什麼可以哭了。那就對了，笑呀……密蒂亞！瑪沙！坐到爸爸的膝上來吧。我做哥薩克跑馬給你們看。不要害怕。這樣坐吧……用你們的手抓住我的衣服呀。哥薩克跑馬，跑馬，跑馬…

...”

他突然把孩子們放在地板上。“喂，麗沙你爲什麼儘在哭泣呢？你難道非把你的橈子哭塌了不可嗎？告訴我，你到底爲什麼哭？”

“利奧沙，我親愛的，我害怕呀。我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不瞭解。什麼事？爲什麼？爲什麼呀？”

“但沒有什麼值得你去瞭解呀。白衛軍利用我倆受了一點巧克力和絲襪的事實，此外再捏造一點事實出來。他們爲便於偵查起見，就給我拘禁起來。現在他們發覺了此事全屬子虛，而本案也就結束了。”

“唉，利奧沙，利奧沙！我當時真嚇死了。你知道同日他們又給我拘禁起來嗎？他們給我們家裏搜查一過，一切都被他們弄得七顛八倒。我有兩天不得離開房裏。門口站着一個衛兵。人衆擠滿了院子。他們從四面八方聚集攏來，以敲窗倒壁相威嚇——希爾喬亞和我們自己的人們都在內的。衛兵們簡直驅不散他們。過後來了一個活潑的小傢伙——他頭髮剪得光光的，挾着一個公文包。他嚴

酷地盤問我，心想知道我或你是否受過金子，我把一切都否認了，我什麼都不明白。大家都說你不在人世了。後來他們撤去了那個衛兵，告訴我可以自由出入了。他們只不允許我來看你。我怕走過院子，而同時停在家裏又覺難堪。……他們談着你各種醜事。他們說……你同凡爾茲……同居！”她羞紅着臉。“利奧沙，這是真的嗎？你？你會……”

“…你說什麼話呀，麗沙？這真是何等無意識的話呀！我還是同往常一樣——還是你的忠誠不變的亞勒克塞。”

她忤懣地歎了一口氣。

“那麼，現在還有什麼事呢？你說案子已結束了嗎？那麼他們立刻就會釋放你了。你要知道，我們沒有你，就是孤立無助的了。我已經失却了我的頭腦。鎗礮整日在狂吼着，尤其是今天。布爾喬亞們在所有的街角上低聲喋喋着。你當然是知道的，他們說今天本城要被放棄了——”

他直昂着身軀有如一根箭，似乎變成石塊了。

“放棄本城？不對，那是謊話！你懂得嗎？那是

謊話呀！”

他急迫地走來踱去，窺視着窗外。

“利奧沙！你變得何等疲乏而瘦削了呀！他們完全不給你東西吃嗎？

“你說什麼呀？……你說什麼話呀！……他們當然給我吃的！……你鎮靜一下吧。我有很好的東西吃。我所以這樣消瘦，因為我傷了風，病了一息。我沒注意到一個小窗是敞開的。但現在完全好了。明天我就要恢復自由了。不過，你要知道，麗沙，這次的事情是非常不愉快的。凡爾茲證明了是一個真正自衛軍的工作人員，是一個竊賊！你記得我當時告訴你不應該受她的絲襪和巧克力嗎？哦，我那時多麼對呀！她使我觸了這樣的霉頭，此後我不能留在俄國了。中央委員會派我到外國去做迫切的工作——到奧國去服務。奧國是很遠很遠的，而這種工作至少也要一年的時間。最討厭的事情，就是我不能寫信給你。你要知道，奧國是在大洋的那一邊，是在世界的另一邊。我作興要在那兒停好幾年——也許十年，也許再久一點。而這是沒有法子

的事：全世界的革命和全世界的幸福對我不是更加寶貴嗎？喂，你有什麼話說嗎？”他用撫愛的眼光釘視着她那充滿着淚水的眼睛，她把自己的眼睛緊壓在他那溫暖的手上。

“利奧沙！”她請求道。“多麼可怕呀！要我離開你而在世上孤零零地生活着嗎？利奧沙，我親愛的，我的寶貝！告訴他們，你不能辦這差事呀。不要跑開，你對我比我自己的生命還要親愛呀！”

“你說着多麼無意識的話呀！你是一個革命家的老婆呀！你丈夫離棄了家庭，離棄了祖國，而到世界的另一端去打碎全體人類的鎖鏈，也許需要一個長時期，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你真可以以此自傲呀！利瑣支卡，我親愛的，想一想吧！這難道不可以大大地驕傲一下嗎？”

接着是長時間的嚴肅的靜默，只有麗沙的哽咽聲刺破了牠。

“你不會全然孤立無助的。孩子們是有人幫助的。你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你如果有什麼困難，可以請教舒赤格羅夫……凡西亞·普洛珂非支。

他剛從莫斯科到這裏來。一切都無問題。你可以回到工廠去。我一定要你回工廠去。你暫時可以把孩子們送到鄉下姨母那裏。此外，你還可以絕對自由。你要知道，我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你就是同別人去結婚，我是不會痛苦的，只要他也同我一樣忠實而勇敢。事實上，你與其過着一種尼姑似的生活，嗟歎過去的生活，還不如轉嫁好些。不過你如果真的嫁人，當然不可以忘掉孩子們。你必須把他們造就成堅強有用的人，造就成那種敢胆抓住生活的頸項的人，不是那種在牠面前卑躬屈節的人！”

“利奧沙，我害怕得很呀。你此刻說得這樣奇怪——彷彿真的同我訣別似的，難道你有什麼可怕的事情隱瞞着我嗎？”

“你真是愚蠢的女郎！我有什麼事情可以隱瞞呢？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威嚇着我，否則我絕對不是這樣幹法了。我不過認真地看待事物，不過告訴你：我立刻就得離開這裏了，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恐怕我們永不能再會面了。恐怕叫我動身的命

令不久就要到了——大概總在明天早晨。這次的會面也許是最後一次了。所以讓我們把此次的別離看作永別吧。這樣使我們重新會面時更覺快活——如果真有那麼一回事的話。”

他倆溫柔地擁抱着。

他離開了她，開始摩理着受驚的孩子們的頭髮。

麗沙的哽咽還是繼續着，像暴風雨過後的太陽光下的氾濫的河流的聲音——在一小時內，牠們統統過去了。

“滾，利奧沙！只要你知道這是多麼難堪呀！這是多麼難堪，彷彿我們全部的生活突然化爲烏有了！當然，我是以你自傲的，真的非常自傲呀！你是我親愛的人兒，我唯一的人兒。你不像別人一樣。所以我要這樣愛你。但要我離開你而生活着，知道你獨自在遙遠的異國漂流着，就是你死了，我也不會知道，永遠不會發覺呀！——告訴我，這難道不痛苦嗎？唉，利奧沙，利奧沙，我內部沒有一點兒力量了！從我碰到你後，我一直都像一個受天罰的人

兒，老是煩惱着，老是用愛情的永遠的痛苦來苦惱自己。而這所有的痛苦就給我引到這樣的結局。此外就沒有話說了……”

這個臉色蒼白的率直的婦人——她兩眼哭得透明了——在無限的苦惱中彷彿在樓板的深處找尋着什麼似的，想在那兒找到或種東西似的。……但她却找不到什麼。

“麗沙，這兒會面的時間只有十分鐘。這是此地的規矩，恐怕我們已超過規定時間很多了。準備好呀，我的心肝。明天再來比較好些，但在你未來以前，應該打電話問問這裏當局，我是否已經走了。”

麗沙沉重地歎息着，開始準備了，用溫暖的頭巾裹着她的頭。

“麗沙，還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自己怎會忘掉警告你這件主要的事。我剛才告訴你的關於我出走的事，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黨的祕密。任何人都不得知道的。你懂得嗎？你一定要對我發誓，決不對任何人漏出一句話語。如果你說了，我立刻就要

死的。你懂得嗎？除了中央委員會三個委員和你，此外任何人都不會知道這件事的。對於其餘的人們，他們將廣行布告，說佐丁因為信任白衛軍的緣故已被槍斃了。你懂得嗎？這件事將披露在一切刊物上……爲了信任白衛軍，爲了納賄而被槍斃。這是無可奈何的，因爲我畢竟信任過他們中的一個，我的罪過就在這里呀，麗沙。……但這一切都是謊的。你知道其中的真相，知道我還活着，不過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此外再沒有什麼了……好，再會呀，利瑣支卡。勇敢些呀！”

他匆匆吻了他的孩子們，於是兩肘靠在櫃子上，雙唇在一種死板的勉強的微笑中往後歪着，望着他的老婆苦惱地屈着背走到廊道中去。那可憐的驚駭的孩子們緊靠着她的裙裾，過後，他可以聽見遠處有他們的尖脆的小聲音，牠對他是這樣親密，這樣寶貴呀……

只在那時，他再也支撐不住了。他跌在牀上，無聲地哭泣着，他全身在抽動着，臉龐埋在枕頭中。

4

現在一切都完結了。他前邊只有一個無足輕重的短短的瞬間，那討厭的，空虛的死的一剎那。

——一切都完結了！有多少人說過這句話；而不懂得自己說這話時正在愚蠢地撒謊！他們的用意是說一種隨時都有發生可能的偶然的可怕的事情，代替了他們生平所熟識的平常的事情。那麼他們爲什麼不說“一種可怕的事情在開始了”呢？但他們偏要說，“一切都完結了。”

現在，我的事情也完結了，這是真正完結了。面前沒有留着一點東西，一點小東西都沒有留着，連死都沒有，因爲我不會感覺到死。我也許要感覺到酷烈的肉體的痛苦，但就是這種痛苦，大概也不過只有一秒鐘的什一的時光——別離的生命之最後的感覺。但死，死的本身我却永不會感覺到的，因爲根本就沒有死。對於活人是沒有死的。而死人又感覺不到罷。當然，從某一個觀點看來，離開生命是非常困難的事。當我想到他們將要槍斃我，毀

謗我的時候，想到大家都要知道那個惡棍佐丁，省切卡的前主席，得賄被人捉住了，爲了克服資本主義的抬頭而被鎗斃了的時候，我是非常不愉快的呀！

唉，只要我能夠再活下去，只要再活一息兒呀！只要我能夠再做一點點兒工作呀！……只要我能夠立刻到前線去呀！……在我看來，這種生活是何等新鮮而愉快呀！現在我很可以用全然不同的方法來指揮牠了。……

孩子們還要感到酷烈的恥辱，當他們長大起來，而從週遭的人們聽到我這被大家污辱了的臭名的時候。他們就會知道一切的詳情，他們就要咀咒自己對於父親的記憶！難道非如此就不成功嗎？可惜我同特卡赤夫談話的時候沒有提起這一點呀！剛才我簡直沒有想到這件事。

佐丁兩手插在褲袋裏，走到窗跟，窗片由於鎗斃不時的轟炸而震動着，戛戛地響着。他望望窗外的河流。河冰依然同過去一樣執拗地，美麗地浮動着，雖然週遭的一切都是陰暗而鬱悶的。下邊，在

黃色的牆垣的那一邊，孩子們在石鋪的街路上玩耍。他從他們的聲音和在牆上閃動着的小手知道他們是小孩子。有時一個穿着絲絨的短外套，拖着小髮辮的小女孩獨腳跳着，跳過她自己用粉筆畫在石子路上的大方塊，她的小髮辮一上一下地彈動着。佐丁想起他的瑪沙，喉嚨裏又湧起一硬塊東西。但他強自抑制了，沉靜地在櫃子跟前坐下。

恐怕只有污辱他的名字一法了。在本質上，畢竟只有一樣東西是重要的：那就是主義。那正在為全人類造就幸福的主義，斷不可以死滅的呀！只有牠是重要的，而這種污辱呢……佐丁的腦子在疾轉着念頭了。

如果他們現在鎗斃了他，而後來又告訴大家，說自己鎗斃了一個很好的同志，那結果又將怎樣呢？這是多麼謬妄的事情！那時誰也不會瞭解，而且誰也不會相信這件事。他們會說：“如果他沒有犯罪，你們為什麼要鎗斃他呢？其中一定有錯誤在呀！”於是大家都開始轉着他們絕對不應該有的念頭。有幾個專心傾聽着的人就會狡猾地笑起來，於

是像貪婪的老鼠一樣，把塗着魚子醬的鬆軟的麵包心和許多瓶的酒拖到自己的洞窟裏去，而且同他們的屬下大作其樂，當他們用爛泥塗着飢餓者的嘴巴的時候。

而同時還有很多最忠實的同志切熱地拾起巧克力的殘屑，舞女，以及別種破碎了的東西，目的在於像有藝術癖的人一樣當心保藏過去神聖的文化！而爲了這種文化，這種廢物，他們也許會從千百萬沒經驗的純潔的新人拿去了最後的麵包殼，這些新人非常年輕，現在却被飢餓判定了死刑。他怎能不對這些古董販面前大聲疾呼，而使他的呼聲成爲一種致命的當頭棒呢：“看那佐丁的榜樣呀，他是個惡棍，他一時爲了過去而忘掉未來！他像一隻下流的畜牲一樣，像一隻狗子一樣被鎗斃了。你們被他的命運所打動嗎？那麼請丟掉這一切過去的廢物吧，不管牠們是怎樣美麗，不管牠們是怎樣寶貴，而同時只要爲未來着想呀！只要爲未來和現在着想呀！”

——作興還有這樣的一類人，他們由於自己

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緣故，許會發覺自己同羣衆愈離愈遠了，他們在自己的落寞中許會自造哲學，自行探討——魔鬼的花戲多着呀！——心想從羣衆，從工人隊伍，從叛亂救出革命！而他們的哲學會領他們去玩舞女，吃巧克力！他們噴着哈佛拿雪茄，在美麗的瓷杯中冷着巧克力，玩弄着自己背心上的沉重的錢鏈，嘴裏說：

“我們，共產黨員……”

什麼？佐丁怎麼樣？你們難道忘掉那個惡棍，那個爲了你們而被鎗斃了的流氓嗎？

讓那個下流的臭名爬進你們的腦袋吧，從今以後，讓牠變成卑鄙和下流的象徵，變成背叛那最忠實的，最純潔的永久的主義和永久的革命的象徵，而安慰一切在這挺進的運動中被剝奪了一切的人們！共產主義的存在只是爲着未來，只是爲着不幸的人們的幸福。爲了這個緣故，此刻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

佐丁驕傲地，愉快地跳起身來；他的雙睛閃着光。接着又連忙在檯子跟前重新坐下，他開始用手

指不耐煩地在檯上敲着。

在隔河的遠處，無盡止的工人隊伍在奔流着形成黑壓壓的一羣。當他們挺進着的時候，他們高唱着的國際歌的雄壯的歌聲，使春天的空氣震顫起來，

完

火線下

巴比塞著

聲白譯

~~~~~  
熔爐書屋新書預告  
~~~~~

作者運用雄健有力的筆尖刻劃出火線下的士兵慘酷的生活，而且指示出透過這戰爭的黑的未來人類的光明，他在意識上和技術上都是壓倒一切非戰文學的紀念碑的傑作！

全書二十餘萬言不日出版。

橫光利一集

司馬立亞譯

~~~~~  
熔爐書屋新書預告  
~~~~~

橫光利一是日本的新感覺派的主將，他文章的技巧，曲折，工夫，處處表出了現實的幻境，又處處橫溢着感覺的香味。他不像武者小路實篤一派“人道派”的作家那樣偏重於內容，他不像“新浪漫主義”“新理知主義”一派作家，那樣注意於形式。反之他的描寫手腕却創成了新的一格，本書是他的才出版的第一集正如生活書店文學創刊號上所登的他那短篇一樣，有十篇之多。現正從事翻譯。

全書約十萬言

日文法解剖

李厚林著

熔爐書屋新書預告

近年來一般人對於外國文的修養，日文實握有相當威權。本書為作者幾年來研究的心得。用科學方法一一加以系統的剖晰，簡要而明瞭，精約而適用，為文法書中之生力軍。所用題材跟據“Colloquial Japanese”編述，尤吻合學者口胃，如果有人感到一般的文法書，過簡，或過繁，枯燥或紊亂，那末恰好這本書一個理想的現實。

羅曼羅蘭書信集

林淡秋譯

熔爐書屋新書預告

本書從羅蘭同他的女知巴摩爾威達 (Malwida)的通信集中選譯而成，羅氏用美麗的文筆，帶着火一般的熱情，同她作生活上，思想上，藝術上的討論，從這些討論中我們可以窺見羅蘭在青年時代艱苦鬥爭的生活，可以窺見他今日偉大的思想和藝術的雛形。

全書約八萬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4125B

